

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大風雪第一部

北風捲地百草折，

胡天八月即飛雪！

岑參

第一章

一

凡是在中國東北居住過的人，誰都知道那是一個多寒的地方。每年八九月，正是江南秋高氣爽的好季節，就有些地方開始降雪了。從此便不消化，在那一望無邊，連三家兩家的小莊院，甚至連一個小黑點都找不出來的那般荒涼的原野上，冰雪開始一層一層地堆積了起來；終於將一切的東西都給冰雪吞噬了，一切都不再有牠獨立的存在；冰雪將大地裝點成一個浩瀚的雪海，橫亘滿洲大陸的大興安嶺哪，長白山哪，和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山脈，也不過是這雪海中底一些大大小小的浪頭罷了。天氣晴明的時節，太陽無力地從遙遠的南方照射過來，這冰雪的大海便終日發射著一種矚目的淒迷奇麗的光輝；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夏季節的到來，薰風第一次吹來甦生的細雨，膏油一樣溼濼地潤濕了解凍的泥土，大地上纔能重新發現一片柔嫩的新綠。

所以有人說滿洲是一個冰雪統制底世界，但是祇要人們有耐心，有力量征服了這多寒的冰雪期，誰都知道就有一個明媚溫暖的春天，是在未來的路上等待著他們的。

這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底第二年，也就是一千九百三十二年，剛剛開始的那兩個月——若照舊曆算起來這天恰是民國二十一年底除夕。這時在松花江畔一個出名的大都市日埠（也有人叫牠做東方底莫斯科的），已經家家戶戶都在準備著歡歡喜喜地度過這三百六十天一次的新年了。雖然大的騷亂還未過去，雖然這東方底莫斯科從昨天午後也傳來了隆隆的日本軍隊攻城底礮聲，可是這並不會給準備著過年的人們減去多少興致。

在日埠道外江邊上，有一家門面輝煌的中等旅館，名字叫松花江大飯店。在這旅館臨江一面的樓上，住著一對新從外站遷來的青年男女。這對男女漸近結婚，但也有人說他們並未正式結婚的，這也不必管牠了。他們遷來日埠，據說是爲了蜜月旅行，其實還是爲了他們受不了別人底嘲笑和攻擊，所以那男的纔毅然決然離開那居住多年的小站，來到日埠換換空氣，看看朋友，同時也好找點合式的事情做。女的也自然同意，因爲她長了二十幾歲，卻還不會到過日埠，祇是從別人底口裏，聽到日埠底繁華，有時也會在自己底夢裏，描摹過那是怎樣一個萬花繚亂的世界。於是他們便將僅有的家當能帶的儘量帶起走，不能帶走的東西便將好賣的賣了，不好賣的送了人，有些連送人也無人要的，便祇好由牠去了。雖然有些捨不得拋下那些相識的家私，和那塊住慣了的土地——雖是一片無情的黃土，處久了也自有一種難捨的感情，但是又一想起那日埠底熱鬧和繁華，也自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興奮和喜悅。

他們爲了將這第一次的新婚旅行裝點得更美麗一些，更隆重一些起見，還特意到舊書攤上去查看了一遍陰陽合曆，挑選一個黃道吉日纔動身。本來就男底意思最好是即刻動身算了，因爲他不相信這些東西，同時也免得多住一天便多看一天別人底白眼。這幾天來連他底那些得意的學生也不再恭維他了，每逢和他相遇的時候，連個照面也不打，走來的人把頭上那頂學生帽用力地往眼睛上一拉，就像他根本不存在於這世界上一樣，便將眼睛埋在帽舌底下走去了。可是當那些可惡的學生們走在他背後的時候，這情形便又完全相反了，雖然他底背上沒長眼睛，他卻很銳敏地覺到那一條一條的目光，就像一根一根自由伸縮的釘子，他走多遠，那些釘子便將他送多遠，而且一直刺進他底脊背去，他祇感覺全身麻痛，連挺直腰骨的力量都沒有；至少他是認爲存在於世界上的祇有他一個人是活在那些學生們底眼睛裏的。別的甚麼也沒有。而他卻就像是個尚未禪化的小蝌蚪似的，供給他們在顯微鏡下放大了自己底身體，一刀一刀地解剖開來取笑和研究。

原來他是這個小站上的一個中學校裏的國文教員，另外也懂一點醫術，並不會做過何等不可饒恕的惡事；祇因做了一件和許多學校裏的先生們許多人們都已作過了的那種蠢事，愛上一個他這一班的學生，於是便成爲愛說閒話的人們底一個嘲笑底對象。起初也祇是嘲笑幾句完了，但是不知怎樣一來，他和那學生底關係竟又增進一步，以至發展到現在這樣一種難堪的局面。因爲這時在一般人看來師生戀愛乃是一件很不名譽的事。起初他並不注意這些事情，因爲他是不十分重視一

般人底道德觀念的。但是別人可不饒恕他，他們底理由是根本不應有一件事的發生，何況那個學生還是一個孤女，十歲前後父母都因瘟疫流行相繼去世了，被一個遠房的伯伯收留去，一直像一匹小鳥似的被餵養到這般大，而他竟把這匹小鳥兒勾搭上了，所以他當接受別人底責難和嘲笑。依來這件新聞越鬧越大，他簡直成了這小站上公衆底敵人，像個囚犯似的人們都用手指和唾沫攻擊著他。當然，那個女的這時再也不能隱瞞得下那個遠房的伯伯了，便又同一隻小鳥似的，被人家逐了出來。並且還對她說：

「現在我總算像匹鳥兒似的將你養活大啦，翅膀硬起來了，羽毛也豐滿啦。好罷，你即刻給我滾出去，餓鴉兒鷹也好，寒野鷄也好，你不再是我家底人，我也免得再聽人家底閒話。……」

她卻祇是流著淚，一句話也不說。當她那麼悽慘地走出家門的時候，卻還聽到遠房的伯伯在後面大聲罵著：

「記住，別讓我再看到你一眼，你若還想做個人，就應該到南門外……」

這個她是知道前南門外有口四眼井，那是從祖父時代就已有了的。而且祖父在世的時候，還曾對她說過這個小站原有一條好龍脈，後來被一個南蠻子的勘輿家看破了，也不知是哪朝皇帝，便詔令開鑿了這口四眼井。因此那條龍脈便被斬斷了，纔得維持了大清國二百年底皇運，沒生出第二朝天子。前些天曾有一個孀居不久的寡婦，因為受不了管閒事的人們底瞎話，便跳進那口井裏淹死

了。那原是個清白的女人，但是因為她死了，沒人替她辯護，大家都站在管閒事的人那邊，連不會說過她底瞎話的人們也根據著她這一死斷定了那些瞎話是真的，她底屍體便是那些瞎話底鐵證。要不然一個活蹦蹦亂跳的活人卻為甚麼要去跳井？莫非她活够了麼？人們都認為這種邏輯底道德觀念和社會意識是非常正確，非常合理的事情本來就可以這樣結束的了，但是那些管閒事的人們卻又說被她將井水沾污了，而且有了凶煞。於是見到人便說——你們這回可喝鮮湯罷，那個小寡婦底臊味兒呀。沒有辦法，結果還是那死人底家裏拿出錢來跳了一次大神，禳了凶煞纔算了事。

但是這個女人卻不會去跳那口無情的四眼井，這卻給了這個小站上底人們一個很大的失望和打擊，本來已是可以寫到縣誌上，留傳後世，以作師生戀愛的殷鑑；而且那口四眼井也又多了一件風流史蹟的點綴。在這小站上，是具有著著價值的一件皇皇的大事，竟被她這無恥的偷生蟲（別人這樣叫她的）給全部破壞了，摧毀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熱鬧，一個少女底屍身，肚皮裝滿了水，漲得像個貨郎鼓；賣弄慈悲的老太婆，可以藉著機會流幾滴眼淚；和自己底丈夫混膩了的女人也可以指點著那無言的屍體罵幾聲小養漢精，來藉著機會表現自己底清白；或者俏皮一點的便說道——可不要再現世啦，小不要臉的。同時爲了禳禳兇煞，少不得再跳一次。——會念一棚八個和尚的過橋經；這便是管閒事的人們大出風頭的好機會。現在這些滿心暢懷的唯一的機會，竟被她完全粉碎了。於是人們便更公開地罵她實在太膽大了，也太忤逆了，到了這種地步，還不去跳四眼井。也有人搖頭歎

氣地說：這年頭太不像話了，本來應該死的，她卻不去死。他們覺得在這種社會上他們底權威是一天天地微弱下去了，而且這種感覺還給他們帶來了一種時代的崩潰與落底寂寞和悲哀。

至於她自己呢，倒並不真正那般痛惜生命，祇因她是多幻想的，她總以為在未來底時光裏，是有個意想不到的美麗和幸福的生活，會突然從她這平凡的生活出現的。所以她沒有聽那遠房伯伯底話，把這短促的生命送進那口井裏去。她和自己底老師要好，本是幻想著幸福的，卻未料竟有這等悲慘的結局。但是她年青，青春是她唯一的力量，舊的幻想死滅以後，新的幻想馬上生長起來了。那團未來的生活底美麗和幸福，閃耀於燦爛的夢裏底生命底火花，一切都有力地引誘著她往生底路上走。同時她還有一種近似宗教情操的因果報應底安慰。她覺得做事祇要對得起良心，對得起神明，好心待人，總歸要得好報的。她本不信仰，可是據她自己說十年以前正當瘟疫流行底時候，不到一個月父母都相繼染病去世了；後來她第三個又染上了很重的瘟疫，那時她那遠房伯伯給她許下一個玉女愿，允應她將來去當觀音菩薩底侍女，於是她果然便好起來了。直到現在還每年當著菩薩生日那一天，給自己紮一個紙糊的替身送到觀音廟裏去。

但事實卻不會與她所想的那般好起來，並且一天壞了下去；終於連那個國文教員底位置，也被校長給辭退了。據那個學校底校長自己說，他曾經到巴黎去留過一次學，因此他足以在自己國人面前誇耀的，便是他深得了法國人底那種崇拜自由底三昧。至於被他辭退的那個國文教員若是法

國人，他一定是和崇拜別人一樣地崇拜他的；不幸他竟是中國人，在中國底禮教社會裏，他是失去了爲人師表底資格的，所以便祇好將他辭退了。

就在這時，一個大的騷亂開始了，日本軍隊底礮彈，像長了翅膀的謠言一樣，今天飛到這裏，明天飛到那裏；順著中東鐵路和松花江，到處傳播著各種各樣驚人的消息。這個小站也自然不能例外，所有的人都驚惶失措，就像被頑皮的孩子們斬了窠的蜂子一樣，東西亂飛，沒有一點主意。有人說日本軍隊就要打來了，也有人說不見得便會到這小站來，有人逃進山海關，也有人逃到鄉下去。至於這對青年男女，他們卻決定去到H埠。一邊換換空氣，免得再受人家底嘲笑和攻擊，一邊訪訪舊識的朋友，看看有甚麼合式的事情做，同時還可以算是蜜月旅行，而且也稍帶著避難的意思，真是一舉數得。

計劃既然確定，男的本想即刻就走。但是女的卻主張挑選一個好日子，因爲這是初次旅行，所以應當鄭重纔是。男的知道她有過許愿的故事，便也依從了她。

二

這天正是他們選好動身的日子，天剛剛亮，一輪鮮紅的太陽很快地就從鋪著層層冰雪的原野上升騰起來了，光禿的樹林底枝桠，被照耀得像一片透明的珊瑚。喜鵲成羣地喧噪著，撲刺著翅膀，在樹頭上飛來飛去。牛鈴隱隱地響著，車把頭們底鞭子清脆地劃破了霜晨寒冽的空氣，隨著便由遠而

近傳來了轆轤不絕的車聲。照例這已是每年秋收以後，上糧最旺的時候了，莊稼人將他們這一年辛苦所得，都集中到鐵路沿線的大小城鎮來，不管是怎樣一個偏遠的小站，每天都有流水一樣的牛車，裝滿了豆子湧上來。在車站四週推成一些小小的山嶺，方方正正，如同古埃及底金字塔，在荒涼的雪原上，發出了黃金一樣的寶光。

這時是莊稼人每年最富的時候，送了豆子來，帶了錢回去，每人都將腰搭子裝得滿滿的。同時也是捐稅局底職員們——上自局長，下至稅差——每年最富的時候，不管怎樣看不上眼的小站口，幹得好的，一任局長收入三五十萬大洋票的家私原不算是一回事。能幹些的人兒弄到一二百萬也是常有的事。至於這裏所說的一任，也就是一冬的意思。上糧的黃金時代一過，到了來年春天開江的時節，莊稼人耕起長眠了一冬的黃土，重新播下大豆的種子，捐稅局的職員們便祇好東分西散，各人去打各人底主意。當局長的開始準備了今年消夏的地方，有錢的闊人們多到富拉爾基去，……歡都市趣味的，便到耳埠對岸三叉港的草原上去，遊逛一所避暑別莊，或者到北誠河和青島一些更遠的地方去。稅差們便下鄉「趕豬尾巴」去了，挨門逐戶地查看著人家底豬圈和馬房。彼此檢一點漏稅的「小洋撈」。若果雨水均勻，年成豐收的話，不須到大豆收割期捐稅局長們便又要到監督衙門去開始今年的活動了。至於本年度底稅務人事調整，也是要以活動金底數目來決定，如同開標一樣，數目大的一等局，數目小的二等局，……至於有些忘記了到監督衙門去活動的人，那他是適可而

止，準備著移交給新任的人了。所以每年冬天也是稅務監督合不上嘴的時候，每天都有十萬八萬的
收入，他底笑臉也就不須我們再去描摹了。

這對青年男女底喜悅，也是這幾個月來所不會有的。男的一邊捆紮箱籠，一邊不斷地催著女的說趕快梳洗罷，不要誤了車子。女的恩恩忙忙地將頭髮梳成兩條短辮，還在每一條辮梢上，紮上一個青絲帶的小蝴蝶。又從前額上分下一撮短髮，蓋住了眉角的一條疤痕（這是小的時候，和人家打架被人用指甲抓傷的）。又輕輕描了描眼眉，在發著光焰的紅紅的兩頰上，撲上一層薄粉，~~就~~那又
可咀呢，又可憐愛的小房子告別了。男的兩手提著兩隻箱子，脅下挾著兩個小包，女的也兩手抱著包袱就往車站跑。因為他們是被這個小站所遺棄了的人，所以沒有一個人肯給他們來送行。

他們到了車站，已經在髮角睫毛上掛滿了白霜，鼻管也給寒霜凝塞了，不住地用力吐出一條一條白色的氣柱，像煙似的繚繞著。這時車站上已擠滿各式各樣的逃難人了，原來自從昨天夜間，這小站也飛來了戰事的謠傳。照那些消息靈通的人們說，昨天落太陽的時候，日本軍隊就到了離這裏剛剛六十里路的五棵樹。也有人說在夜間又前進了三十里，說不定即刻就要到這小站來，但是也有人說日本軍隊已經退遠了，這地方十天半月還是保得住的。至於這對男女，卻不曾注意這些新奇的消息，他們正和這同時許多的知識分子一般，雖然也每天關心著戰局的發展，但總有些看電影或讀小說的感覺，僅祇是關心著牠底發展就是了。那事變和自身有著怎樣切膚的關係，卻還不曾明白過來。

因爲這事變太突然了，太迅速了，突然得像昨天還是一個活蹦亂跳的朋友，而今卻接到了他底死訊一樣使人摸不著頭腦。雖明知那消息並不是假造的，但沈痛和悲哀的感觸卻不會即刻醒覺起來，甚至疑心那或者是一個夢話，因此他們也以爲這事變也會像個夢話似的迅速消滅下去。而且他們更相信中國軍隊一定很快就會將日本軍隊逐走的。同時他們也都相信政府底不抵抗政策一定是有些麼特別的妙算的，不過不是一般人所能瞭解的就是了。同時他們又都相信國際聯盟，天天從日內瓦傳來實施盟約第十六條的消息，他們也總覺得這個消息一實現，日本軍隊就祇好回他們底扶桑三島去。他們底倚靠太多了，因此他們從不看到自己，他們都覺得我這個小人物能有甚麼作爲呢？等著罷，政府和國際定有辦法給我們的。

同時使得這對男女不去注意那些新聞底原因，卻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理由；因爲他們一想到這天夜裏便可在那繁華的日埠過夜，就不由得滿心高興，彷彿他們便是日埠底主人一樣，從此他們便可以吐一口氣，開始去過那大都市底幸福生活了，看不起他們的人，也應該有一張又是姊妹又是羨慕的笑臉給他們看了。因此他們都不由自主地高興起來，雖然沒有一個人給他們這蜜月的旅行來送別，他們卻也沒有理會到這一層人世底冷峻。但到了買票的時候，卻費了一點小小的躊躇。

「我想還是買兩張大票罷。」

女的先怯生生地向男人提議；因為她知道凡是體面一些的人，都是不肯去坐小票的，但是這一次男的卻沒有依從他底話。因為他照著現在的經濟狀況一盤算，若買了大票，就所餘無幾了。而且到日埠那樣大地方，一定處處都要多用錢，並且自己底職業還不知怎樣去解決。

「不罷，」男的說道。「你看那瓦罐車，不也很好嗎？裏邊生著一隻暖烘烘的大火爐。」

這時一列從別處開來的火車已經進站了，車頭噴著白煙，不停地喘著悶氣，普普地響著。已經買好車票的人們便一擁而上，但是下車的旅客卻很少，像都要到那大地方去找他們底安樂窩似的。這對男女便也在人羣中間擠了出去，男的剛剛驗過票，恐怕裝在口袋裏給人家掏去，還得再查，便把兩張車票用牙齒咬著，兩手提起箱子，女的抱了包袱跟在後面，去找他們底瓦罐車。

這一系列火車是排列得很長的，車頭後面是煤車，煤車後面是行李車，行李車後面是郵政車，再後面是一節大大的公事車，這是專預備給大人物坐的，車窗上鍍金的銅欄和玻璃擦得金晃晃地通明透亮，裏邊掛著深綠絨毯的垂幔，垂幔開處露出幾片萬年青底寬闊的大葉，葉子上面都已塗了油，發著油潤悅目的光澤。車裏的人站在靠窗一張鋪檯布的公事桌邊，手裏拿著一張報紙，口裏銜著一支雪茄，一邊和站在窗下的一個郵車押車員談著話，一邊若有所思地從打開了的車窗上露出半截身子，眺望著站臺上的景物。

這時那對男女也夾在急著上車的人羣裏被擠到這面窗下，男的在前邊橫衝直撞，一邊么喝著，一邊叫別人讓路，女的便在身後緊緊跟隨，可不知怎麼一撞，便將站在那面窗下的押車員給撞了個仰臥燈。手裏提的那隻小皮箱也拋到一邊去了。原來這隻小皮箱並未上鎖，裏邊有一個酒瓶，落到地上打碎了。另外還裝的一個油紙包兒也倒翻出來了。雖然是個油紙包，卻又從那油紙上透出許多油漬來，而且還發出一股和高香一樣薰人作嘔的香味，在寒冽的空氣裏傳播著。許多人都在這時擠過這對男女的前邊去了，也有些愛說閒話的人把鼻管用力抽了兩抽，而且發出了噓噓的響聲，然後便自言自語地稱讚一句：——好香的土，這一定是下江貨了——說著，便也爬進了那一節一節的車廂裏而去。

這時那個押車員已經爬起身來，等著上瓦罐車的那個女人看出他底身體很細，卻長得很高，彷彿是一支洋燭的樣子。他底臉色慘白，滿口酒氣（大概他原來就是沒有血色的。）這時就更慘白得像蠟兒一樣了。他搖晃著那細高的身體，向那個將他撞倒的男子走去，一句話也沒有，猛然的用全力向那男子底臉上擊了一掌，那男子先是呆站在那裏，像準備好了，挨他這一掌似的，一動沒動，祇是被打了的兩面臉頰上起了一片紅，隨後他第二掌又打過去，那男的可不再這麼老實了，一把抓住他伸了過來的巴掌，押車員自然不是那個男子的對手，兩人便吵罵著揪打起來。

②在東北都將錦河一帶出產的煙土叫下江貨。

那個女的著急起來了不停地踱著腳連連地呪罵著！「你們是幹甚麼呀我底天咳我底天」她拉扯這個，拉扯那個，都沒一人理會她，連愛管閒事的人們也都搶先上車去了，然後便佔坐位，放行李，誰也顧不得再來欣賞這兩個男子揪打底景致。最後還是在公事車上，和那押車員談過話的那個大人物走了下來，給他們排解開了。

「楊耀祖，楊耀祖……」那大人物連連招呼著那押車員的名子說：「快不要再打了……你，你這位太太還是小姐？」大人物竟像說錯了話似的，把臉轉向那個女的，狠狠地看了那女人一眼，他看見那女人兩頰鮮紅，就像今早的太陽一樣，射著使他不敢直視的光耀，他不由地全身起了一下輕微的震動，他又見到那一對眼睛像海一樣深，就要急出淚來了。於是他接著說：「也把這位先生勸勸罷。」兩個男子果然就此住手。押車員一眼看到腳邊的那個油紙包，趕緊慌慌張張地拾起來，重新裝進那口小皮箱裏，然後又仔細地上了鎖。那個女人看到這口小皮箱上還寫了P. O. 兩個英文字。正好這時準備開車底鈴聲已經響了起來，那個大人物和押車員都回到自己底車上去，這對男女也終於在一節瓦罐車上別人尚未佔去的角落就地坐下來。男的一句話不說，埋下頭生氣去了。女的一個人悄悄地放好了他們底行李。

瓦罐車上坐著各色各樣的搭客：一個滿面雀斑的女人，擦著一臉白粉，將頭髮梳成一個喜鵲尾巴，還塗上許多木花油，懷裏抱著一隻小獅毛狗，脖頸上繫著一個紅繩小銅鈴。那小狗時時伸出舌頭

來舐她底臉，舐她底嘴，舐她底鼻子，最後竟將她臉上底一層白粉都給舐去了。她卻一直和牠做著親暱猥褻的狀態。一個三瓣嘴的中年男子，在爐火旁邊擎起他底百靈鳥，將鳥籠上底棉布罩也捲起來了，儘讓那鳥兒唧哩啞啞地亂叫，於是他張開那兩瓣分開的上唇，做出一種滿足的蠢笑。不知從那來的這多小孩子，滿面鼻涕，時時用那小舌頭去舐下來喫了。又不斷地哭著，嚷著，乳香夾著尿臊。在爐火旁邊那熱烘烘的空氣裏，蒸發著令人難耐的氣息。還有幾個莊稼人竟連兀拉頭也脫了下來了，弄得滿地都是兀拉草。他們便將那幾對積滿了污垢和老鴉爪差不多的漂亮的腳鴨齊鑿鑿地擺在草上，讓爐火熏烤著，來享受這一生也難得經過幾次的瓦罐車上底溫暖。兀拉頭上沾著的冰雪被火一烤便融化了，嗤嗤地叫著，和那幾對臭腳鴨同時發出一陣陣十分強烈的惡臭。

這時這對蜜月旅行的男女已經一分一毫的興致也沒有了。一早起來的那一種興高彩烈的興致，那滿懷的驕傲，那未來的日，埠底夢景……總之一切的興致和幻想，早被郵車上的押車員那狠狠的巴掌給打得煙消雲散了。現在又走進這樣一種令人難耐的環境，那梳著喜鵲尾巴的女人，那手舞毛狗，那三瓣嘴，那百靈鳥，那喫鼻涕的小孩，那兀拉頭，那乳尿和腳垢底惡臭……就簡直要將人們熏死了。果真即刻死了，倒也舒服——那個女的這樣想著。男的還是沈默著，一聲不響。

但是其餘的人們卻並不會感到這些。單從他們底臉上就都顯出一種非常滿足的神氣。這時車

中央那座大鐵爐燒得正旺，火苗熊熊地燃燒著，半寸多厚的爐鐵和通到車頂去的鐵煙筒全都發了紅，就像一個怪物張開了血紅大口等著喫人的樣子，車裏的空氣熱到一百度，許多男人都已打開縫出棉絮的襯臂襖，比賽著誰底身上虱子多。不管是誰，祇要擒到的便都不約而同地扔到那發著紅熱的爐鐵上，比比剝剝炒爆豆一樣地響著，在這複雜的空氣裏又增加了一種爆炒虱子底臭味。

這些人底興致越來越好，最後到底又談到國家大事。於是你一言我一語夾七夾八地吵起來：

「你說日本鬼真會打來嗎？」

「怎麼的，裕昌棧底大把頭親眼在五顆樹看見來的，你還沒聽到？」

「我還有兩套車在那「卡達」哪，這可怎麼好？」

「劫數，劫數啊……在數的難逃。」

這時開車底鈴聲已經響過整整十分鐘了，車頭早已加好煤水，火車司機聚精會神地但等站長口裏的哨子一叫，小綠旗一揮，就可向前開去。可是恰恰就在此時，車站上底人羣忽然騷亂起來，男人們中了魔似地東一頭西一頭亂跑亂撞，女人們哭著，喊著，臉色發了白，孩子們喊叫著爸爸和媽媽。後來纔突然醒悟過來，又一齊潮水似的往火車這面擁來，有些脚步快的便攀沿著扶手爬上車來了，脚步慢的便被拋在後面，還有些小脚女人和孩子被踏到腳下去，也有兩腿顫顫的老年人被人擠下站

●東北土語地方底意思。

臺去，直挺挺仰臥在鐵軌上，沒有一個人拉他一把，連看他一眼的幾乎全沒有，甚麼同情呀，博愛呀，見義勇爲呀，臨危不亂呀……呀呀的，都早就一股腦兒拋到天邊雲外去了。祇是你擠我，我擠你，擠得誰也不能動，最後還是那些身強力大的漢子最先爬上火車去，老人，婦人，孩子，便被遺留在那倒臺的車站上。

這時那個口噙哨子的站長也顧不得再吹，馬上收回他那準備舞練旗底漂亮姿式，一躍便跳上機車底踏板，連一句整話也說不上來了，從在喫奶時學會的本國語言也都忘記了，祇是連連地喊著：

「來啦，來啦，快，快！」

司機早已從騷亂中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連一聲開車底信號也沒敢叫，使用力地拉開扳機，將這一系列長長的火車拖起跑了。

「壓死人啦，壓死人啦……」

被留在站臺上的人們呼喊著，但是火車上底人們誰也沒聽到。直到開出車站十里以外了，這纔都鬆了一口氣。大家的心裏一靜，這纔又聽到了從後面送來幾聲隆隆的礮聲，後來越來越響，竟至接二連三地響起來了，像是在催促著火車上的人們說——快走罷！快走罷！快走罷！……

火車飛快地在鐵軌上飛跑著，除了在幾個站口上等一下對開的車，再加上點煤水以外，簡直沒

有停。直到太陽落山的時候，這纔緩慢下來，這時公事車和頭二等火車裏底電燈已經放射出輝煌的光輝來了，同時暖氣底熱度也加強起來，公事車裏的大人物，恐怕空氣太乾燥，還特將車窗打開一條縫，好讓外邊透進一點冷氣來。飯車上的僕役也已經經過兩次了，問大人物們要不要開晚餐。

至於在瓦罐車上的那對男女，直到現在還不會喫甚麼。他們曾經在一個站口上買到一隻烤小鷄。當時男的因為沒有要喫東西的心思，便讓女的先喫，那女的也沒肯就喫，兩人互相推讓一番之後，終於誰也沒有喫。女人總是心腸好，她自己早被那三番二次的驚恐和這瓦罐車上底臭氣熏飽了，甚麼也不想喫。但她想男人們總是心腸寬大的，也許等一下他就需要著這隻烤小鷄了。於是便將這隻小鷄細心地存放起來。

果然，又過了一回之後，這男子的肚子叫起來了，於是他想起那件東西，叫女的給他拿來。可是當他剛要動手的時候，忽然他發現了這並不是一隻烤小鷄，原來是一隻烤老鴉。

「媽拉巴子的，拿著老鴉當烤小鷄呀！怪不得在鐵路兩邊連老鴉也見不到了，原來都被他們烤著啞啦。」

男的大聲罵了起來，女的恐慌地問道：

「怎麼的，怎麼的啦？」

「你看，」男的將那隻烤老鴉送到女人底面前。「這長的脖子，渾身發黑，一丁點兒肉也沒有，腳

爪大大的……」

女的嘆了一口氣，輕輕地叫了兩聲：

「我底天！我底天……」

「今天真是個倒霉的日子，要是早走也許就好了。」

男的自言自語地說著，像似故意說給女的聽。女的心裏卻想道：

「早些走也許碰上土匪或翻車底慘禍，今天總算選了個好日子，雖然受點驚，卻還沒出大皮漏……」

但是她並未說出口來，祇是這樣想想就是了。

車中心的那個大火爐早已熄滅了，所有的煤早已燒完，這大火爐應燒的燃料，從來是一爐為止。管車的人說，從有這條鐵路起，瓦礫車上的大火爐從未燒個兩爐煤。那曾經發過紅熱的爐鐵已變成一座小冰山了。誰走近牠就被吸得過分發涼，比春過虱子的人們已經合好衣服打瞌睡去了，口涎從那潰爛了的口角流出來。小獅毛狗也鑽進那梳喜鵲尾巴女人底懷裏睡覺去了，一邊還不時嗚嗚地發著夢囈。三瓣嘴也收好了他底百靈鳥，烤過老鴉爪一樣又黑又臭的腳鴨的人們也早把几拉頭重新綁到脚上。一切都恢復了常態，車裏一片寂靜，寒風呼呼地從那敞著的小窗口上吹進來（因為根本沒有玻璃，也沒有木板），使人難耐的各色臭味也都吹得乾乾淨淨了。

這時從那瓦罐車底小窗口上，閃過一片雪原，底好景致；一輪赤紅的夕陽，像一個大紅球似的，在那閃爍著寒冷光輝的蒼茫無垠的雪野上滾落下去了。殘餘底霞輝照明了一半灰白的天空，如同一條一條輝煌的虹彩，從天空反射出斑斕悅目的紅光。一堵被冰雪掩蓋了的小山上，疏疏落落地立著一簇光禿的樹林，一羣晚鴉在那光禿的樹林上不停地盤旋著，幾度飛了下去，又幾度飛了起來，像似牠們要找一個過夜的歸宿，卻又恐怕那樹林遮蔽不了夜裏底風雪的樣子。這時從那樹林底下冒起來幾縷淡淡的炊煙，被晚風一吹，便又在那清冽的高空消散了，雪野上拖著幾輛緩慢的牛車，看不出來趕車的人。祇有半截鞭影一閃一閃地從車篷上伸了出來，在雪原上的殘照裏不停地揮舞著。遠遠地還留著幾條很長很長車轍壓過的痕跡。

這幅景色最先感動了那個蜜月旅行的女人，在她多感底幻想裏，喚起來一片渺茫的夢景——在天邊的人也許是幸福的罷？天邊有多麼美麗呀，她心裏想道：

「天邊的人也許是幸福的罷？天邊有多麼美麗呀！」

她心有所感似的，竟不由自主地將兩句話說了幾遍。

「不，」那男的插口道。「天邊的人也並不幸福。」忽然他覺得這話說錯了，便趕忙改口道。「你所想的太美麗了，那祇是詩人的想法，你很聰明，你應該是一個詩人的，你有著詩人底素質……」他象又在果堂裏討著果主講話。

女的紅了紅臉，趕忙說道：

「哪裏！我纔不是詩人呢，我不配，我也不懂得詩。」

這時那男的一點怒氣也沒有了。一天的氣憤早已發洩淨盡。又聽到這幾句富於詩意的談話，就更加速恢復過來他底愉快的情緒了。

「你看，我們底軍隊要到幾時纔抵抗？」他突然向那女的道。

這時一個看管瓦罐車的工人送來一支一寸多高的洋燭，放在車棚上一盞玻璃燈裏。太陽已經沈落，洋燭從那昏暗的玻璃罩內發出一圈曖昧的黃光，但是不大的功夫就被風吹滅了。於是整個的瓦罐車又沈入黑暗裏。

「我總相信政府是有辦法的。」女的在黑暗中說道。

「甚麼？你又在作夢了。」

「那麼你看我們真要亡國了嗎？」

「不，」那男的停了一刻纔又說道：「也許說不定，看那些人的樣子，可也真該亡國了，今早上和我打過架的那個押車員——他叫楊，楊甚麼祖……」

女的被他這一問，也記起那個郵車底押車員來了。在公事車裏的那個大人物確曾叫過兩聲那押車員底名字，但是她也記不清是楊什麼祖了。她祇記得他又細又高，面色慘白，活像似一根洋蠟燭。

似的。於是她笑了一笑說：

「你不是說的那個洋蠟燭嗎？」

她這一說，那男的也撲嗤地笑了。從上了這瓦罐車後，這還是第一次的笑。他便緊接著說：

「是的，是的，就是那個洋蠟燭，你看他是幹啥的？」

「幹啥的他不是押車員嗎？」女的說道。

「押車員？他配！他是個私運煙土的惡棍！」

女的突然記起寫著 P. O. 兩個英文字的小皮箱來了。裏面確是裝著一個透出油漬來的油紙包兒，而且還發著茴香似的香氣，便不覺呢罵一句說：

「洋蠟燭！私運煙土的惡棍！」

男的卻氣憤憤地道：

「你說他是洋蠟燭，我看他簡直是一個桿形狀的毒菌，不久中國人都要被牠毒死了。這纔是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中國若亡，是無地理……」

後來他們又談了些話，不久的功夫，H 埠一閃一閃的燈光漸在昏暗的遠方出現了，瓦罐車裏的人們全都復活起來，一言一語地吵鬧著：「H 埠到啦，H 埠到啦！」這時那個女的也歡躍起來，不停地把頭探出小窗口去張望一下，又縮回來對那男的說：「就要到啦！就要到啦！」

男的也站起身來，提起箱子，站好式子，準備好跳下車去。車票重新用牙齒咬住，準備出站臺的時候好讓收票員直截了當地從他那齒縫之中收去了。

這回一切順利，果然車一進站，他第一個先跳了下來。輝煌的燈光把眼睛都照耀得發起花來了。但過時不久也就好了起來。在他們商量著住哪兒旅館的時候，卻又遇到了一點小小的意外。這時那個郵車的押車員也提著那口小皮箱從他們身旁走來了，「桿形狀的毒菌。」男的不由自主的輕蔑地罵道。但那押車員沒有甚麼說，祇把兩道昏暗的目光在那女的身上打量了一下便走去了。於是他們重新商量起來了。

「你看我們到哪兒落腳？」男的問道。

女的想了一番，鄭重地說：

「既然來到H埠了，我們就找個大些的旅館住下不好嗎？」

那男的把現有的經濟狀況重新考慮一下，卻還不能同意她這個提議，但是爲了省幾個錢來坐瓦罐車的教訓他已經領教過了，這次已不敢再過於節儉。最後終於想出個折衷的辦法，對那趕馬車的老頭說：

「你給我們找一家不大也不小的旅館。」

人和東西都被馬車拉在光滑的馬路上馳騁著，到處喧鬧著播音機底歌曲，霓虹燈在大商場底

樓頭上變幻奇異的花樣，穿戴得非常體面的人們，潮水一樣在馬路兩邊流過。他們還來不及細看，一剎功夫已在一家旅館門前停下了。這旅館果然如他所希望的一樣，臨街是一面大飯店式的輝煌動人的門面，裏邊卻是一些小客棧般的鴿子籠，兩者合一，加起來就如那個男的所說的一樣，是一所不大也不小的旅館，這就是H埠上小有聲名的松花江大飯店。

他們都很滿足，已經找到正合心意的旅館，而且也現實了他們不勝驕傲的夢想，一個萬花繚亂的新生活已經開始，終於在H埠的繁華大街上坐了一回飛快的馬車——他們認為那是馬車，其實那祇是一輛斗子車。不過這也不必計較，祇要這對坐車的人兒心滿意足也就够了。可是當那長著花白鬍鬚，戴了銀邊眼鏡的店主人，擎著蘸飽了墨汁的小羊毫，雙手捧著「貴客留名」的紅格店簿，顛巍巍地走上樓來的時候，竟又有一件不如意的事情發生了。這事情將他們那滿心的驕傲興奮和喜悅，打得乾乾淨淨。

「你看！」

那男的皺緊了眉頭，將那女的拐了一肘說：

「桿形狀的毒菌，那個洋蠟燭也來啦！」

女的看了一眼，輕輕說了一聲：

「哦，我底天！」

果然這時那個押車員也提了那口小皮箱走進大門來了，但並未上樓，店主人被這對客人弄得莫名其妙，他不知道新來的人兒是個何等怪物，便趕忙將那副銀邊大眼鏡摘下來擦了一擦，又用勁往眼眶上戴了一戴，這纔小心翼翼地從樓窗裏往下看，原來剛走進門來的那怪物正是他自己底放心不下的兒子，他未免快樂得很響亮地叫了一聲：

「耀祖，耀祖，你回來啦！」隨後又接著小聲地歡喜地自言自語地說：

「以為你回不來了，這年頭幹點差事可真不是玩的。當差不自在，自在不當差……」

那押車員叫了一聲爸爸，忽然一擡頭見到正用兇狠的目光望著自己的那對男女，便再甚麼也沒多說，就走進了房裏去。

這對男女無精打彩地在店簿上寫了自己底名子，男的先在姓氏一格上寫了東方三個大字，又在職業格上寫明了教育界。隨後將那女底名子也寫上了，在樹冷月這一個富於詩意的名子下邊，還加了一行四個字的小註——東方夫人。

第二章

三

三十年以前，在愛新覺羅族統制下的這號稱東方莫斯科的白境，還是附屬於阿勒楚喀城底一個荒涼的人煙稀少的漁村。混沌的松花江底黃色的濁流，日夜不停地吼叫着，沸騰著從哲里木盆地一路滾來的泥水，如同一條發怒的大龍，在太陽下閃耀著發亮的翻騰滾轉的金色鱗甲，波濤洶湧地往東流去。

在冬天，大地上鋪滿了重重的冰雪，這條大龍便在寒冷的冰雪中入蟄了。江水結成了一塊連綿千里的大冰，北風呼嘯著，冰地上堆滿了一層一層晶耀冰冷的積雪，這時，在這冰雪上唯一活躍著的東西們，便是那出名的蒙古種的獵狗和蹄掌上釘了鐵片的馬，在呼嘯著的鞭子下，飛快的馳騁著的那些耙犁了。這樣經過了一個悠長寒冷的雪季，春天來了，溫暖的太陽和放肆的春風，在清明節那幾天吹開了凝結一冬的江水，積雪也在春天的原野上融蝕了，於是便有絨毛般柔軟的青草，像鸚鵡的翅膀一樣翠綠的，接連著隱隱發白的雲影，從深褐色的廣闊的大地上生長起來了。牧羊人底羊羣，成

羣結隊的在大江兩岸的草原上，嗚嗚不停地悲鳴著。

這時節，松花江大飯店底主人楊鯉亭，還是私塾裏一個尙未畢業的門生，他底父親楊貞公也還在世。照父親說，他們原是中國底聖人——孔老夫子底同鄉，還是祖父時代，「長毛」造反，天下大亂，這纔隨著逃難的人羣下了關東，開荒落戶。於是乎他這楊氏的一族，也就和所有的這地方底土著一樣，由「山東棒子」而變成了「關東老白帽子」。

「長毛一共反了兩次，」父親楊貞公說。「第一次都是些傻子，長毛來了，拉起袖頭子來把臉一搯，他就看不見你，走過去了。第二次的可就厲害啦，第二次的……」

談到第二次，老人興奮起來了，多紋的乾枯的臉頰上，紅黑的斑癬下微微地發了紅，灰暗的眼球也有了被回憶所燃燒起來的光輝，而且潮濕了。他做著各種可怕的面貌和幼小而恐懼著的楊鯉亭說：

「第二次可厲害哩！披頭散髮，殺人如麻。男人們都逃到山裏去了，娘們就把孩子吊到松樹上，給男子來燒飯喫。大家在山拐子上，安營紮寨，長毛來了，咯隆隆放下滿山的石頭，真弄得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我們用石頭，長毛卻每人都拿一杆兩丈長的竹竿子，祇要遠遠地一見到那些烏叉叉的竹竿隊，把守山頭的人們就會呼喊道：「長毛來啦，長毛來啦！」

老人正在說得有聲有色的時候，忽然飛來一顆紅腦殼的小蒼蠅，落到他底鼻尖上，搓著後腳，他

仰起臉來朝著那湛藍的天空深深地打了一個哈欠，就坐在那溫暖的太陽底下睡著了。

從這時起，在楊鯉亭底幼稚的小心眼裏，就知道了許多奇奇怪怪的關於戰爭的知識。他從父親底述說裏，得不到長毛究竟是一種甚麼東西，或人或獸底證明。人卻為何叫長毛呢？人身上長滿了長毛那不變做猴子了麼？那又多麼可怕！後來他大膽地去問了一次私塾裏底先生，「長毛造反」到底是個啥玩藝兒，他底先生卻祇含含糊糊地和他說了幾句：

「長毛造反，便是洪楊之亂，塗炭生靈，真是猛獸洪水……」

從此他便又有了一個恍恍惚惚的概念，長毛乃是「紅羊」，可是就和他見到的山羊綿羊不同。他底先生也說這是猛獸，而且還是在發了洪水的時候出現的，真可見是一種可怕的怪物了，他不知道這怪物比他在封神榜上見到的三頭六臂的夜利怎麼樣。

正在這時，「扶清滅洋」的義和團，幾天功夫便將天津和北京城裏底鬼子們底教堂和領事館，給發火燒掉了，同時還殺死了好些洋鬼子。父親楊貞公，每天都是又驚又歎地用拐棍搗著地上的泥土說：

「真人出世，我總算是活著看見了。天兵天將，扶清滅洋……」

其實他看到的還不够一半，在大清帝國未被扶好，外洋鬼子也未被消滅之前，壽命便迫使著他

●「扶清滅洋」是義和團暴動底口號。

跟這可愛的世界分別了。真正看到了結果的，倒是他底兒子，光緒皇帝逃難，八國聯軍進北京，這些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儘管說大清國底皇帝們是沒有父親的私生子，祇是第一一個母親在那沒有人跡的長白山上底天池裏洗澡時，喫了鳥嘴裏掉下來的仙果，纔生出這一代皇帝來，但是這神話般的皇帝們究竟禁不起已經資本主義化了的鬼子兵，於是聯軍一到，就祇好御駕遠逃，那些撒豆成兵，扶清滅洋的天兵天將們，也沒有了一點靈驗，金碧輝煌的宮廷，轉眼便成了廢墟。結果還是由中國人民拿出錢來賠了一筆大款，聯軍底統帥們又從賽金花底嘴唇上取得了女人底滿足，這纔算是保全了北京，這裏一些中國人民底生命，沒有全做洋鬼子底刀下鬼。

楊鍾亭憑著他獨有的聰明，將這些事情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他還下了這樣一個卓絕的定義：「不管那國人，祇要是洋鬼子，便比中國人厲害。」因此他想，將來不做事則已，要做事就必需是鬼子手下底洋事。找不到洋事則已，找到了洋事再不飛黃騰達的，那簡直是不能想像。

就這時候，俄國底皇帝尼古拉第二，向遠東發展的唯一的成績東清鐵路（後來又叫做中東鐵路）已經修築成功了。於是在這荒涼而寒冷的瀚漠底原野上，怪物一樣每天每夜奔馳著一列一列的寬大的火車。凡是火車經過的地方，這古老的城鎮和古老的人民全都跟著活躍起來了。

「看火車啊！火車來啦！」

每當那一列列接聯得很長的火車，飛快地憤怒地喘著粗氣，吐著一團一團的白煙，尖厲的嗚叫

著從這塊土地上跑過的時候，各色各樣的鄉下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紛紛地拖著髮辮，扭著小腳，扶住拐棍或者抹著鼻涕，爭先恐後地從村莊裏湧出來，看這在鐵軌上飛跑著的一瞬即逝的怪物。奇異的，驚歎的，欣賞著牠底構造和神祕。

隨著這些怪物們不停地奔馳，鐵路沿線的大小村莊和鄉村，都急遽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些從祖國時代一直傳留下來的繁華的村莊，由於築路工程師們底決定，鐵路越過了牠，火車不打牠那裏經過，便像遭到鐵牛一樣，一切都變得荒涼起來了。相反的，那些無人注意的小村莊，因為每天都有火車過幾次，而且還設置了加煤加水的小站口，卻一天天地繁榮起來了。

在這些開著鐵路的修築而起，著聲譽響的山村和城鎮中，變化得最快而最大的，第一個要算是這阿勒楚喀底荒村，現在號稱東方莫斯科的瓦埠了。西洋人，中國人，朝鮮人，蒙古人……所有的各色各樣的冒險者和野心家們，都順從著這條橫貫東西大陸的大動脈，匯集到瓦埠來。麪粉廠，製革廠，造酒廠……郵局，海關，道尹衙門……所有的各式各樣的製造廠，和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機關，都飛快地在松花江畔牛羊悲鳴著的草原上建立起來了。大江兩岸的漁舍也一變而為新式的——或者也可以說是俄羅斯式的，——商店，旅館，麪包房，飲食店……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店鋪了。在這些建築中間最為別致而出色的東西，要算是和中國各地的歐美教堂絕不相同的，在這塊新興的土地上，共有三十多座那些俄羅斯式的大教堂了。穹門圓頂，金碧輝煌地矗立在俄羅斯工程師們所設計底各

種建築之間的廣場上，十足地顯示出了俄國都市底情調，同時增加了這些情調的另一主要的東西就是滿街走著的那些碧眼黃髮，而且每人都長了一個高鼻梁的那些老毛子，也有人乾腦就叫他們做大鼻子的。還有不管是夏天或冬天，到處都充滿著配合八國聯軍進滿洲以來，一直也沒捨得撤退的俄皇底「騷纏子」，在街頭巷尾的酒櫃上（別處都是叫做酒吧間的），調笑著風騷的女人們，飄飲著一瓶瓶的哦特克和乾酒。他們非常熟練的祇要刮去了封住瓶口的火膠，輕輕地用手掌往瓶底上一擊，瓶塞就會像出膛的子彈一樣，往上飛了出去。至於他們底酒菜可是非常儉樸的，多半一塊巧格力或者一條酸黃瓜，至多也不過一條醃好的小青魚或者幾片茶腸而已。以後，便會像豬一樣齷齪的醉倒在雨水流過的陰溝裏，和那陰寒堅硬的街市間的冰雪上。

這時楊鯉亭剛滿二十五歲，父親楊貢公去世不久，母親也就和這可愛的世界分別了他將母親底靈柩送到生滿了牛草的父親底塋地上，眼看著母親和父親並肩在地下長眠了以後，便將他唯一的一個親人，他底弟弟楊鯉水，留下在長春（這時長春還叫做寬城子）的附近，一個鄉下的姑母家裏，自己就跑到這塊磁石一樣吸引著人的H埠來了。憑著特有的才能，不上幾天功夫，居然實現了他在洋鬼子手下做點洋事底夙願。快樂幸福的生活從此開始，農村耕種的貧苦也將從此絕緣，一切將來的飛黃騰達底機運，都已在精力強壯的青年的楊鯉亭底眼前展開了輝煌的遠景。無怪三十年後

的今天，日埠便成爲一個代表著富足幸福的寶地，每年都有幾千萬被貧困扼住了喉咽的農民和勞工，像潮水一樣從山東沿海一帶的鄉村，一羣一羣擁來哩。就是洋鬼子們追求幸福的野心家也多到這東方底莫斯科來，一試他們底命運呢。

這暴發戶般的，由一無名的鄉村，一躍而成爲一等都市化了的日埠，在牠初期底黃金時代裏，膽量小的人，還不敢到這傳說著撒一泡屎到地上，就碎成了一塊塊的冰塊的地方來，而俄羅斯底紳士們，——也就是那些資金富足的商人，軍官和貴族的大鼻子們，卻像一些沒生手脚的動物，滿街尋找著爲他燒茶，洗碗，或抹地板的中國「白役克」^①。而年青力壯的楊鯉亭，便在這種難得的好機會下找到了一個在俄國將軍底廚房裏，給廚師傳劈柴燒火的位置，雖然像他這樣不懂一句毛子話的燒火的差事，每個月可也就有了三四十羌帖的收入，能力再好一些的，當然更不用提了。

「倒是鬼子差事好做哩！」

青年的楊鯉亭，每天拿起那柄沈重而又鋒利的勃力斧子，生龍活虎一樣熟練地，活躍的，劈著那一塊塊堅硬的樺木杆子的時候，在他那聰明的頭腦裏，便不斷地盤算著，計劃著，隨著全身底筋肉底勞動，睜睜著幸福的遠景。

「祇要一年就得了，祇要一年……那時候至少也有幾百羌帖了，那時候將回鄉下去買牠十幾

①即「茶房」或「聽差」。

地，娶一房媳婦，並且還要給兄弟楊鯉水也說上家口，生兒養女，成家立業……」

未來的幸福生活，在他那從祖父遺留下來的山東農民底血液裏燃燒著，他渾身的肌肉裏都充滿了青春的活力，沈重的勃力斧子像刀片一樣，非常輕快熟練地揮動得更加靈活了。他不知道疲倦，也不知道休息，天天都是一樣愉快而又勤奮地工作著，博取那位肥胖的俄國將軍底歡心。

他憑著體力底勞作和機智，不到一年功夫，居然從應得的工資下和乘著無人的時候，偷運幾塊木柴出去，廉價賣給「列巴爐」⁽²⁾的所得，他底積蓄，已經超過了希望著的一年以上的成績。好的運氣，已將他帶到了新的接近到幸福底邊緣，他已足夠實現他底置田娶妻的雄圖了。忽然這時，他又感到了爬山的人，自己以為爬上在他面前擋住了眼睛的小山，便是登峯造極了；誰知辛苦地爬上以後，卻忽然又發現了還有無數巍峨的大山，都高高地聳立在他底前邊一樣的感覺。他這點奮鬥得來的積蓄，提高了他高視遠矚的眼界。他這時纔第一次發現了那些高峙在眼前的，金光耀眼的財富的大山，而他又第一次發現了他早就有一顆爬上這些山去的野心，不過一直被壓抑在青年底缺乏自信和「富貴在天」這名言所影響下的不自信任命運的矛盾下，從不會爲他自己所承認就是了。現在這第一年的微小的積蓄，壯大了他底膽量，做爲他向高爬去的墊腳石，而且爲他帶來了新的希望和信心，他就更感到了勤奮和機智的可貴，而且活到這個世界上來的這平凡而辛苦的人生，也就更有

意義了。

這種愉快而幸福的工作，剛剛進行到滿了一年的時候，突然踏漏了腳一樣，他從那嚮向幸福的高峯上，一交捧跌下來了。俄國將軍奉命出發，據說是到奉天府去。東洋鬼子打仗去了，將軍太太也在一個星期之內，帶著孩子和傢私，回到俄國去了。雖然他每天盼望著，主人能够戰勝歸來，再給他一個燒火或洗碗的位置，但是隨著羌帖價值一天一天的跌落，俄國要人和那些資金富足的大鼻子們紛紛地逃難，這期待終於使他失望了。

隨著俄國軍隊底失敗，統制了從大連到長春這一鐵路區底土地的不是中國自己，而是日本底關東軍。從大連到長春這一塊長長的土地上，日本底領事館和學校到處成立了起來。在每一個「南滿站」的租借地上，都有牠獨立的警察和政權，楊鯉亭底弟弟楊鯉水，這時竟以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幾乎和他底哥哥同樣得到了俄國將軍底願盼一般幸運地，從長春南滿站底工役羣中，以忠於職務被保送進了決定著他底一生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底附設學校——日本公學堂。

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失望和寂寞，在堅定的活躍著青春底生命和能力的楊鯉亭底內心裏，開始感到空虛了。尤其在那冬去春來的春天，花間的蝴蝶和水上的蜻蜓，都會很強烈地引起他底豔羨和嫉妬。「他們卻能成對成雙，自由在地飛翔哩！」他想起來自己除了還在日本公學堂裏讀書的弟弟以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親人的時候，便越感覺得這世界的廣大和美艷，而自己卻是這麼寂寞

和孤獨。

於是以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娘娘廟會將要屆臨的前幾個夜裏，剛剛解凍的松花江，響著冰塊底爆裂和巨大的互相撞擊底聲音，不知名的小雀，在方纔抽了嫩芽的柳樹上歌唱著。俄國大教堂（H）埠的人們都叫牠做喇嘛臺，響過了晚禱的鐘聲，兩顆很美很亮的大星，像點著了的小燈籠一樣，掛在喇嘛臺底塔尖上，向孤獨的流浪漢映著誘惑的眼睛。楊鯉亭穿了他過年穿過的織著小瓣梅花的線春棉袍，喝下四兩高粱壯著膽子來到江邊上新市場的蓮香堂，便在一個叫做桂花的女人這裏住下了。

桂花這時還是一個剛過二十的小脚女人，她那對脚是纏到了非常之瘦小的，驟然看來，也不過燒餅爐上纔出屉的發麪包子那麼大。但是她底臉色卻大大的蒼老到有她實在的歲數兩倍那樣的程度，顴骨很高，面頰像兩個窟窿一樣深深地陷了下去，門牙做著喫人的姿勢，從上唇下邊伸了出來，但是她卻長了一對非常動人的眼睛。那眼睛但說動人還是不夠的，在那貓眼睛一樣發黃的黑眼珠上，燐火似的燦著灼人的閃光。別人都說長著這種眼睛的女人，不是妨丈夫，就是妨孩子。然而她自己卻有一個不凡的希望，她希望她能找到一個供她驅使，同時還並不懦弱無能的丈夫。她將幫助著這個丈夫得到幸福——就是金錢，名譽和社會地位這樣的幸福。同時，再給他生上兩個孩子。

洋溢著青春底活力的楊鯉亭，正是她理想了多年的最好的丈夫。個子是有點矮，但全身的筋肉

卻像牛一樣的堅實，走起路來脚尖是向裏逗著的，這是代表著他不會浪費金錢的象徵。她又察看了他底手，那柔輾而多肉，指縫中間一點空隙也不留的手，這又是一種不會漏財的象徵。她又注意到了他底耳朵很大，嘴唇很薄，眼睛卻就像狗底一樣，是一對三角眼。那眼睛閃著和狗一樣馴順的光輝，這使她安了心，可以保證供他驅使。但是在那馴順的眼色中，卻還有一些另外的東西，她就分不清楚究竟是畏怯或者是狡猾的象徵了。

在楊鯉亭看來，除了她那雙又瘦又尖的小脚而外，實在找不出一點美麗的地方。她那對眼睛是有些勾人的力量的，但他怕看那對眼睛，他認為那對眼睛不祇迷人，並且那不停地閃動著的燐火一樣的光芒，實在使他這初次接近女人的男子，不時感受到膽怯和威脅。她看準了他這膽怯的心理，就像貓搞老鼠一樣容易地，一把抓到了自己底懷裏，用從上唇下邊伸出來的長牙齒，牢牢地咬住了剛脫去了凍瘡，這時還留著一些發紅的斑癩的耳朵說：

「你楞啥啊！我的小心肝，小老鼠，小狗仔……」

她用力地抱住了他，很風騷地賣弄著早已習慣了的風情。青年的楊鯉亭第一次受到了女人的襲擊，一切都感到慌亂而無法應付了。第一，他恐怕沾污了穿在身上的綫春棉袍，雖然已穿牠過了一個新年，但他是準備著留起到下一個新年，或者結婚時再穿牠一次的。第二，他腰裏這時正帶著他到日埠這一年來的辛苦的積蓄，準備著向高爬去的全部家私，萬一被眼前這個閃著燐光眼睛的女

人給摸去了，再將他赤身裸體地給推出來（他在俄國將軍底家裏做工時，時常聽到那個老練的廚師傳說過這些故事。）那便祇好投江自殺了。這時他祇是用力地將兩手按住錢袋，險些沒有喊出救命來，直到他看清楚了真是一副金晃晃的鑲著鳳凰戲牡丹的金手鐲，戴在那雖然有些蒼老，但還柔嫩滾圓的胳膊上時，這纔鬆了一口氣。

「原來她還有這種寶貝哩！」

他輕輕地喘著氣，努力鎮定了自己，不使顯露出一點驚懼或不肯信任的態度來，拭去腦門上的汗珠子，心裏想道：

「真了得！她手上的戒子也是金的啦！」

憑著他那向高爬去，銳利卓絕的眼光，第一眼他便看準了誰能娶了這個女人做媳婦，那他準是個幸福的。

「你簡直把我嚇壞了。」楊鯉亭望著那對使他膽怯的眼睛，握了桂花底那隻戴了金戒子的小手說。「我從來也沒碰一碰女人，今個晚上真是我結婚的日子哩。」

見到了那些誘人的金色的東西，楊鯉亭就膽大起來了。而且，很快地恢復了智慧和心理上的平衡，他緊緊地握住了桂花底小手。百分之百地親切而又溫熱地傾訴著他青春底孤獨和苦悶，這使她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幸福，從到蓮香堂，她沒遇到一個這般實心實意愛她的人。她用力地擁抱了他，並

且吻著他那由興奮和希望而灼熱了面孔說：

「小老鼠，小心肝，小狗仔，你的心幹啥跳得那麼厲害哩！嚇著衣服我都覺到了……」

她心裏卻想，原來他是第一次碰上我，還並不會說家口哩，這小狗仔，你全身底筋肉有多結實呀，簡直鐵打的一樣啦。唉，你個小狗仔子，你好有福氣，你個小老鼠，你多迷人呀！

不知名的小鳥，依然在外邊剛剛抽芽的柳樹上歌唱著，喇叭臺上的兩盞大星，已向江心斜去了。睡到半夜的時候，楊鯉亭突然醒來，帶著自從那位俄國將軍去後，從未有過的快樂和輕鬆的心情，看著正在很香甜地睡在他底手腕上的桂花，微露著平坦而光滑的胸脯，那胸脯是迷人的，還有那滾圓的頸項，也是迷人的。閃著燐光的眼睛微微地閉著，油潤的髮髻，蓬鬆散亂地垂在他那堅實的手腕下。他聽著窗外邊松花江裏底冰塊底爆裂和撞擊聲，體味著這一生難得幾次的人生底幸福。金手鐲和金戒子依然在她底手上發著誘惑的光輝，那光輝也是迷人的。

就在這一個春天，楊鯉亭終於憑著他那卓越的眼光，和征服一個女人所應有的智慧與溫存，取得了桂孔底信任，而且她將她那不平凡的希望完全寄託在楊鯉亭一個人身上。她很勇敢地跟他從了良，而且作爲他底正式太太，同時她又很勇敢地賣去了他底金戒子和一隻金手鐲，加上楊鯉亭原有的那一年的積蓄，由於她底決定，全部投資到一個小客棧底經營上。她用著那對貓一樣閃著燐光的眼睛，和那對又瘦又尖的小腳，經常的吸引著各色各樣的過路客人，住到她這小客棧裏來。同時她

又利用了女人底生理上底特殊的方便，大膽地販運著大批的煙土，偷過了關卡稅探底檢查銷售給住宿在她們這小客棧裏的苦力們，或者轉讓給開燈賣份的私煙館。而楊鯉亭也以他特殊的機智和才能，把穩了向幸福航進的舵盤，同她一樣勇敢地工作著。直到三十年後的今天，終於得到了應有的報酬，當年那破陋不堪的小客棧，已變成今天的松花江大飯店了。

四

於今她已是滿了五十歲的婦人了，但穿戴還依然鮮麗而年輕，尖瘦的小脚上，已將軟皮鞋代替了彎弓式的木底鞋，同時也穿上了寬大的散穗袴和有曲線的長旗袍，袴角上還繸了一條雜色的，一寸多寬的花邊，她底臉頰也比三十年前豐滿了。那對貓眼，不在說起關於男女底一些猥褻的問題時，是不常發出灼人一樣的燐光了。這三十年之中，她祇增添了兩種特別的嗜好，除了考究飲食一項外，她是經常地拿著男女間一些生理上的問題，當做取笑青年男女的資料。同時她還養成了一種批判好人壞人的標準，這標準她都是以窮富二者當做衡量的尺度的。富足的都是好人，她這樣想；和這對立起來，貧困的當然都是壞人了。因此她在社交界中，和人家交結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調查人家底財富。窮人當然够不上和她做朋友，即使富有的，她卻也要調查個清楚，所有的到底是啥玩藝兒。如果是房產，那麼這房產坐落在哪條街，幾層樓？如果是現款，那麼這款項存放在哪家銀行？同時那銀行是

國人底，還是洋鬼子底？……她就憑著這調查底所得，決定這個相識者底好壞底分野和親疏底等級。她是憑著這樣許多勇敢的作爲和鋒利的眼光，經過了三十年來的努力，幫助著她底丈夫揮下了松花江大飯店，這份在H埠上小有聲名的家產。並且還爲丈夫生了兩個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就是楊耀祖，在H埠郵局裏當郵車上的押車員。這差事楊耀祖自己叫他做「行動郵局長」而且將這動人的官銜印到他那布紋紙的名片上。女的叫做楊耀蘭，到現在也有二十一歲了，比起她底哥哥楊耀祖來，剛剛少了四歲。她長滿了三歲的時候，他底父親楊鯉亭取得了母親底同意，爲了那時的業務關係，欠了別人底債，要和一個開錢莊的朋友拉得緊一些……雖然後來又說是爲了她一生底榮華富貴和前途幸福著想的。——便將她許給了那個朋友底兒子，一個和她同年歲的男孩定了婚。

她現在已經長得很是美癡了。雖然她底身體很像他的父親，是一個四尺來高的矮個，但她並不肥胖，因此看來還是相當地窈窕。一對善說說話的眼睛，既不像父親底狗眼，也不像母親底貓眼，那是一對又黑又亮，不大不小。同時卻又十分惹人愛憐的眼睛，和人說話時，就像算盤上的珠子一樣，祇是不停地轉動著。今年秋天，她進了H埠一個出名的學校——法政大學。這個學校底出名，並非爲了牠底功課嚴厲，而是爲了和別的許多大學一樣，不管任何學生，祇要按照學期交學費，六年終了就準有兩張畢業的文憑（預科一張，本科一張）。楊耀蘭也便是祇交學費，很少聽講的一個。她不去聽講，倒並非爲了她討厭那一個學校，相反的她常常拿著大學學生底身份，在別人面前誇耀哩！她不去聽講

是有著非常重要的原因的。因為她底交遊太多了，每天她都要陪著幾個男朋友散步，看電影，還有坐喫茶店。並且更有常常惹她不快的事情，那就是要為他們調解著彼此之間的嫉妬和糾紛。「唉，我心煩死了！」「唉，你們非要將我逼死不可嗎……」她時時在惹她不快的男友面前說起這些話。可是，祇要有一個人，在幾天之內少看她兩次，她便會感到更大的不快和侮辱了。除此之外，她還要陪著女朋友們到百貨店去選擇花布，到美容院去燙頭髮，修指甲。還有，陪著女友作參謀，去「視查」那新近獵獲的俘虜，判斷一番是否靠得住……諸如此類的事情，每天總是翻來覆去地麻煩著她，使她得不到一點安靜。同時她想：既然進了大學，也正是應該注意社交的時候，假使一個大學底女生，而且又是家產富有的小姐，再找不來幾個體面的男友左右不離地跟隨著，一定的不是由於她底落伍，便是由於她底醜陋了。那還成甚麼話？她是最怕人家說她落伍和醜陋的，因此她祇好兩害相權取其輕，少到學校裏邊去幾次了。

五

楊鯉亭現在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對於兒女，他是和這世界上所有的好父親一樣，希望兒子能够繼承他底壯志，從商場中推進一步，到政治舞臺上活動一番，弄個一官半職，以圖子孫底飛黃騰達，榮華富貴，下可以綿衍宗嗣，上可以光耀祖先。因此他底太太張氏——桂花這名子，自從他們結婚以

後，便即刻廢去了。——爲他養了第一個男孩的時候，他就在詳詳細細地審視過了那個眼都未睜的紅紅的小肉塊以後，便歡天喜地的請出了死去多年的父親楊貢公底紙糊牌位，在香港裏燒上三炷香，默默地在心裏禱告過了父親底在天之靈，保佑這個孩子百病不生，長命百歲以後，就在「十二日」裏請親友奉一天，爲他起了一個乳名叫做耀祖，取其可以光耀祖先底意思，後來在學堂裏讀書，在郵局裏做事，便仍然襲用了他小時的乳名叫做楊耀祖。楊耀祖現在也有二十五歲了，而且照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已經當了郵局裏的行動郵局長，單是這一點就給了做父母的很大的安慰。「他總算弄得一官半職了，」已經半老了的楊鯉亭，時常這樣看著他兒子底細高的身體，自言自語地安慰著自己。「即便他不能在官場中飛黃騰達罷，」他又說道。「我總還有個松花江大飯店留給他哩！祇要他肯安分守己地看守著，一輩子也就夠喫夠喝啦。」對於兒子，他就是這樣一個難得的好父親。

至於對待女兒楊耀蘭，他卻也毫不含糊。雖然說起來心裏總有點慚愧和不安，他卻還是時常這樣在女兒底面前來誇口。

「做父母的總算有限光，要不是爲了你一生的幸福，咱們怎會和萬興銀號做親戚？二十幾年的功夫，就是分號也開了十幾處了。運氣還是老王家底運氣，也是你底命好，自然，歸根結底，還是做父母的有限光啦！」

楊耀蘭一聽到這些話，總是默默地眯著她那又黑又亮的眼睛，做出了一種柔順的表示感激的

表情。王文才是她底未婚丈夫，現在瀋陽讀書（因為他們底家在瀋陽）。她記得四年前隨著父母回長春去的時候，因家有她祖父楊武公底墓塚，有她父親爲了養老，在小時候住過的鄉村裏建成的不久的別莊，和新近買來的果園，還有他祖父一代遺留下來的鐘錶和藝品，還有從日本公學堂畢業出來直到現在還在日本留學當翻譯官的表叔程水。王文才會從瀋陽來看過他們，那時他帶給她的印象是更爲的直率，現在她更爲的直率，因爲她底湖邊上的他會對她說了一些幼稚的，但卻充溢著熱情的向她求愛的話，他底衣服也是英國紡織公司出品的法蘭絨西裝。而他底父親王子政——一個金融經濟的投機家，——就是馳名各地的萬聚銀號底總經理。同時也是她未來的公公，她對於自己底父親楊鯉亭，在三歲時爲她訂了這一門堂皇體面的婆家，她是毫無怨言的，雖然她是一個在社交場中不甘落伍的新型女性實踐者，但對於這樣一門富足寬裕，執著瀋陽長春和且埠這一帶都市經濟牛耳的婆家，除了感謝做父母的眼光遠大，肯爲兒女底終身幸福着想而外，還能說些甚麼呢？自然，二十年前的楊鯉亭，爲了開展業務上的經濟關係，便將她許給了連兩條鋼打的錢莊轆子都捨不得掛的，那時還是叫做萬聚錢莊底老闆王子政底兒子做媳婦，在這一點上，父母是不會和她談起的。

楊鯉亭現在是確確實實地老了，銀邊眼鏡，花白鬚髮，他底太太曾經認爲和狗底眼睛一樣的眼角上，皺紋一天一天地多了起來，直到整個的臉頰，都像用手揉過的破布一樣，滿是三十年來辛勤勞

作。苦心孤詣，以求飛黃騰達的蛛網所布滿了。同時他行動起來的脚步，雖然和先前一樣脚尖是往裏逼著，但走遠了卻是感到喫力的，這一切都明顯地表示著已經是一個走往腐朽的老人了，有時他自己更起來年青時的那股活蹦亂跳的活力，像牛一樣耐苦耐勞地工作著，在俄國將軍底廚房裏劈材燒火，在長春家裏聽年老的父親講長毛造反……那些幸福的日子都已去得非常遼遠，連關於這些事情底記憶也都覺得渺茫了。有時他努力要想起過去的隨便哪一個使他懷戀的日子，但都枉然。有時不去想牠，那記憶卻又常是一星半點地浮上他底腦裏來。在這三十年來所發生的一些大事，——也可以說是他這一生所經過的幾件大事情，——是八國聯軍進北京，日本鬼打跑了俄國驢鞭子，宣統皇帝退位，全中國從南到北懸掛了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但是他除了從這些個事情底變化中，再到了一個「不管哪國人，祇要是洋鬼子便比中國人厲害」這一概念，當做他本身追求飛黃騰達的事業指針而外，其餘的甚麼也沒有留下，祇是迷迷茫茫，一片空白，孝順父母不怕天，他底父母是早就死去了的，納完銀子不怕官，事實上他知道的清清楚楚，不管大清旗也好，五色旗也好，大鼻子也好，小日本也好，在誰底下也少納不了各種各樣的銀子和捐稅，這些捐稅銀子又多半是入了大人物們底私囊了的，豈但少納不了，而且還隨著他底年齡一年年地增多了哩。兩年以前，日本軍隊佔濟南，黃姑屯炸死「張大帥」正在全國震驚，朝野無措的時候，他雖不會說出口來，心裏卻在暗暗高興。「這回你可死在日本鬼子手裏了，看你還再作威作福！」不知道是由於嫉妬呢，還是由於從貧困無

知從層官府底壓迫和剝削下掙扎出來的暴發戶，站在人民底地位上，對於潰滅了的統制者一種得意的憎恨。並且他還想著將來有那麼一天，一朝權在手的時候，我倒要報復報復了。其實很清楚，果真他能在那麼得意的一天，報復底對象不會是統制者，而一定是和他一樣不幸的被統制被壓迫，被剝削的小百姓。雖然他底血液裏是流著山東人底農民底血但是他對於日本軍隊佔濟南這事情，並無趣味，而且也毫不關心，祇這一點也就很能看出他對於政治的也可說是國家大事的態度了，同時這可也正是他洋洋自得，自己認為非常老練的地方。

至於在這兩個月裏所發生的這一驚人的「事變」，卻不能使他和往常一般鎮靜地來冷眼旁觀了。在他看來這一事件底重要性，並不在於日本軍隊已與到處亂飛的謠言一樣，閃電般地佔領了瀋陽，長春和吉林，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地方。事實上張海鵬底隊伍已經渡過了嫩江鐵橋，會同日本軍隊進攻負隅頑抗的馬占山。而于琛滋——人們都叫他于大頭的——軍隊，也奉了日本軍隊多門師團所委派的吉林省長官熙洽底命令，實行進攻五墩，而當著這幾年來從未有過的大事變和大騷亂裏，惶惑與不安，佔據了所有的驚惶失措的人們底心理。磐石一樣穩固的大帥少帥，帥帥相傳，由草莽英雄起家的張氏一族底行政組織和行政機構，也就是幾十年來實際統制著——自然背後也少不了別人底牽線和撐腰——這一大塊土地（有整個歐洲四分之一那麼大）和這塊土地上底三千萬人民的，大大小小，名目繁多（上自堂皇的大帥府，下至卑微的屠稅局），以及其他各種各樣

的莊口，僅僅一兩面，就像秋天的枯葉一樣紛紛地東零西散，各自倒閉了！這樣一種紛擾，緊張，慌亂的空氣裏，確實打動了這位樞在江太飯店底主人底心理的，祇有兩件事：第一，他在報紙上見到袁金鏗領導下的地方維持會，已經正式成立了，這從他底經驗上，已看清這大的騷亂就將過去。同時，那章程上明明寫著「本會會員以合格之士紳及各法團之宗旨純正者充任之。」他很樂觀地將自己估量了一番，士紳的資格是够得上了，尤其這半年來，又當選爲H埠商會底常務理事之後，日本軍隊來到H埠，少不得也來一個維持會，那時他很可能以拿着合格的身份參予這個組織的。第二，他剛剛接到了楊鍾水從長春寄來的一封信，知道他弟弟已從日本領事館，調任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底翻譯官了。這更給他帶來了不可言喻的興奮和喜悅。一種新的東西，在他那乾燥的青色的血管裏激流著，三十年來縈繞着他底心魂的那座幸福的高峯，又在他面前出現了。也許他最初所希望的，是比現在的成就還小一些的東西。然而在這新的環境與新的條件下，至少在H埠這地方，是得有一部份的商業置於他底控制之下，纔能算是那豪華高峯的頂點。而他這新近升遷的弟弟，將會幫助他達到這頂點的最高峯。你們看罷，一個非常激動地再著他底兒子的女兒：「這是你叔叔寫來的信哪！」

那信上這樣寫著

胞兄手足久未函候，甚以爲念。近維

兄嫂及姪男姪女，全家安吉，爲視。弟近有一好消息，可爲兄告者，弟之職務已由領事館調任

軍部參謀兵司令部翻譯官。當年於公學堂之苦讀生活，可謂不會浪費。將來成立新政權前，途遠大，正猶未可限量也。再者，弟聞同僚風傳，清帝宣統陛下，有來滿洲復位之議，是否屬實，尚難預知耳。之軍部最近決定，實行鴉片公賣，並將於榆頭區設立官膏局，否

見財產身份均罕繁字，倘如有意，弟自當盡手足之勞。近日皇軍進兵且埠，現已迫抵饒城，戰事甚烈盼。

兄明諱時務，相繼活動，將來論功行賞，

兄必優人一席也。謹此奉告，並祝

近佳！

弟謝水，言，舊曆月初十。

再者，弟前隨行田友春至首領處查一彈打來，被髮而過，頭皮前被擦傷，可謂險矣。

六

他這兒子，聰明，那時卻正在與青島外一件事，這是和他叔叔底這封信全不相干的事情。他想，這封信，固然常常寫到這郵政局來往，可的一位郵局裏的內地官員，同去新世界，驕驕的同學，雖在青島，但當他開口說到了他這許多年的女校程，雖勞，享一自淺，也世的一面開池的毛葛旗，極

上身套一件帶大襟的青緞坎肩，他對於這一種非男非女，似男似女，似乎兩性之間的一種特殊的裝束，引起了很大的興趣和愛好。當時他很想把這衣服照樣做一套，穿起來到京戲俱樂部去唱一段三壘會審（原來他是五埠票友界中有名的青衣，同時會審更是他拿手的好戲。）到今天這念頭仍然有力的引誘著他，因此擺在眼前的這一封信並沒有引起他多大的興趣。他祇是冷淡地——幾乎近於諷嘲地說：

「好啦，這一回媽媽再也不要爲了抽幾兩煙膏的事情，和爸爸又吵又鬧啦，叔叔升了官，爸爸再當了官，官局廣局長。」

而張氏——他底母親，卻在一張鋪起了彈簧的舊沙發上，抱著她得意的名叫花兒的獅毛狗，大聲問道：

「你說啥呀？甚麼官局長？我聽不來……」

她擎起一隻穿著軟底牛皮鞋的小腳來，把膝蓋給那睡意朦朧的花兒當枕頭。貓一樣的眼睛，又發出黃色的燐光來了。

「你把信來念一遍！」她嘶聲地叫著。「念一遍給我聽嘛！你個狗崽的孩子！」

「是這麼一回事，」楊鯉亭說。「咱們老二當了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底翻譯官了！你知道關東軍甚麼嗎？就是……就是佔領了瀋陽，長春，皆有，快要打到五埠來了，的日本軍隊呀！東洋鬼不比西洋

鬼可厲害咧！三十年前打跑了俄羅斯。老毛子，那是我親眼看見來的。而今天……呢，今天……」

今天他實在太興奮了，連兒女底冷淡態度，也全不放在心上。他今天看著一切都美麗，都好看，都意思。他看著他底太太又像二十年前一樣美麗，一樣年青了。而且他又看出有一種他所熟悉的火焰在她底眼睛裏燃燒著。而她卻急急地追問著：

「官膏局，官膏局，官膏局長倒是管些啥玩藝呀？」

這時她彷彿已經知道一些了，但又不全知道。她心想官膏局長大概是殺人的大權不會有的，可是若能來個三十萬五十萬的，恐怕就連吉林省底省長，日埠底長官，也要和她們做朋友了哩。那時她底丈夫和兒子，也可以在省長手下耀武揚威地得到個一官半職了。就連她底女兒下嫁給萬聚銀號做媳婦，也還有些子勉強哩！楊鯉亭自然更是知道這個職位底重要性，太好的說明了，便會減輕牠底分量。因此他祇是猶豫地說著：

「老二底信上說，他跟一個少佐……哎，少佐，到前線上去視查，一個子彈打他頭髮根上過去了，卻祇擦傷一點頭皮……」

「啊喲！翻譯官卻是根子換來的！天保佑，哪個短命鬼打傷了我底鯉水，噯，我可再問你官膏局倒是啥玩藝呀！」

「說來話長，」終於矜持不住，不得不說了。「世界大戰，日本軍隊佔青島，鴉片公賣，放了劉子山」

的官膏局長，劉子山那一任官膏局長呀……嘿！一千多萬！別人儘管罵，賣國呀，救國呀，人家底東萊銀行可開起來了！在大連，在青島，一應一應的大錢也蓋起來了。到今天還是響亮的，囑囑的，在姓劉的面前誰敢說個不字！

「啊？你說啥一千萬？」剛在張氏膝上就睡了的花兒，突然被她這叫聲給驚醒了。這小畜生張開嘴巴，嗅了嗅張氏底鼻頭，剛要重新睡去，卻突然被張氏猛力一推，跌了下去。牠受到主人這種待遇，還是第一次，牠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祇是汗江地叫了兩聲，便夾住尾巴跑了。張氏並沒注意她這心愛的花兒跌痛了沒有，祇是站了起來大聲說着：「我來問你中國銀行有多少錢？哪有一千萬呢？」

楊鯉亭被張氏這一問，反而怔住了。楞著眼會想呆了半天纔說：「哪裏！中國銀行開辦的時候，連五百萬還沒有呢！若和交通銀行合併起來……」接著是片刻的沈默。「那倒差不多了。」

「唉！罵罷，罵罷，讓那些爛舌根子的罵他們的罷！」張氏瘋狂了一般歇斯特里地叫着。「國是他們底，讓他們去救罷，去愛罷，我們不管……」突然又一下子清醒過來似的，「鯉亭！我可要問你！你開了銀行的時候，可叫啥字號啊？」

但是她並不等楊鯉亭底回答，就輕聲地親昵地湊到池耳朵上說：

「鯉亭啊！等咱們開了銀行的時候，就叫中交銀行罷，你看好不？」一回過頭來又向蟻伏在火爐腳下的花兒說：「花，花，花，等咱們開了銀行啊，你出外去也有汽車坐了……時！你個小畜生！」

由於過度的興奮，她完全昏亂了。黃色的火焰在她底眼裏燃燒著，當初她在蓮香堂的時候，總算沒有錯看了楊鯉亭。有誰能有和她這般遠大的眼光，在三十年前就能準看一個人會有一千萬圓的運氣呢。

七

一見到叔叔底信，楊耀蘭就感覺許多東西，都在頃刻之間變得黯然無光了。雖然冬天的太陽，還是一樣明亮而溫柔地從玻璃窗上照射進來，曬到兩層窗戶中間的棉花上，曬到響著木引爆發聲的牆上，曬到已經吐了粉紅花箭的盆蘭和正在打苞的水仙上，但是她覺得父親和母親，忽然都變得醜陋了，雖然正在興奮著的他倆底面孔上，也因耀著明亮的陽光，她沒有覺到這一切，甚至她在這房子生長了二十一年的家庭，都因為這突然的變化使她覺得暗淡而陰鬱了。她沒有聽完他倆說的是些甚麼，就恩恩地躲進自己底房間裏來。

她這房子和父親底中間隔著一個客廳，因此在父親那房裏的談話，她已聽不清楚。她頹然地坐到晝夜和她相共的小牀上，幾乎失聲地哭出來。她覺得叔叔這封信，將如同一塊骯髒的污泥一樣，公地塗到了她那美麗的臉蛋上，同時也塗到了她那美麗的花布衣服上，以及她那少女底自尊和驕矜純潔的心靈上。從此她將在同學和朋友面前，減損了，甚至於全部毀滅了她底尊貴和美麗，這是她

所不能忍受的。而一向妒忌著她底美意和幸福的最醜陋的人，卻將有資格在她面前高談闊論趾高氣揚，說一些難聽的謔話，或者公然來嘲笑她了。這會使她在別人面前屈辱一生，失去幸福，永遠也挺不起她的胸脯來的。

自從他降生到這個苦痛的世界，中國便一直在連串的「國恥」事件下生長著，而這些恥辱的火印，又多數是日本給牠烙上的。因此在她這一代生長起來的男女，便自然帶著一種憎恨，報復和嘲弄的態度，來對待那些給他們或她們以恥辱和傷害的國家。特別是不知羞恥地爲那些國家服務著的中國人。這一切，楊耀蘭從小學到中學，在許多次的抵制洋貨和遊行示威的事件上，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而她現在卻有了這樣一個使她爲難的叔叔，不但給日本領事館當翻譯官，並且還翻譯到關東軍底憲兵司令部去了。這一塊污垢，這一個比使她生一臉天花還要醜陋的打擊，怎好再在別人面前拋頭露面，爭雄角勝呢？那時人家將怎樣的看待她？又將怎樣的嘲笑她呀！「看！漢奸女兒呀！」「看罷，她叔父就是日本鬼子底翻譯呀！」她用力地拿手握住面孔，像怕被人家看到她那羞恥的臉，不敢再往下想了。

其實，這事情在先前還是有法掩飾的，每當有人這般問著她：

「耀蘭，你底叔父呢？」

這時，她就會毫不思索地眯著她那又黑又亮的眼睛說：

「他在長春做花布生意哩！」

但是現在不成了，不管怎樣好聽的謊話，也掩蓋不了真正的事實，想起了連她底父親也要跟隨著叔叔那種人——特別是她所崇拜的人——所說的「賣國」或「漢奸」這些可怕的難聽的勾當時，她就更加悲痛了。其實她雖善於編造謊話，她底心裏卻還是和一張白紙一樣地純潔和天真，她從來都是爲了把這個世界上底許多醜東西裝點得更美麗一些纔說謊話的，這就像她喜歡化妝，穿流行的花布衣服，是爲了把自己裝點得更美麗一些，是出於一種愛美的天性。她喜歡美，美是她底生命底唯一的泉源，在她這少女底幻想裏，她常說她愛美，甚至愛生命，並且她也相信這話是真的。而現在她又碰上這種可怕的決定著她一生幸福的難題了，這塊污泥塗髒了她底面，塗髒了她底衣服，使她無法見人。而這塊污泥便是爲了關心她底幸福，在三歲時便將她許給人家做媳婦，而她直到現在還一直感激著的父親，給她抹到臉上的。

她決心要勸勸父親，不要做這種醜事。但是突然她又懷疑了，「他能聽我底勸告嗎？」而且——一千萬的希望哩！一千萬不是個小數目，在這一筆龐大的誘人的數目之前，她感到動搖了。甚麼幸福和物質，不是金錢換來的？但她不知道父親的話是不是可靠，打一個對折，五百萬是靠得住的罷？我那時候卻將怎樣呢？當然，生活方式和現在是大不相同了，更豪華也更闊氣了。但是我底這些朋友呢？他們不會看得起我，不，他們還要罵我哩！不，我需要金錢！可是……我沒有了朋友，生命還成個甚

麼東西啊。沒有朋友的人生，那有多麼可怕！而更可怕的是你底美麗無人賞識，生命底價值和意義也就都要失去了。

而在這樣許多紛亂複雜的事件之中，特別的苦惱著她，使她感覺不安和可怕的，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那是這麼一回事：

H 埠法政大學的歷史教授李昂，是在學校裏很受學生歡迎和推崇的一位青年教授。他的受人歡迎，倒不僅在於年青這一點——其實說他年青，也僅爲了表明他並不老的意思，事實上他已有三十以外的年紀了。——主要的由於他沒有和許多大學裏的教授先生一樣莊嚴穩重的教授作風，也可以說是矯揉造作的學者派頭罷。他活躍明朗，隨隨便便，若要不加說明，準會以爲他也是學校裏的學生之一呢。這就架上了學生們願意和他接近的橋梁。而說起他底經歷來，卻更給了這些富於想像的學生們以莫大的趣味呢。第一，他在巴黎留過學，學生們便想像他必定考究穿戴，行爲浪漫，富於藝術自由的思想，有些簡直斷定他一定過法國女人底胸脯，而且，還不止一個兩個哩。第二，他回國以後曾經住過一回監牢獄，有人說是爲了竊盜，也有人猜想爲了鬪毆，但是大多數人卻都不信這些，他們不能相信這種幼稚的，幾乎近於侮辱的猜想出來的罪名，因此，他們就斷定準是爲了戀愛問題了。因爲他們從現實的材料中得到證明，李昂教授直到現在沒結婚，雖然已經三十開外的年紀，卻還是一個獨身漢。自然，也有人說他根本就是個獨身主義的。

至於他自己，卻從未向人談起監獄這回事。有人問起，也祇是笑笑而已。自然，他更決不會和入談起他那罪案底原委。

楊耀爾就是爲了巴黎，監獄，獨身主義，這些個新穎而富於浪漫色彩的東西，纔對他發生了很大的興趣的。因此不管怎樣忙碌，不管有多少男友請她去散步，談心，看電影，不管有多少女友請她去買花布衣服，做「參謀」，看對象，李昂底歷史課程她是一堂不漏的。因爲她很想找個機會問問這位教授，巴黎的女人到底是穿甚麼東西，有許多人說，在夏天是把珍珠穿起來，披在黑白分明的身體上。當衣服穿的，究竟這是不是實在的；若果真能那樣，她真覺得又羨慕，又嫉妬。並且她還要問一問，獨身主義底好處到底是甚麼，而奇怪的李昂教授爲甚麼又從不談起這些非常寶貴的問題。而有時偶爾在講述完畢的空閒，談述一些她所不懂，並且也不想去懂的問題，係甚麼巴黎公社，底功績呀，第二帝政底崩潰呀，或者金剛美國底生產過剩和「麪包線」呀……這些都不是她要知道的東西，而且連歡迎都不歡迎呢。奇怪的是竟有些同學說李昂教授值錢的地方也就在這裏，這纔是怪事了。而她卻是以另外的理由崇拜著這位先生的。其實就說是崇拜，也不過是崇拜著留學生，監獄，獨身主義這些東西就是了。至於他真正是怎樣的人物，自然不是她能瞭解的，就在其他許多的崇拜者中，——自然，不崇拜的甚至與他敵對的人們也要計算在內。——或者由於隔膜，或者由於嫉妬，或者由於愚蠢，

① 那是失業羣衆隨領麪包的隊伍。

真正知道他的也是非常之少呢。而楊耀蘭便曾這樣說過：

「我真爲他惋惜，爲甚麼他祇是穿中國長袍而不穿西裝？如果再把頭髮蓋造，在談話當中夾進幾句動聽的英語，那不更是歐美派頭了嗎？」

「你不知道，他是一個情場中的失意人哩！」

「噢！就算如此，至少他也得在眼睛上加一副細邊的金腿眼鏡，纔像一個大學教授底樣子呢。」就是這個不像樣子的——同時又是她所崇拜的這個青年教授，卻說了一篇在當時使她非常羞慚，而現在想起來卻又萬分可怕的演說。這是他昨天在學校裏舉行的H埠教育界慰勞馬占山籌備會上發表的，有許多話她都忘記了，但是有幾句話她卻記得很清楚，那是這樣說的：「各位先生，祇要我們看一看H埠的現狀，已是何等危急，而一部喪失了國家思想和民族信念的人們，竟荒謬到這般無恥的地步，他們不但在商業上和敵人依然保持著正常的關係，並且還用盡了心思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充當敵人底爪牙！各位，這是甚麼？這是道道地地的漢奸行爲……」忽然在會場上起了一陣鼓噪的掌聲，並且有些人乾脆叫了起來：「對！說的對！」「打死漢奸！」楊耀蘭這時卻忽然想起誰騙過別人的那個做日才翻譯的叔叔來了，如同這個欺騙被李昂教授給揭穿了一種，眼睛雖然昏暗了，臉色也陡然變得蒼白了，在她對面的一個新聞記者，她認得他是維維奇，在東三省日報當副刊編輯，正在得意地端詳著她。像要看穿她心裏在想些甚麼，她不敢再留在這裏，便恩恩走回家來。

可是，現在想起這些話來，就更感覺到牠底嚴重和可怕了。這可怕的黑影在暗中決定著她和她父親底關係，同時，又決定著她自己這一生底美麗的前途和幸福。而她竟完全被這可怕的陰影所擾亂，找不出一條好走的道路。

「唉，天可憐我！」最後她自己說。「慰勞和募捐終歸是要舉行的，那時我努力做出一些成績來就是了。父親做父親的，而我，做我自己的。」

自然，父親有了更多的財產，她自己也會有更闊氣的生活上面的享受，這一點她也是詳細地想過了。

第三章

八

從在學生時代，東方曙就以讀書用功，貌美膽怯出了名。他底相貌和五官身體，都生得均勻美麗，討人歡喜的。特別是他那溫柔而感人的眼睛，白晳而細潤的皮膚，和人談話時，自然流露出來的一種羞澀而溫和的微笑，一切都像似一個未見世面的女子。不過話雖然這樣說，他底身體卻是非常強壯的，就像一隻結實的小牛，從來不大知道害病生災的苦痛。

因為有這許多好條件，東方曙從在學生時代的時候，就已有過許多次如一般人所說的那種「桃色事件」了。也就是每一個青年男女必須經過的那種爲牠哭，爲牠笑，爲牠興奮，爲牠瘋狂的戀愛問題。每次都是女的先對他採取了親善的攻勢，每次又都是爲了同樣的緣由：羞慚，膽怯，不能夠恰當其時地將蘊藏在心裏的感情，用語言或動作表達了出來，將許多在後來認爲非常難得的機會都錯過了。這些在他自己看來很是下流而可羞的慾念，直到現今還常常有力地苦惱著他。

除了女性以外，在男性中間由於他這好相貌和好性情，博得別人喜歡的，除去父親以外，第一個

最愛他的人，要算是在大學讀書時的藍滄海教務長了。說起這位大教育家來，除去他那豐富淵博的學問，受到了許多青年和教育界的人們尊崇以外，更以追求理性，重視道德，熱心社會事業，卻又能悠閒自持，不慕名利，博得了全日壇——或者就說是全中國，各種各樣人物對他的敬仰。

於今藍滄海教務長，已經以遺老的資格，在日壇鐵路公園旁邊，自己建造的支雲齋裏隱居起來了。他這一生擔當過的兩件大事，除了在北洋政府時代做過一任國會議員之外，便是那一任十年的教務長的職務。於今他底弟子，真可以說是遍布天下，東方嚟便是其中之一。連那個被人辭退了的國文教員的位置，在當初也還是由於藍滄海教務長所賜予的一封介紹信底力量。

隱居後的藍滄海，他底生活確實悠閒到了極點，除了每月給日壇出名的一個報紙——東三省日報，——寫一兩篇星期評論，攪攪他那寶貴的腦汁而外，剩下的時間，多半是陪著各色來訪的男女客人談天消遣。因為他夫人已經死去多年了，並不會給他留下兒女，同時他又是一個重視道德的人，自從夫人去世之後，便立誓決不續娶，他自己寫了一篇文章宣稱，決以獨身的生活，來紀念亡妻底愛情。單是這一點，就不知博得了多少人士——特別是青年婦女對他的敬仰哩！現在陪他生活的除了一個十年老僕李福而外，別的甚麼人也沒有了。所以若是再沒有了消閒談天的客人，他的生活也許會是十分寂寞的。但是這一點不用耽心，多年的時光，他多半是陪著各種客人在客廳裏過去了；不但不會寂寞，並且有許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青年婦女們，也還都是他底座上佳客呢。至於別的甚麼，這

卻不能說，因為藍滄海不但以學識淵博出了名，同時他還是一位有名的道家哩。

東方曙來到日埠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拜問這位相別多年的教務長。同時，自然還有另外一個任務：那就是看看這位教務長能否再給我找一點差事做。

在日埠，剷雪齋也是一個有名的建築。牠底出名，並非是爲了牠底雄壯奇偉，像所有出名的建築一樣，是爲了工程偉大的原故。相反的，牠祇是一座普通磚瓦小樓而已，牠能够出名，完全爲了主人底名聲，也就是由於不斷的來往於藍滄海客廳裏的，大大小小的各種人物底傳播，和藍滄海自己在四十年生日時，作過幾首他自己非常滿意的剷雪齋自壽詩，發表在東三省日報底文藝副刊上，又得到了海內許多名流底唱和，因此這剷雪齋底名聲，也就更加廣大了。祇要一提起剷雪齋這三個字，就會令人想起在裏爾隱居著的這位學識淵博，德高望隆的教育家來；同時，也會令人聯想到那便是一個悠閒高雅底象徵。

雖說這祇是一所平凡的建築，卻也畢竟有與衆不同之處，在鐵路公園旁邊，一片十畝大的土地上，遠遠就可以見到這一所一樓一底的，本是米黃顏色的，因受了風雪的敲打而已經發白了的俱陵式的建築。在房屋四週，圍了寬大低矮的圍牆。這圍牆是用磚塊在基石上，砌成了古典的亞字欄杆式的花樣的。因此當春天來時，遠遠就可以從牆外看到圍裏像雲霞一樣開著的海棠和桃花。在這座圍牆的大門上，一邊題著一條對聯，字是藍滄海自己寫好，由泥水工人用土敏土做上的。上聯是「春風開

桃李。」下聯是「晴雪煮梅花。」一手好字底神韻，一經過了泥水匠底手，就變得庸俗了，但對於這副對聯底涵義，藍澹海教務長卻是十分滿意。因為他爲了這副對聯，確實費去不少的權思功夫。在他看來這對聯除了寫實之外，上聯還包含着他身爲教育家，所有子弟像桃李一樣被他培植得欣欣向榮的意思；而下聯卻把「晴雪」一語道破，並且又是何等清高風雅！

說黃雪齋是一個傑出的建築師，這是因爲他牆厚，門厚，窗戶是裏外兩層，每個屋子的牆壁，都修著高大壁爐的原因。雖然牆是一樓一底的二層小樓，牆壁卻就是兩個半磚，足有二尺多厚。一扇臥房的門板也是有三寸厚，稱起來準有一個兩歲牛犢那麼沈。而壁爐不但修得四四方方，又高又大（高到了門楣以上），同時在那雕刻著花紋的瓷磚上，藍澹海還特意請了一位雕塑教授在那上邊塑了一個尼采底塑像，這藝術品的製作，據說乃是一件未來派的作風，看起來鼻子雖未長在嘴唇下面，而鬚鬚又確未生在眼皮以上，但實在不大像個人相，若和海神廟裏的龍王爺比較起來，那對發怒的眼睛，和那撮發怒的鬚鬚倒有點彷彿。但藍澹海本人卻從未感覺到這一點，因爲第一，這件藝術品是名雕塑家底作品，而這位名雕塑家又是國內底名教授，像這般名家的作品，當然要與衆不同的。第二，尼采是他在中外古今所有的人物中，最爲崇拜的一個。雖然有些對待女人們的道德觀念在他看起來是並不適用的，這卻也不會減少他崇拜這位思想家的熱情。

至於黃雪齋裏客廳的布置，卻是中西合璧的。客廳中央是一張紅色的四方楠木桌子，桌子四週

是四張紅色的楠木坐凳，而在客廳四週，貼著淺黃噴花的牆壁上，放著好幾張綠色氈絨沙發。在沙發中間又安放了紅色的萬字透花小茶几。壁爐旁邊，安放了匠心巧製的書櫃式的無線電收音機。一切傢具，都在這間客廳裏發出了暗淡和諧的光輝，就像從不和外邊任何事物發生關係，而且將來也要永遠保持他這般安靜和平似的。多年來的藍滄海的生命，便也是陪著客人在這間精緻安閒的客廳裏面消磨了。

在這天藍滄海正陪著兩位來訪的客人在談話，已經陪伴他十多年了的老僕人李福，把客廳的門推開一條縫，立在門外警告說：

「老爺，有客人來了。」

「請罷！」藍滄海用那不知說了千百次的聲音說。

隨即有人輕輕地將門拉開，一個兩頰發紅的中年男子，挾著大衣和皮帽，在客廳門口出現了。

「您原來是您，東方曙！」藍滄海以一個歡迎的親切的微笑迎接上去，並且用那清激而柔和的口氣，視著局促不安的東方曙。「你甚麼時候來的？」他用力提了提東方曙底那隻凍得冰冷的麻木了的手帕。「外邊很冷罷？看你皮帽上都長滿了霜。」

「不，外邊不冷！」東方曙見到了客廳裏的另外兩位客人，就更加局促了。同時心裏想，「這可糟了，在生人面前，怎好求人幫助。」他很羞澀地說：「我是前天纔到的，特意來看看您。」

藍滄海非常高興。他栽培出來的得意的學生，並沒有忘記他。就像園藝家向人誇耀自己園裏出產的果子一樣，向著其餘的兩位客人說：

「我來介紹，這位是五家站高級中學國文教員，在大學時，國文總是考前三名的優秀文學家東方曙。」他隨即又注意了東方曙，底注意點並沒有放在他底介紹上，竟全被另外一個客人，羅維奇底服裝所吸引去了。羅維奇這天穿的是一套褐色的鹿皮工人服，在胸前兜袋上插著兩支紅綠筆桿的鋼筆。藍滄海皺一皺眉頭，略帶嘲弄的聲調說：「這位是運動家，詩人，兼革命家，東三省日報底副刊編輯，市立中學底國文教員，羅維奇。」

羅維奇很冷淡地握了握東方曙底手梢，然後將那刮得非常光滑的尖嘴巴擡起來，湊近東方曙面旁，像要使人欣賞他頸項上那塊非常突出的鵝鵝骨一樣，兩隻眼睛望著粉白的天棚說：「歡迎之至！」便又轉向與他同來的那一位穿著長袍，和圓口毡鞋的客人，日壇法政大學底歷史教授李昂說：「李昂教授！你們可以說是這個家和那個家，而我卻祇是一個勞工思想勞工和文字勞工！」

「我是不懂，羅維奇先生，爲甚麼你總是和我談起這些問題來！」李昂略帶憤怒的口氣說了。看著東方曙那局促不安的態度，覺得那是一個可愛的青年，像許多好性情的人一樣，是屬於多情又多禮的那一種人的。「東方曙是五家站來的麼？」李昂問道。「學校有幾班學生？」

經他一問，東方曙忽然急劇地心跳起來，臉更紅了，要不要告訴他，是否說實話呢，遂即他又生氣

了似的，「不，我已經辭職了。」

「呃！辭職了？」藍滄海略略驚異的說，「爲甚麼？」說罷，又做出了非常關心的姿態，將他剛剛與那兩位客人討論過的，一個圖要動手寫的星期論文輕輕的擱到楠木茶几上，用一隻鏤花錫製的鏡架匣盒，輕輕地壓著，等待著東方曙給他一個滿意的答覆。

東方曙完全惱怒了，「我不懂！」他說，「封建，完全是封建，問題很簡單，我……」他很想這樣說：「我愛了一個女生，」忽然他又膽怯了，他不知把這話說了出來，會引出何等反應，特別在其他兩位客人面前，這更減削了他吐露真情的勇氣。封建思想他是絕對反對的，在朋友面前，祇有談到封建思想這一類問題時，他纔會說得有聲有色，理直氣壯。因爲在他看來，在這種時代反抗封建，是每一個中國青年底神聖的天職。但是這次他卻沒有將那句話說出來，因爲那話一到嘴邊，他忽又害羞了。說出口來的變成這麼一句話：「問題很簡單，我底行爲有失檢點。」

「啊！在我看來，這又是一個男女之間的戀愛問題。真是典型的中國人！」羅維奇站立起來，兩隻手稍插進脅下的工人服裏，將嘴巴對準了東方曙，「如果你不見怪，東方先生，我相信我沒有說錯罷？」看見東方曙確是爲了這話更加手足無措的時候，他滿意了。他開始挺直胸脯，順著地板緣得意地踱了幾步，到壁爐跟前，像要跟壁爐上那個尼采底塑像談話：「這是一種傾向，一種……一種壞的傾向。時代需要革命，有多少青年，卻在這時找女人，講戀愛去了……真是中國人呀！」他略微停頓一下，壁

爐正發著熱氣，火焰熊熊燃燒底聲音隱約可以聽到。「這是革命陣營裏底腐化份子——不過，這要請在座的各位原諒！對於革命要忠實，做人要坦白——腐化分子，卻是要不得的。」

東方曙完全慌亂了，一片好心來拜問將他栽培起來的教務長，卻不料想碰上這般倒運的霉頭，他想起在小學時代，廖堂先生給他講論語，講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那句話時，那態度和口氣倒很像羅維奇，這時的語氣和態度。但那是封建，祇要是孔老夫子底話，當然都是封建的，所以當時他便用唾沫偷偷去吐那先生。而羅維奇卻是爲了革命纔這麼說的，革命事業和封建思想根本不同，革命本身便是反封建的，而反封建又恰恰是每個中國人底天職。因此他一聽到這些話，就完全混亂了，他不明白自己做了些甚麼，說了些甚麼，祇是不停地搓著兩隻手掌，怕冷似的，說不出一句話來。

「在我自己，完全不能同意你這種清教徒式的革命論者。」點睛坐著的那一位歷史教授說。「有多少錯誤的事情，正是因爲人們不肯——或者是不敢正視牠，纔被做了出來的。」

「那麼在你看來，男女戀愛也是革命的工作了？」羅維奇冷冷的問道。

「真是中國人底看法！」他又加上一句。

「難道我們不應該以嚴肅的態度，來正視這問題嗎？」

「好！」羅維奇輕藐地瞟了一眼正在默默注視著他們的東方曙，「我奉一個現實的例證，日本軍隊底砲火正在猛烈地轟擊著北大營時，而我們底少帥大人卻在北平和電影皇后跳狐步舞！難道

這不够說明戀愛誤國的罪惡嗎？」

「我要說明的正是這些事。」李昂反駁道，「有多少人，誤解了戀愛底意義，這現象不但在於腐敗的官場之中，就是在所說的進步人物，或者說是革命份子之中，也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哩！」

「革命份子」羅維奇叫了。

「是的，革命份子，難道到了今天，我們不該把男女關係給以正當的估價和解釋嗎？在封建社會裏，男女之間最大的障礙是人爲的不平等和不合理；如果你肯留心，便可以見到這種人爲的不好現象，今天仍然存在着多少十七八歲的少女，嫁給了五六十歲的老革命家，同時又有多少白髮蒼然的老人，在擁抱著——其實可以說是侮辱地玩弄著年青美貌的少女！難道這便是合理的？」

「李先生，就我所知，這正是合理的現象呀！」羅維奇快樂地說道，「因為這都是出於那些少女們底自願！」說罷，得意地微微一笑，有一句剛剛學會的新名辭被他忘記了，他從胸前那件鹿皮工人服的口袋裏，摸出一個金春記事簿來，翻了一翻又加上一句話：「莫非你能否認，這不是男女平權的民主主義的作風嗎？」

說到這裏，在這間精緻的客廳裏的人們便突然沈默了。藍澹海由於他那淵博學識的涵蓄，從來不在客人們爭論問題的中間去打岔。他要聽聽客人們底那些在他看來不大中肯的，也許可以說是可笑而幼稚的意見，然後再給以高貴的悠然自得的批評，因而那一場爭論的勝負，便也往往——幾

乎每次都是——由他這高奧的批評當做結論。

話題一離開本身以外，東方曙也很快就恢復過來應有的鎮定了。他津津有味地喝下一杯李福重新拿來的熱茶，等著李昂繼續說下去。

李昂捲起袍袖，像耍鬪拳似的，點起一支香煙來，變換了一個坐著的姿勢，將一隻穿著圓口毡鞋的腳，架到另一隻膝蓋上，徐徐地吐著煙圈說：

「在中國，這幾千年的歷史上，不知有多少貴人達官，他們都曾以自己特殊地位底尊嚴和光耀，吸引了千萬少女爲他們纏小了腳，束細了腰，——甚至於不惜爲束腰而餓死，以博取那些貴人達官底寵幸，而這些纏腳束腰的罪孽，卻又都是那些無知的女性所自願的，她們並且以此自傲！但是由我們看來，有誰能認爲這便是一種正常而合理的狀態呢？」

「我看也是！」東方曙再也忍耐不住，便不由自主的叫了。羅維奇底臉色忽然發了白，李昂卻祇沒有聽到也沒有見到一樣，繼續說下去。

「我們所要說明的，便是這一個問題：五六十年歲的老人，娶了十七八歲的少女，難道能爲了這出於她們底自願，便算合理的現象嗎？自然，這不合理並不僅限於年齡和生理上的許多屬於自然範圍的問題，而且在他們底態度上，也往往表現了他們並不是在找配偶，而是和許多人那樣爲了在籠子裏養一匹百靈開開心，或者缺一個鋪摺牀被的小丫頭那種事情，纔弄一個女的來。而事實上有多

少女人，都在爭著飛進別人底籠子，去當百靈鳥哩！」

「進了籠子也還能歌唱的。」

「可是她祇唱給一個人——餒餓她的主人聽；這現象存在於舊社會底腐敗官場中。我們不說，但是有所謂新社會的創造者，卻也要在籠子裏餓餓幾匹這種百靈鳥……」

「李昂教授，革命是神聖的。而你卻在詆毀革命家！」羅維奇略帶警告的口氣叫道。

「我並沒有詆毀的意思，羅維奇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位革命家。我祇是要說明這種現象，而且這現象也還存在於進步的革命分子之中。爲要避免這不合理的現象，我們便不當再是清教徒式的革命論者，我們應該有勇氣來正視這一問題，並且用嚴正的態度去處理牠。」

「我卻知道許多反革命者，」羅維奇完全憤怒了。

「我也在內嗎？」

「我雖不能這樣斷定，李昂教授，然而許多反革命者……他們都用種種口實，詆毀革命人物。」

「羅維奇先生，你錯了。這一問題未談清楚，你卻又拉來另一問題，因爲你先要拿這動人的名詞，像道士和和尚用以鎮壓魔鬼的現成咒語一樣，給我嘴上來貼封條，所以你錯了。如果你底記性還可以，總該記得張宗昌一流人物，當他們執掌政權的時候，曾用這種手段殺死過好些個真正維護資產主義的「共產黨」罷。這並非是爲了階級利益，真正的目的倒是爲的加上一個罪名來打倒異己。」

這時，李福小聲小氣地走近主人身前，從壓著星期論文的那個鑲花錫盒裏拿出一支香煙來，送給李昂說：「請你吸煙，李教授！」羅維奇看到了李福沒有再拿第二支香煙奉獻給他的表示，心中更加惱怒了。「你這老狗都看不起嗎？」他再仔細端詳，果然在他那庸俗的面孔上，流露著一種對於勝利者的詭詐的神情，給李昂劃開自來火。李昂正在悠然地吐著煙圈，他不能再忍耐了，穿上他的羔皮捲毛，皮面朝外的短大衣，做出預備跑了出去的姿势，藍滄海卻以一個親切謙和的微笑留住了他。

「請不要走，」藍滄海微微一笑說。這微笑，他是早已從在北洋政府當議員時，和人爭論起來，所慣常習用了的。不管多麼嚴重的局面，接受了他底微笑，馬上可以變為緩和而輕鬆的。「許多問題，都要經過辯論方能够發現牠底真理，這正是辯論可貴的地方。」他開始悠然自得的說：「至於男女關係這一層，我不同意你們兩位底意見，就和我不同意於尼采底意見一樣。在表面上，男女結合這是一個社會問題，或者是人類謀生的生活問題，然而仔細一想，這原是一個生物學上底自然現象。女的修飾得花枝招展，看來這儼然是取悅於男性，誤以為這是不合理不平等的社會條件下所產生的一種取媚男性的現象，其實從反面一看，這卻又正是女性能服男性唯一的武器。有多少叱咤風雲的英雄，卻能像狗一樣馴伏於女性溫柔的胸臆之下，也就是這種道理。同時也就是人類繁殖所必需的一種手段。女人如果都是醜陋不堪的髒物，有誰還願意接近她們而迫使她們吸引男性，增加繁殖的，並非她們自己，而是一種自然底力！她們不過是儘量實現自然意志的一種工具而已。這便又是自然現象

的第二個證據，明白了這些道理，爲甚麼在歷史上有那許多爲了女人而亡國的帝王，而今天卻還有在這等嚴重的關頭，日本人打進了軍事要人底大門，而那些大人物們卻還要同電影明星去跳舞，也就可以得到一種解釋了。」

像在所有的這種緊張而難堪的場合一樣，不管是多麼固執而憤怒的人們，一聽到了這般推理，追源於事無隔的名言，就會像漏了氣的皮球似的，很快就伏貼下去。而藍滄海退隱生活中的全部的名聲和威望，也便全靠著他這種客廳裏的，息怒止爭的與衆不同的見解，東三省日報上的星期論文，以及瓊雪齋裏大大小小，鑲了錦邊玻璃罩，配好鑲花楠木架的古董擺設，和尼采像片，珍本書籍，日常用具，這些東西維持起來的。就連他在這間精緻的客廳裏款待客人的茶杯，也還都是兩百年前，康熙年間的瓷器哩。

「祇要我們肯留心，」藍滄海翻過來他喫完了茶的一隻敞口，無把，卻帶透花蓋子的康熙瓷的茶杯說，「即使從一件日常用具的茶杯上，也能够表現出一種民族精神底墮落，這隻茶杯是兩百年前的民間用品，這是從瓷質的粗陋上可以斷定的，但是你們看呀！」他指著那杯上的花色，款式，命令著在座的客人來欣賞……

羅維奇雖然表面上顯示了不滿意藍滄海剛纔說過的關於男女關係的那些名言，以為那些話會減損了他本人底名望，心裏卻將那些話牢牢記住的。因為他從來不曾真心學習過甚麼，也從不會真心研究過甚麼，他要當一個革命家，不過是爲了運動家這頭銜已不像先前那般動人就是了。兩年以前，他還是以運動家的身分聞名於H埠的。因那時正是H埠底「運動全盛」時代，名聞全國的五虎將，三番兩次在遼寧、上海這些出名的全國運動大會上，打下了運動第一的江山，因此H埠底青年學生，不管男女都一齊立志要當運動家。H埠底教育當局，也就非常聰明地乘機產生了運動員免試的章程。不管是歷史地理或國文，運動員每堂都可以自由缺課去跑百米，擲投槍，如果有一個不識相的老師敢問一句：「嗚，爲甚麼你不上我底國文課？」那運動家們馬上可以毫不客氣地回答他一句：「你要限制我練習百米嗎？」事實上也決不會有這種糊塗老師，肯這般不識相地去找運動家們底釘子碰。因爲當老師的都深知道，運動員是學校底瑰寶，一個學校底出名，——其實也可以說是H埠或者整個東北教育當局底出名，——是全靠著運動家們在全國運動大會上奪得的錦標的一個國文老師底貢獻，決不會超出於一個運動家之上的。所以誰若有膽量得罪運動家，那就是祇好他自己滾蛋了。一個有前途的運動員，學校是無論如何也不肯開除的。豈但不肯開除而已，夏天的紅氈西瓜，冬天的牛奶點心，照例這都是體育教官必須孝敬給他所訓練的那些運動家們底禮物，或者像他自己那樣，說得好聽一些，就叫牠做運動獎品罷。因爲這時一個中學校裏底體育教官，起碼可以得到大

學教授那麼多的薪俸，若果他教誨出來的這批運動家們能爭氣，能在每年照例有幾次必須舉行，以壯觀瞻的體育大會上，再得到一個兩個的錦標，學校當局至少又可以再給他每月多加二十圓的生活補助費。所以祇要是一個稱為該校的體育教官，他一定有許多別開生面的教誨法，去訓練那些在體育會上爭雄角勝的體育家的。

雖然這麼說，體育家們是學校裏底天之驕子，任所欲為，可是祇要一到了畢業考試，學校當局卻準有一門兩門功課給你不够分，不要說運動家平時都學習了體育，難得在別的功課上得到够格的分數，即使果真樣樣都好，每一試題都答覆得呱呱叫，聰明的學校當局卻仍然不會三個兩個學期以內，就隨便讓你及格畢業的。除非留校的運動家們，已經有了及格的候補者，能够在上海北平這些運動大會上，代你奪得一個半個錦標，能够給學校或者是江埠底教育當局博得幾聲喝采，讓參加運動大會的所有全國各地底比賽者，參觀者，新聞記者，特別是，最高教育行政機關所派的評判者，檢閱者，以及所有的大人物們，都異口同聲地叫一聲「江埠底教育辦得真好！你看他們造就了多麼出色的運動家呀！」運動家們是決不能畢業離校的。

而這便是江埠教育當局所執行的，聰明的體育至上政策。

但是現在不成了，江埠底運動全盛時代早已過去了，自從五虎牌之一的孫綬，丟去了北平，其餘的四虎也都東分西散，繡維，奇見，風轉舵，也使由運動家一變而為革命家，因為在他看來，這時的革命

家正和兩年前的運動家一樣，受人家底重視和歡迎的，雖說他看準了風勢，決心要當一名革命家，關於革命的書籍他卻從不過目的，因為他覺得那些東西太淺薄，雖然我們有時也可以見到在他手裏拿著一本兩本嶄新的甚麼主義和甚麼選集之類的東西，可是那祇有在談到某人的言論及事業，或者某一個上了書本子的革命前輩是「我底朋友」時，爲了檢查方便，纔隨身攜帶的。

另外他還是一個自命非凡的詩人，說起這個來，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自從半年以前，他當了東三省日報底副刊編輯，他便在自己勢力範圍之內的那個副刊上，發表了一篇驚人的充滿著政治意味的詩論，題目是甚麼，我們也不必管了，內容倒是以基督衛道者的精神，痛詆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詩歌便走上了厄運，因而產生了這麼許多不三不四的新詩人。用他自己底說法，這些不三不四的詩人同時還都是神經衰弱的瘋子，因而在結論上他發下了這麼驚人的預言，預言等他一朝權在手的時候，定將這些瘋子送進瘋人院裏去。後來據他自己調查，果然有些詩人就此停筆了，爲的恐怕當真被他送進瘋人院，從此他便又成爲日埠上獨一無二的有名詩人了。

他這時聽到藍滄海談說這隻唐熙年間底茶杯，如何貴重，如何精緻，表面裝做冷淡的神氣，私下卻暗暗記在心裏，預備好自己去到舊貨攤上買一隻舊茶碗，拿到家來照樣誇示給別人，以顯示自己底淵博。革命和古董，雖無聯帶關係，幫深博大的學識，總需要別人領教領教的。

「你們看呀！」李福重新拿上茶來，藍滄海命令著他底客人說：「這雖是一件民間用品，但你們

看牠底款式有多麼精緻！花色又是多麼雅致鮮豔！這表示了一種力量，表示了生在那時的人們，除了衣食之外，還有力量把生活弄得更好一些。可是你們再看今天底瓷器，總是最好的質地，也祇被胡亂塗上些八大山人便了事，款式就更不成樣了。從這一點上，就說明著一個民族底墮落，是從四方八面在解體的。」

東方暎對於藍滄海底知識淵博的談話，從來祇有驚嘆和感服。這時很想找出幾句恰當的話來恭維恭維，但因一時想不出恰當的言語來，又臉紅了。而李昂卻在心裏這樣說：「雖然你知道得更多，也不過是這許多古董中間底一個就是了。這客廳和整個羨雪齋，便是爲你自己裝配的一個很好的古董架子。」

不過這談話中心一超越了論爭以外，羨雪齋客廳裏底空氣馬上便又融和起來了。除了那隻茶杯以外，藍滄海拿出了好幾種一百年前所製的描花器皿，和乾隆朝代的花瓶魚缸等物，從四方八面來證明這一個正在解體的老大民族，確是一天天在藝術上，道德上和日常用品上，逐步地崩潰下去。李昂記起了他在巴黎留學的時候，也會在博物館和古董店裏，見到過許多珍貴的，代表著東方文化的中國底古物。不過那究竟是代表著過時了的封建時期底藝術，從那許多珍貴藝術底製作上，都充分說明了中國底封建時代曾經達到過的全盛時期底高潮。而這一百年來卻是中國底封建制度逐步解體，逐步消滅的時期，直到現在，也還有大部分還是停滯在封建狀態裏的，不過總的方面，卻是在

迅速地崩潰著，並且向新性質的社會環境發展著的。若是拿著這一點來解析藍滄海所認為崩潰沒落的東西，正是不足為怪的，在他看來這種藝術上底解體現象，祇是爲了人們都在加速舊社會底消滅，因而不能有充足的時間和力量，創造出一種新的東西，來代替那些古董的原因。不過李昂是從不願多發議論，而且他還有一種特性，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他是不和別人爭辯的。因爲在他看來，爭論本身便帶有誇耀的意思，而誇耀自己，正是他所竭力反對的。

在這些學者、教授、革命家們得意人物底面前，東方回想起個人底職業，生活和前途，不覺一片渺茫，他很想提起精神，和藍滄海說明來訪底本意。他現在處境有多麼困難，既然多了一個女人的負擔，同時還又失了職業。但是當著兩位初次會面的客人面前，他完全失去請求幫助的勇氣了。「說呀！說呀！」他命令自己道。「祇要說出來，我一定給你幫助的。」剛要開口，忽然他又感覺爲難了。「唉，無用！你呀！真正是個無用的人。」他暗暗抱怨自己底無能，不覺有些氣憤了，他狠狠抽完一支煙，下了最後決心要把他底困苦說出來，可是羅維奇卻先說了。

「東方先生讀過詩嗎？」

這聲調在東方聽來，很像他自己當中學教員時代，在講臺上和學生們說話底聲調。不過他知道羅維奇除了是一個革命家之外，同時也還是一位有名的詩人。他很羞澀地說：

「讀是讀過一兩本，不過早忘掉了。」

「啊！我想的不錯，果然讀過，讀詩真是再好不過了！詩能養性！」羅維奇遇到讀詩的知己，得意地笑了，不覺地加上一句說：「詩能革命！」

突然他又問道：「你讀過誰底詩？」

東方曙一陣心亂，避避將眼光投到地板上，像準備考試的學生似的，愕然地竟佇立在革命詩人底面前了。他從未聽到過有人把詩和革命的解釋和關係，統一看這般融洽的。當時他很想說他讀過杜詩鏡詮和李太白全集。不過一想不對，這是一位革命家，在革命詩人面前，應該說兩部新詩底書名，一時實在卻想不起甚麼來，因為著急，心都劇烈地跳了。最後終於想起一部。

「我讀了蔡元培底嘗試集。」說出口來，纔又記起嘗試集原是胡適博士底大作，並不是蔡元培的。
「呃？你怎麼要讀這種東西？」羅維奇驚異地說道：「寫新詩的都是瘋子？以詩論詩，倒還是袁枚的漁洋精華錄是成功的作品！」

「哪裏，漁洋精華錄是王士禛作的，不是袁枚。」東方曙這纔安心，羅維奇沒有挑出嘗試集底錯誤來，而他卻給這位革命詩人糾正了錯誤。

「啊，我真是中國人，中國人！大事聰明，小事糊塗！不過定要談到新詩的話。」羅維奇繼續說道：「除了我自己底那本革命詩集而外，倒是我底朋友適之底作品還看得過去。」

「他原來認得胡適博士哩！」東方曙不由在心裏叫道：「爲何他卻不糾正我底錯誤寬大？這是

他底寬大！而我卻馬上哀哀王士禛地說了出來了，淺薄！呀！真是淺薄！他羞愧地暗暗責備自己，最後竟惱起自己來了。

「原來你也是適之底朋友？正在吩咐李福慶咖啡的藍滄海，擡起頭來問道。

「怎麼不是他底第一本白話詩集，有好多問題都已採取了我底意見，準備再版時修正呢。」

「你這是說他底嘗試集了。」

「是呀，是呀，長……長……」羅維奇非常費力地，用一根指頭敲著他底腦骨蓋。

「嘗試集。」東方曙說。

「是呀，相思集！」羅維奇這纔恍然記了起來，大聲叫道。

藍滄海微微一笑，略帶嘲弄的聲音說：「不是相思，是嘗試！」同時心裏說道：「你真是一個可憫的人呀！」

「唉，我真是中國人底記性，轉眼就忘！」羅維奇責備著自己。「不過這一點我可記得很清楚，」

他接著說：「我和他做朋友的時候，他底身體……已……」他很想詳細描摹一番，這位朋友底身體是胖還是瘦。

「有些發胖了。」

「是呀，有些發胖了……有些發胖了……而且，還留了鬍子！」

「留了鬚子」藍滄海驚訝了。

「是呀，留了鬚子！」

「不見得罷？」

「一點不錯，適之確是留了鬚子的！」

「我不能相信！」一提起這位出名的朋友，藍滄海便興奮起來了：「雖然幾年不見，別的朋友卻是常來常往的，我怎能從未聽到？」

「哎，你還不肯相信嗎？他昨天纔寄來一張在十剎海照的相片給我，不但留了鬚子，而且還是仁丹式的八字鬚哩！」

藍滄海沈默了，但他仍然不能相信這位多年不見的朋友，竟也留了仁丹鬚子，鬚子這東西，在他看來是象徵老年的，所以他不贊成五十歲以下的人來留鬚子。

「既然這樣，羅先生，」藍滄海沈吟著說：「再來的時候，請你帶給我看看，留了鬚子的適之，究竟是甚麼樣子了？」

「甚麼你要看？」羅維奇叫道：「好罷！不過——他沈吟著像回憶一樣——提起十剎海來，那還是在北平的時候，常和適之一同遊耍的地方哩。」

「甚麼時候帶來呢？羅先生！」

「有一次，我同適之一起到東交民巷去理髮，那理髮師呀……」

「羅先生，問你幾時能把照片帶來呢？」

羅維奇卻像沒聽到這些話似的，祇管繼續說：「那理髮師呀，嘿！一刀子將適之的右嘴角上的鬍子給刮去了一大塊（他本想說一小撮，卻不知怎麼又變成一大塊）」「你瞎眼嗎？」我問那理髮師。適之卻攔攔著說：「得，老弟！今天就算咱倒霉！」轉過臉來他叫那瞎子，那楞頭楞腦的理髮師說：「來來！你既將我右嘴角上的鬍子刮去了，左邊的還留牠做甚麼？索性兩邊都不要了，祇留一撮在中間還好些。」結果仁丹鬍子被剪成了小短鬍。

「呃？」藍滄海驚異地聽著這些新奇的報導。「原來還有這等事！」

「你當怎麼的？若是我呀，」羅維奇伸出一隻手來，用無名指指著自己底鼻尖說。「刮去了鬍子不把理髮匠底大牙打下來！」

「後來呢？」

「後來修鬍子，自然不敢再去請教那位理髮師了。不過……呀！我又忘了，你不是要看適之的底照片嗎？」

「是呀，是呀。」

「就這麼的罷，明天一早，我準送來……啊，用不到客氣，或者，今天晚間，喫過晚飯以後，我準來就

是了。」

「也不要這樣急，難爲你了……李福來給羅先生倒茶來！」

「哪裏，哪裏，喫過晚飯，請你等我，我準來！」

「我們還是不要再談胡適博士底鬍子罷！」李昂擲掉了擊在手上的最後一顆煙蒂說：「羅先生，我們祇顧討論男女問題和胡適博士底鬍子去了，我們倒是爲甚麼到這裏來的呀！」

「呀！這件大事倒又被我忘記了！中國人，我們真都是中國人底記性呀！」羅維奇從那捲毛大衣的口袋裏掏出一張寫了許多字的紙來說：「藍先生，我們是找你簽名來的呀！」

藍滄海接過那張紙來，從頭到尾看了一遍。這是一張日埠教育界慰勞馬占山籌備委員會的一張宣言，李昂和羅維奇都是發起人之一，藍滄海都一字不漏看過了。另外還有許多發起委員，也都是他底朋友。當時他毫未思索，也跟着簽了自己底名字。對於這種事情，藍滄海是從不拒絕的。這並不是說他對於這些事情，感到多大興味，像許多青年一樣是爲了有一種力量壓迫著他們，不得不然的原由；而是爲了他在這變化萬狀的社會生活之中，由於經驗和理性，決定了他自己底一種服從理性的生活態度，對於進步的人物，付以溫和的鼓勵和希望，對於落後的人物，也付以溫和的寬恕和憐憫，這便是他與衆不同的慈藹和諧的作風。而所謂進步的人物，都是爲了給社會創造一個新的前途，這前途底好壞，且不必管，單是這樣要求著更進一步的意志和勇氣，是值得他底同情和勉勵的。

他簽了自己的名子，遞給羅維奇，問道：

「在這種場合，你們發起慰勞運動，真是太有意義了。不過，準備的工作，你們都做好了麼？」

羅維奇早就在準備著，給李昂一個報復。藍濟海這一問，他認為機會來了，便爭先說：

「準備好了，前天還開過一次籌備會議，我當臨時主席，而李先生——不，李教授，當的記錄。」

「好極！好極！主席和記錄，都是同等重要的。」

「但是我不能不說，李昂教授，羅維奇急促地說著。「你那天應做的工作，並沒能盡職。」

「你這是做甚麼？」李昂憤憤地說。「找岔來了！」

「是呀，羅先生，有話最好慢慢談。」藍濟海把臉轉向含著愠意的李昂：「你對於目前的危機，總該有些意見的？」因為他正在寫的一篇星期論文，題目就叫做國運民族的危機。

「而且，羅維奇繼續說：「我那天做主席底時事分析，你並未記錄下來。」

李昂祇是蹙一蹙眉毛，表示他內心的憎厭和煩躁。對於羅維奇，雖然他早就帶著幾分生理上的不喜歡，他那生著麻疹似的酒糟鼻子，和不必要地帶著水晶鏡子的那一對常會使人想起和辛一樣的眼；對於做人，他是沒有想到他竟這般嫉妬和小氣，並且，最使李昂覺得難耐的，他竟那樣喜歡吹牛！李昂在自己心裏說，而且他吹牛吹到了那樣愚蠢的地步！

H埠教育界慰勞馬占山籌備委員會底總務部主任，是李昂擔任的，而宣傳部主任卻是羅維奇，

對於這樣一位同事，大大地將他底堅定的心情激動得煩亂了。羅維奇底那些愚蠢的談話，不單引起了他底憎厭和煩躁，而且使他覺得害臊，臨滄海一定會看到，而且會說：李昂是和這樣一種人物在做工作！想到這一點，就非常劇烈地傷害著他底自尊心。

「我一定不能同這種人合作！」他在自己心裏喊叫著。「不能够！我不能忍耐，羅維奇會毀壞了整個工作的。」

可是他又想：「難道我真能馬上就和他分裂麼？若真的即刻分裂了，那別人又將怎樣嘲笑我！別人會說我虎頭蛇尾，會說我胸襟狹仄，一定的，他們會這樣嘲笑我的。」

在當時，籌備委員會是爲了羅維奇是東三省日報底文藝編輯，同時又是市立中學底國文教員，纔推他做宣傳部主任的。果然在第二天的東三省日報上，就出現了一條慰勞馬占山將軍的新聞，那新聞是用了「日壇教育界領袖，文化界權威，發起慰勞……」這樣的題目開了頭，隨後排列在第一名領袖的人物，便是這位宣傳部主任，詩人兼革命家——羅維奇。

「這太不像話了！」見到這個宣傳的另外兩位發起委員和李昂說。「你來看罷！我們推他做宣傳部主任，而他卻來宣傳他自己。」

「既然開了頭，總要互相容讓一些啦。」

「容讓好！你這是甚麼哲學，李先生！」

那位發起委員思忖著給李昂一個恰當的形容。

「原來是一位中庸主義者。」

「你瞧著罷，一切的事情，是會失敗在這位宣傳主任底手裏的。」

但是在李昂看起來，人是都免不掉有缺陷的，不過這缺陷表現出來的方式不同而已。喜歡吹牛，雖是羅維奇的缺陷，但他做事熱情，這卻也是他底好處。「開會啦，開會啦，」每次開會的時候，照例都是羅維奇這般熱心地召集著所有的人們。而且每次開會的時候，不是由他當主席，便一定是由他當記錄。同時不管他擔任任何的職務，照例有一篇很長的言論，如果他當主席，便要在散會之後，詳細地校正過了別人底記錄稿，再蓋上他自己的圖章，然後再鈔寫一篇，發表在東三省日報上。若是當記錄的是他自己，便在記錄本子上至少留下五頁的空白，預備開過會後好填寫上去。

這許多事情，當時在李昂看來，雖然羅維奇是過份富於宣傳他自己，另一面卻也表示了他對於這些工作底熱心，所以他寬恕了他。

「我可沒有料到他竟這般愚蠢！」李昂在自己心裏暗暗地叫著。

「而且蠢到了這般使人憎厭的程度！」

「危機是够嚴重的。」

李昂帶到了藍滄海在那裏思忖著他，打量著他，而且在等待他底回答。李昂已把咖啡燒好了，小心地撤去了各人面前的茶杯，這都是些喫綠茶用的中國茶杯，然後纔又擺上喫咖啡用的德國瓷的杯子。

藍滄海輕輕地用兩根指尖夾起一塊沙糖來，放進那隻帶把的杯子裏，嗤地一聲溶解了，他拿起杯子來，恐怕燙傷了嘴唇似的，輕輕地喝了兩口，然後放下杯子說：

「這幾天的變化很大呢！」

「等著瞧罷，國聯會給我們好辦法的。」李昂用鼻音回答著。

「我們可也不能小看了國聯。」藍滄海用沈重的口氣說：「你總記得馬關條約，是虧得國際上底干涉的。」

「那也不見得對我們有多大的好處。」

「自然啦，那樣一大筆銀子，三千萬！」藍滄海微微地一笑。這笑的意思，像在反對著他自己底談話，彷彿是說：「究竟不算太多。」

「這些國際友人要起報酬來，也就够我們受的。」

「這纔真正是塞翁失馬！」藍滄海大聲笑了起來，「外交纔真正是多角關係，撚酸喫醋，簡直是

小老婆底態度。你看大清帝國給了俄法德日……這些小老婆的甜糞，奧斯美利堅來晚了就大叫著機會均等！中國這個大老爺，他底小老婆太多了，都在等待著牠底恩澤呢。啊啊……」

這一次，藍滄海沒有遲疑，一口氣喝乾了杯裏的咖啡。壁上的八音鐘，正在鏗鏘地有力地敲了一下。

「其實，我們最大的危機，還不在外交這上面。」李昂說話的時候，第一次將他兩隻手指的關節，按得比剝作響。

「呢？」藍滄海噓了一口氣，輕輕叫道。

「重要的還是內政問題，」李昂繼續說。

「那麼軍事呢？」羅維奇掉過頭來，輕聲問道。

「沒有堅強的抗敵政權，軍事是不會有多大成就的。」李昂說得非常肯定。「更何況我們底軍事首領，不是保全實力，就是不抵抗。這是你親眼見到的。」他指著那一張慰勞馬占山的宣言說：「龍江底戰事，打得這般激烈，可是除了我們慰勞慰勞而外，五埠上有實力的軍事首領還不是在隨岸觀火？他們不肯發一個兵去，他們恐怕減削了實力，恐怕犧牲；不久這火會燒到他們自己身上來的，那時他們後悔也晚了。」

李昂說得興奮起來，他不能再安靜地坐在那裏！便站起身來，在這間精緻的小客廳裏走了幾轉。

在壁爐跟前，他停下了。爐裏底火，還在熊熊地燃燒，一道中午的陽光，正從窗外射到他底臉上。因此他底臉色顯得發紅。

「這是很明顯的，」藍滄海帶著一種飽經憂患的泰然自若的神色說。「東北的戰事是快要結束了。」

「快要結束了？」東方曙像受了驚嚇一般地叫了出來。從很早他就想說幾句話了，但是他沒有找到機會。因此使他沈默了半天，一直在聽著別人底辯論和談天，而他卻像一個小孩子似的被人家拋棄在一邊，這寂寞使他感覺苦痛。於是他想起了自己未來的職業和過去的生活，想起和那個偷運煙土的押車員打架，又想起了日本軍隊底徽幟。恰好這時他聽到了藍滄海底談話，他覺得機會來了，便將那天身歷的驚嚇，詳細地重述了一遍。

「終歸戰事是要結束了。」

「我看卻是纔開始。」東方曙很天真的拘泥著他自己底意見。「你們看到過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南京宣言麼？那裏邊說過矢志與國家共存亡的話，而且溷溷又打起來了，這不是大戰開始了麼？」藍滄海沒有答覆，祇是微微地一笑，這微笑表示了一種嘲弄的意思，同時他從心裏感覺到，「爲何東方曙竟天真到這種地步呢？竟把宣言上的文章也當做真話聽了？」但他沒有說出口來。

「溷溷戰事可真是激烈呀！」東方曙就像親眼看見的一樣，他述說著十九路軍底英勇。「唉，十

九路軍可真是了不起了，一個中國兵，打他三個，這還不算，聽說投降了的日本兵，都是在水田裏跪著向他們叫爺爺的。」

「最厲害的卻是廣東飛機，羅維奇插嘴道：「你們沒聽廣播麼？四十架飛到上海來參戰了。飛到蘇州就和日本飛機開了火，這還不算。有兩架飛機在黃浦江上炸沈了四隻日本兵艦，這纔稀奇！聽說是那飛機在天上旋轉的，瞄準了兵艦上的煙囪，就投進炸彈去的。轟……轟……轟……」

他這次說得別人都笑起來了。他自己也很滿意，雖然這件動人的新聞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可得到了別入底欣賞。於是他更相信那新聞是一件真的事實，而不是由他創造出來的了。

藍滄海卻是從心裏感覺得這一場戰事是快要結束了。因為他看出政府和民衆，都在全力依靠國聯，因此，中國自己是不會同日本開火的，更何況國聯又宣傳著要派調查團來了；毫無問題，中國還要自動地放棄許多土地和利益，好造成日本最大的罪狀。而日本卻乘著這個機會發展了起來，中國底不抵抗政策，這是日本軍部所求之不得的。「若果給他一個打擊，也許會使他們知難而退的。」藍滄海在心裏這樣想。「但是晚了，已經晚了！」他自語著。日本不費一槍一彈，佔領了整個的東北，有四分之一的歐洲那麼大！真是奇蹟。中國自己要是不抵抗，放棄了這大塊土地和人民，竟又妄想著叫國聯給收復回來，想的不算不好，祇是太夢想了。「等著看罷，」他在自己心裏說。「國聯不來共管就算好的。」在理智的判斷之下，他完全同意了李昂底意見。不過有一點是李昂還不知道的，祇要「新國家」

一成立，戰事就將停止了。

「唉，今天纔得到的一個重要的消息。」他深深的皺著自己底眉毛。「迎變——就是迎變宣統底專使，不久就要出發了。」

「迎接宣統？」

這消息震驚了所有的這個小客廳裏的人們，但是他們卻又沒有容許自己懷疑的餘地。不但以藍滄海這高貴的地位，不容許他們懷疑，便是從他說話的語氣上，也暗示了一種不容懷疑的堅定性。第一個被這消息激動了的是那個陪著藍滄海在這所幽雅的黃雪齋裏，度過了十年光陰的老僕人——李福。他幾乎用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至少當著他底主人和客人們底面前從未有過的一種大膽的放肆和驚歎，訴說著李淳風底推背圖果然應驗了。

「唉！唉！怪道今年秋天的稻子都是結雙穗！你們可聽說過麼？這是一種預兆。真主出世底預兆。推背圖可真是靈驗呀！前知八百年，後知八百載！那邊不是寫得明明白白麼？『禾生並蒂，真主出世。』可惜我底學問太差了，看不懂，李先生，您是有學問的人，可見過推背圖麼？」

「我不懂，我沒看過。」李昂說。同時他心想：「這就是藍滄海所說的，戰事快要結束底根據了。」而在羅維奇底心裏，當時卻起了這麼個想頭：「天啦，皇帝都快要來了，怎麼我們卻還要來慰勞馬占山，真是傻瓜透了！」自然，這話他是沒有說出口來的，他祇是很謙厲地和李福分辯著：

「你懂甚麼？推背圖都是胡說騙人的。」

「羅先生，您可不能那麼說！」李福竭力爭辯著。「我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對於國家大事，真是看了又看，聽了又聽的，要說到民國以後的事情……可不是我腦筋舊，真太不像了！先前哪是這個樣子的？不講別的，前清時代紙要在大街上出了個路倒或上吊的，可就不得了！鄉紳地保，都要抓來過過堂，於今這世界，死了人不如死隻鷄子，別的更別談啦……」

東方曙這時可沒有去聽李福這些爭論的心情，他祇是很激動地問著藍滄海：

「藍先生！你看我們不是變成朝鮮第二了麼？藍先生！我們真沒有救，一點辦法都沒有了麼？」

他一邊說，一邊忍不住就要流下眼淚來，但他恐怕人家看見，連忙轉過頭去，裝做捏鼻涕的樣子，拿出一塊手絹來敏捷地將已經滾出眼眶來的淚水擦去了。

「不，不會的。」藍滄海看出了東方曙底激動的情緒，便安慰著他，一邊又倒滿了「杯咖啡，咖啡在冒著濃濃的香氣，他很細心地用來銀鑿花的小茶匙攪和著杯裏底沙糖，茶匙和杯子，發出了清脆的鏗鏘鏘的響聲。一邊慢慢地說，「我所耽心的危機，——李先生，我說我所耽心的最大的危機，就在這裏。」彷彿他在東方曙底身上看出了甚麼東西一樣。「這便是我們底民心……唔，民心。」

「民心，不錯。」李昂重復著說。「民心不死，中國不亡，這是很可以做宣傳家底口號用的，但是我們不是宣傳家，我們要做事，真正做出事情來看的。坐在家裏或者對準了播音機來喊幾聲民心不死，

是不會有作用的。」

「或者，你在懷疑宣傳底功用？」

「不的，」李昂說：「宣傳要有行動做根據，纔會有用。」

「這就是了。」藍滄海輕輕搖著他底頭，從香煙盒下拿出他正在寫著的那一篇星期論文。
「你看，李先生，我正在寫的這篇論國運民族的危機，我覺得還有些道理的，後天就可以登出來了。」

「那時我一定要奉讀的。」李昂回答說：「現在我要去了。」

第四章

十一

H 埠冬天底夜晚，是多風漫長而寒冷的。

天亮以前，窗外呼嘯著凶猛的北風，雪可停了。松花江大飯店底女主人——張氏，第一個從夢中醒了過來，她擡起頭望窗外邊，還是一片糊黑，幾個鑽石大小的星子，雪亮地鑲在天上。

多少天來，一到鷄叫的時候，張氏便從許多奇奇怪怪的夢裏醒來了，她剛剛也是從一個驚人的夢裏醒了過來，她清清楚楚記得她們一家人都坐在一輛油彩輝煌的大馬車裏，馬車前面駕著兩匹黑毛閃光的俄國種的高頭大馬，那個趕馬車的人便是她的丈夫楊鯉亭。

她和她的姑娘楊耀蘭，兒子楊耀祖，小狗花兒，都坐到那雪白的柔軟的車墊子上，楊鯉亭坐到御臺上，搖一搖擎在手裏的鞭子，鬆了韁繩，馬就往前飛跑了。

起初路是平坦的，路旁開滿了野花，在一片黃金色的陽光裏，花草被風吹得微微搖曳。路上的行人都用了一種驚奇的眼光，睇視著這一輛豪華馬車的飛馳。漸漸地行人稀少了，楊鯉亭已將這輛馬

車驅趕到了一座陡峭的山峯上，山下是一片驚人的波濤涵湧的大海。車輪在無路的山峯上像風車似的滾轉著。

「你這是幹啥呀？爸爸？」她底兩個孩子驚惶地叫道。

「我要你們看看我底本領啦！」楊鯉亭用力地拉緊了韁繩，哈哈大笑。

「你可要當心呀！鯉亭啊，咱們一家大小，都在這輛車上啦！」

張氏說話不迭，忽然車身一搖，那輛豪華的馬車，早已連人帶馬滾下山去。山下那一片翻滾的海濤，吼叫著露出了像要喫人的白牙，她驚恐地尖叫一聲，便從夢中驚醒了。

「嘔，嚇殺人！嚇殺人！嘔！」

張氏帶著夢裏的驚悸，心慌意亂地扭開電燈，寢房裏馬上變亮了，火紅的繡花緞被，在燈光下閃閃發光，花兒正在火牆脚下安穩地睡著，聽到主人醒了，她睜開了卑順的小眼，爬了起來，伸一個懶腰，就一下子跳到了張氏底懷裏去。

「噢，我底花兒。我底寶貝。凶夢有財，逢凶化吉！凶夢有財，逢凶化吉……！」

她默默地禱告了幾遍，並且說出聲音來，但是心裏還得不到安靜，她想起昨天前天，也都是同樣被怕人的惡夢給嚇醒了，心裏就更加不安起來。

差不多總是幾件同樣的事情，就像幾塊堅硬的無法消化的石頭似的，攔攔碌碌地一天到晚橫

在她心底口上，使她得不到一刻寧靜，就是夜裏，睡眠都得不到安穩。她憂愁地歎了兩口氣，為她們底這一家家運，也就是為她丈夫、兒子和女兒這些人底幸福而焦慮著。

第一件使她耽心的事，她不知道她丈夫底那個未來的差事——官當局長——是否有把握。「要是鯉亭真能走這一步運氣呀……」她帶著一種祝禱的虔誠，暗暗叫著，「那真是合家底造化了。」

於是她想起三十年來和丈夫日夕經營著的那一個最後的目的，是愈益接近了。那個最後的目的是甚麼，她從沒有具體地想過。其實她也不能夠去十分詳細地描摹那一個寶貴的前景，這猶如一個挖掘金礦的人，在他正在挖掘的時候，誰能夠斷定他究竟能挖出多少金子來呢？也許她會成爲世界上底一等富翁，也許他祇不過挖出一點金屑和石子而已，結果連挖掘的本錢也不够。

不過有幾件事情使她妬羨的：她每次見到日埠特別市參事兼東三省日報社社長富熙底第一個小脚的中國夫人，帶領著她那年長的女兒富蓉，坐在兩匹大馬拉著的雙人馬車裏打從街上駛過的時候，確曾使得她又妬羨，又驚歎，而發誓自己也要備置那樣一套闊氣的馬車。她看到了那車夫穿的是一身黃色的俄國式的皮外衣，一頂黃毛的土耳其帽子，連馬腿上，還都在腳踝上纏著黃綢子布呢。其次是她每次從交通銀行門前經過的時候，她都要對著那所灰色的巍峨的大廈欣賞半天。這座無言的建築，竟那麼有力地吸引著她，使她對著牠那黑色的大鐵門，光滑的高臺階，士敏土的大圓

柱，都起著無限的羨慕和愛撫，如果不是爲了恐怕別人看見的話，她是很想把那已經乾枯的手掌去撫摸撫摸那些使她豔羨的石頭的。

「噯，天保佑」她又心裏禱祝一遍。「要鯉亭走這一步運氣！」

第二個使她憂慮的人，那是她的兒子楊耀祖，她對於楊耀祖底天天喝酒的壞習慣，是抱著很大的隱憂的，她祇見得他底臉色一天天在蒼白下去，而他嘴邊的酒氣也一天天濃重起來，她底無數的苦心語誠的話，在楊耀祖看來，都當成了耳邊風，這使她覺得傷心。

另外還有一個更加覺得傷心的理由，便是楊耀祖已經有了那麼大的年紀，眼見就到了中年的年齡了；而他對於自己底事業和前途，竟是毫不關心的樣子，這使她感覺得非常的失望。她從她兒子底身上，一點也看不出有甚麼值得使她可以誇耀的希望來。「若和他父親比較起來——她在心裏仔細地較量著——真是個十足的鷹嘴鴨子，抓能喫不能拿。」於是她越感覺得這個無用的兒子底可慘。「唉！簡直連他父親一分一釐都不如呢！」她嘆息著——他父親在那麼大的年紀，已經成家立業了。」

忽然她想起在三十年前那個春天底夜裏，在蓮香堂第一次和楊鯉亭相識的經過，小鳥在剛剛發芽的新柳上鳴叫著，大江裏響著冰塊相撞的聲音，而她卻像隻小鷄似的，被青年的楊鯉亭有力地擁抱著，於是一種溫柔的幸福之感，浮上了她底心上。「是的，那時他是多麼年輕啊……」她溫柔地

看一看睡在她身旁的楊鯉亭，喘著均勻的呼吸，一叢花白鬚鬚，在他底嘴巴上微微顫動著，在他底臉上，已刻上許多爲追求幸福而留下的標記——一條條深陷的皺紋了。「可是他那時是多麼年輕呀！」她像要和他現在的衰老爭辯一樣：「他那時簡直是一頭結實的小牛哩！」

十二

照例的楊鯉亭在每天早晨醒來以後，第一件事情，是就著原來睡眠的姿式，閉著睡眠了一夜的那兩隻倦怠的眼睛，舒舒暢暢地喫完了兩個是有三分重的煙泡以後，便開始計劃著這一天應做的各種工作。

這時張氏已替他將第二個煙泡燒好，煙泡就像溶化了的黑糖似的，在兩根鋼籤子上嗤嗤地叫著。張氏熟練地播弄著籤子，做成一個筒形的小泡，最後一次滾進煙燈上烘一烘，這纔裝到煙斗上去。楊鯉亭底這套吸食鴉片的煙具，是裝璜得非常精美而考究，連朋友們也都一致稱讚這確是一套非常難得的珍品。檀香木的煙斗，湘妃竹的煙桿——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那個「槍」，另外加上一個青玉石嘴子，而特別出色的東西，卻是「槍」身上底那「三道鑲」。槍嘴，槍尾和煙斗上鑲著的那三道銀質透花的，鑲著二龍戲珠圖案的大花邊，龍爪上和龍底鱗甲上都點了碧藍的翡翠，龍眼是用椒粒大小的紅瑪瑙做成的，而鑲在那些飛舞著的龍爪之間的那三顆珠，更都是用了真正貓眼大

的珍珠鑲在那上邊的哩！因此這支「槍」在H埠上確是獨一無二的珍品，單是由於這支槍，也確實爲牠底主人增加了不少的榮譽。他們都覺得雖然松花江大飯店不能算是H埠上數一數二的大旅館，但是這支「槍」確實可以算H埠上數一數二的煙槍。祇要和他有過來往，——這就是說祇要和他做過鴉片生意或是在松花江大飯店裏吸過私煙的人，都能够背誦出來這一支槍底各種精彩底地方。比方說：「昨天我可在老楊那兒見到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用不到說明，別人就會知道這是說的那支煙槍。

「你看牠值錢的地方在那裏？」

「當然是那三顆大珍珠啦。」

「不見得罷？」

「莫非你說那六個瑪瑙眼睛麼？」

「噴！原來你還沒有看清楚，在嘴子上的那一條龍，前爪上第二個指甲是鑽石的啦。」

吸私煙的人們，都是從這等地方誇耀著彼此見聞的廣博，以增加本人底榮耀；而在這些榮耀之上底最大的榮耀，當然還是要屬於那件「珍品」底所有人。

楊鯉亭深深知道這件寶貴的「珍品」底價值，除了給牠帶來「榮譽」以外，附帶著還替他招來了不知多少爲要，一視這件珍品而來吸食鴉片的顧客，就是這等的榮譽和利益。楊鯉亭夫婦在這

三十年，不知爲他們費去了多少精力和心血呢！現在雖然他們底年齡都已老了，但是他們底更大的野心，卻還剛剛開始，他們是不但爲了自己要一顯聲名，纔這般經營著他們底榮譽和財富；同時爲了兒女和子孫，他們也必須在自己還能生存的時候，努力掙來更大的榮譽和財富，好遺留給他們底後代人。

自然的，僅從「煙槍」底裝修上表現他們底珍貴，這不過僅是千百榮譽之一，其他的部門，像是甚麼地方發生了天災和人禍，馬上運一批糧食，或救急的東西去，一塊錢買來的東西一轉手就賣牠十塊錢，除了發財之外，別人還要感謝他們底慈悲哩！同時還一定有專用的祕書們寫幾篇漂亮的歌功頌德的新聞送到報紙上邊去發表，這都是大人物們經營名利的良法。不過楊鯉亭還沒有這種身份和能力，能够做出這等偉大的事業來。他對於這一切可望而不可致的良策，祇是埋藏在他那由於年老而不常發言的深沈的心裏而已。

現在楊鯉亭所計劃著的今天的工作，便是如何去出席今天午後的日埠底緊急會議。

這個會議是由日埠底最高行政長官召集的。參加這個會議的人物，全是日埠各界底首腦。行政長官之下，有各廳底廳長，特別市長，申東鐵路護路司令，銀行，商會，報業……等等，全有代表參加。而楊鯉亭便是以商會常務理事底資格，參加這個會議的。

楊鯉亭從來不會參加過這般規模宏大，性質嚴重的會議。因此雖將近有了六十歲的年紀，卻實

在想不出來怎樣去出席這一個嚴重的會議，當然，轉變會場的空氣，將議案拉到於自己底利益接近這一目的上邊來，他是更沒有這種力量了。

就是在這種時機，這纔往往顯示張氏和他不同的才幹。張氏是深知丈夫底能力和缺點所在的地方，她知道他是有野心的，但是她知道他缺少認識時機的機智，並且也還缺少一種堅定不移的力量，支持著他去實現他底野心。

也就是在這種時機，她往往成爲他底精神上的鼓舞者。她給他吹滿了自信的布帆，叫他勇敢地往前駛去。同時她更知道應該使用的風力底大小，並且如何去應用。

他等著楊鯉亭將兩個煙泡完全吸完以後，細心地拭淨了籤子，吹熄煙燈，將那支寶貴的煙槍仔細地用一條綠綢繡花手巾裹起來，就用一種試探的口氣說：

「我們的開銷，真是一天比一天大了。」

「這又算得甚麼？」楊鯉亭完全用了一種毫不在意的聲音說。

「那麼羅蘭底親事呢？」她卻是用著一種更加愁苦的聲音追問著。

「明年就要結婚了，舉行一次婚禮，省到家也得個三千五千的啦。我們是要委屈著大人，也不能委屈姑娘的，嫁妝無論如何是要的，不是麼？」

楊鯉亭對於夫人底這種憂慮，有些不耐煩了，但一想自己將要就任局長，便特意壓抑了火氣而

裝著大人物們慣有的那種虛偽的寬容說：

「等我當了官膏局底局長，一切問題就完全解決了。」

「鯉亭啊！這種大話可不是隨便說的呀。你要想到如果不能成功，別人是會怎樣來譏笑我們？」她不覺在自己心裏暗暗發笑，楊鯉亭果然中了她底策略，僅是爲了他這樣的大話，他是得在今天的會議上努力一番的。

「你想好怎樣去進行這差事嗎？」她追問道。

「甚麼？這當然的。」他本來要說沒有想過的，但一見到張氏那麼狡猾地望著他，他由於一種男性底自尊心，馬上改口了，並且還加上一句：

「老二會給我安排好了一切的。」

張氏明白「老二」是指著他底二弟楊鯉水說的，本來她還想再刺激他幾句，好使他堅定那一個野心，而去利用一切機會來實現他們這一家底幸福，但是她一見到楊鯉亭特意表示了對於這件事情毫無研究餘地的神氣，便不再去說甚麼了。

十三

楊耀蘭從多少天來，日夕祈求著的一個日子——慰勞馬占山募捐大會——終於到來了。因此

這天也起身得非常底早。

她是從多少天來，就準備好了要在這次募捐底活動上，一顯她底身手的。

這天早晨，就像要赴一個盛大的宴會或游藝會似的，化裝的時候，費去了她很大的心思和時間。起初她擦好了胭脂，描好眼眉，而且從箱子底下找出了一件從未穿過的紅色的旗袍，仔細地穿到身上，同時高跟鞋她也準備好了要穿紅皮的。但是後來一想，這捐款的工作是要各處亂跑，向有錢的人物籌募去的，這卻不是一件單單好玩的事情。因此她決定將衣服再換牠一換，最好是穿工人服半高跟的黑皮鞋，並且臉上胭脂也要洗去，這樣纔能顯得均勻樸素。但是她再一想，這件事情可是還不能夠這麼隨便。

她這時就像統率大兵的大將似的，她是從多少天來就選好了這一個日子，要出馬去征伐和立功的。因此她必須細心研究一番，她究竟要打扮成個甚麼樣子再出去。

可是她要去征服誰呢？她默默地思索了半天，結果她自己也不想出誰是要需她去征服的對象。對於學校裏那個歷史教授，也就是這慰勞大會發起人之一的李昂，她是曾經對於他底獨身，坐牢，既不係外國留學生，也不像大學教授的神氣，感覺到有趣而神祕的，可是她卻也沒有非得使他注意她底存在不可的理由。立功是不成問題的，她一定要在這次募捐活動上立一個大功，以減輕她因叔父楊鯉水當日本底翻譯官，而使自己在社會活動上過份受人冷視的負擔。即使果真她底父親將來

當了H埠底官膏局長，她也可以有好話說。

「你們看，爲救國我是盡過了很大的努力的呀！」

憑著她母親遺傳給她的聰明，她想出了這個好辦法。「這確是一個聰明的辦法。」她自己想，「同時也是一個兩全的辦法。」

在早晨，H埠的太陽出得很遲，楊耀蘭一個人恩恩的走在沿江的馬路上，北風不停地從凝結了的江上吹來，大江兩岸，已給風吹捲起來的一層碎雪蒙蔽了，太陽照射過來，就像一片飛舞著的金屬似的，祇是閃閃發光，把眼底眼睛都照耀得瞪不起來。

楊耀蘭覺得一切的東西都好，都有意思，她底心裏真是輕鬆極了，她祇看見一切東西都在她眼前發光。她今天能有這種愉快的心情，不僅是由募捐大會給了她很大的興奮，同時她能够起身得這般早，一年之中也有不上三兩次哩。顯然地這晴冬早晨的景物，也給了他很大的快樂。

她在正陽街車站上，足足等了十分鐘，第一輛電車纔緩緩地開來，車上還開著朦朧的燈光，車掌像還不會睡過似的，在她上車的時候，把一隻大毡套卷⁽¹⁾，⁽²⁾跌到了她剛剛換過的藍皮鞋上。

在往常日子，楊耀蘭對於這種不講禮貌的粗魯行爲，向來不肯輕易饒人的，但是這一次她卻大量地寬恕了那個車掌，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甚麼東西都是又和諧又美麗。

一定是她的服裝，給了別人一種新的印象和刺激。因爲她一走進學校大門的時候，一羣來得比她還早的同學們，就都向她投射過來一種奇異的眼光。憑著她自己底反應，她確定那是一種嘆賞和喝采的眼光。她沒有想到她從來不會來過這樣早，而今天她不但換了新衣，並且還像參加什麼喜事似的，竟在這樣早的時候就滿臉笑容地起來了，這足會使別人覺得驚異的。

「楊小姐！你今天來得可真早。」

管衣帽的工役，巴結她似的從掛鈎上拿出一個胖子來，遞給她底大衣。

「不要了，即刻就要出發呢。」

她微微一笑，拒絕了那個工役，恩恩地去參加訓練隊。

李昂這時正在一間大課堂裏進行著編隊的工作，他把每三個人編做一小隊，一個人辦外交，向那些有錢的人物去勸說，好打動他們底善心來給這受難的國家盡一點義務，這是需要一個口才伶俐的人纔能勝任的。一個保管現金的人，這個人卻需要著極大的忠誠。第三個是充任會計兼監督的人。

因爲這是一種「人才配合」的編隊方法，所以不能夠像一般的編隊辦法，祇要全部站好列隊，再一小隊一小隊地分開，便可以了事。楊耀蘭往李昂那邊望過去，這時正在幾十個等著編隊的同學，擁擠在他底週圍，從那種爭先恐後的像要競賽似地的情緒上，使楊耀蘭感到了想要「立功」的原

來不止她一個，別的人還多著哩。

編過隊的同學們，都在各處散開了。三三五五地聚在一起，彼此協議著今天應該進行的工作。也有人在看報紙，報告著新奇的消息和情報。

「國聯就將實施盟約十六條了！」有人叫著。

「我早就看到的，要解決中日大事，不靠國聯那兒行去！」即刻有人附和著，說明了他們對於國聯的信賴和讚美。

「這豈不就要結束了？」誰都知道這結束是指著戰事說的。

「哎！你忙啥？過舊曆年的時候，咱們就回家去喝勝利酒啦！」一個帶著遼寧人底鼻音說。隨著就是一陣歡騰的大笑。

另外也有人在用低音小聲唱著：

「怒髮沖冠，

憑欄處瀟瀟雨歇！」

於是便又有一批人附和著唱：

「擡望眼，

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空悲切！」

唱到這裏，微微一停，楊聲，廟很清楚，她又聽到了在隔壁課堂裏的同學們，跟著就用高音接著唱了下去：

「甲午恨，

猶未雪，

……

……

鴛長車，踏破富士山缺，

飢時飽餐胡虜肉，

渴時暢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她聽出了那裏邊還有一些女生底聲音，因為那聲音是特別地尖而又高的。同時有人在用腳頓

著拍子，她隔著一堵牆，感到了地板在微微震動，並且發著響聲，震動著窗上的玻璃，也跟著微微顫抖。這情景非常銳敏地激動著楊耀蘭底敏感的性格，而迫使著她全身底肌肉都發出了一種快樂和緊張的情緒。她很想要隨著輕聲一同唱下去，但是她因為自己底喉嚨不好，並且也沒有養成在人前大聲歌唱的習慣，所以她祇是小聲地哼著，同時在想：「她們簡直比我還快樂！」

可是忽然她又發現了一個外號叫做「大神經」的男同學，這時正在她面前拿著好多張女人底裸體照片在欣賞。而且從他欣賞的姿式和猶豫不決的眼睛看來，都可以證明他是有意顯示給她來看的。

這發現破壞了她適纔的快樂感覺，而且覺得傷害了她底尊貴。於是她狠狠地呢罵了一句甚麼，即刻去參加編隊，把藍絲絨旗袍（這是她最後決定穿的衣服）抖了一抖，像要抖掉灰塵或甚麼不快的感覺似的。

「這旗子壞了，李先生，我不要！」

當李昂把一面被墨點污損了底紙製小旗交給她的時候，她像一個小孩子似的，拒絕了。

「我們要的是成績，旗子是無關重要的。」李昂解釋著，同時又換了一面旗子交給她。

「你看這旗子也碎了一個角呢！」

對於甚麼東西，她都要整齊美好，不要一點缺陷，像任何一點缺陷都足以破壞了她整個底美

廳似的。

「我今天的成績準是第一的，李先生！」

她帶著一種眩惑的口氣誇耀著。她底兩隻眼睛閃耀著狡獪的光亮，鼓舞著別人對她底信賴。

「她是一個能手！」李昂想，「卻也是一個狡猾的傢伙！」

十四

募捐的學生像一羣出了窠的蜜蜂似的，響著營營的聲音，各人帶著各人底使命，即刻向四面八方飛去了。

楊耀蘭這一個小隊，除她本人之外，還有兩個和她同班的男生，但是那兩個男生似乎對這一件募捐的工作，並不感到多大趣味。其中一個說：

「李金章啊！你看我們能募得好多錢麼？」

那個叫做李金章的同學似乎更聰明一些，他回答說：

「哪裏！捐得錢也是入了發起人底手裏去。過一道手，剝一道皮，到了前方還不是剝乾淨了嗎？」

楊耀蘭沒有聽他們底話，她祇是傲然自得的昂起了她底頭，像一隻公雞似的走在前邊。這時有些走在前頭的同學們，已經堵住了一輛剛剛開來的電車，包圍著下來的人們伸出了等待捐錢的手。

而楊耀蘭卻決定第一個對象，先到離學校最近的那所一般人叫做「大石頭房子」的中東鐵路局去勸募。

被全日埠底人們豔羨著，有機會在這所大石頭房子裏拿「金魯布」薪俸的職員們，但從他們底面孔上，就可以看出來牛油麵包是不會虧待他們的。每人底臉上，都顯出了油潤光華，富足溫飽的神氣。楊耀蘭這時來到一個中年職員底面前，從他那辦公桌安放的位置上，和桌子上陳列著的十個人也用不完的那麼多的辦公用具上，以及桌子的大小等等地方看來，可以斷定他是一個科長一類的人物，因為他這張桌子是安置在這間屋子底中央，而在他旁邊，卻又像保鏢似的坐著幾個他底部屬。

「先生！」楊耀蘭走近這位科長模樣底面前，很有禮貌地微微一笑，說：「爲了愛國，請你捐一點，我們是要去慰勞的。」

這位科長沒有說話，開始上下將她打量了一番，突然掉轉頭去，用俄語說著：

「這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在我們這裏還找不出這麼位小姐來呢。」

這話說得他部下滿意地笑了。「不過，你要捐我多少？」他用一種徵詢的聲音問。「這位密絲？」說罷，他便將兩道目光貪婪地盯在楊耀蘭那秀麗的小臉上。就像要從她那美麗的小臉上，取回他這捐款底報酬似的。

「十塊不多，五塊不少，先生。」楊耀蘭很流暢地說。「愛國的事情，真是——多多益善！」

那位科長扭轉著屁股下的螺旋椅子，從袴袋裏掏出來一打嶄新的鈔票。「吶！」他很慷慨地說著，把票子彈得花花作響，「五十圓，這是五十！」

爲了他那大量的慷慨，突然近於一種驚異的不快之感，掠過了她底心上。「多謝多謝！」分明是用了一種勉強的做作出來的腔調。她道了謝，又看了一次那位慷慨的人物。她見到他底鼻子像一隻秤鈞似的伸了出來，道道地地是一般人所說的那種「鷹鼻」。眼睛像一條被刀割開的肉縫，裏面的兩隻眼珠正在意味深長地看著她。她瞭解那種眼光，厭惡地轉身脫離了這間屋子。那位科長發現了是由另外兩個穿著染色的黑貓皮領子大衣的男子將那捐款收去時，就像一塊剛剛烤好的豬排給狗噙了去似的，帶著十分不快的鄙夷的神氣，把屁股用力地轉了一下，把那寬肥的背脊面向那兩個男子，開始和他底部下（自然都是中國人）用俄語談起另外的事情來。

楊耀蘭帶著一種成功的和屈辱的混合的感覺，傲然地走進了另一個更大的辦公室，這間屋子裏，是有幾十個職員，正在那裏抽煙斗，打瞌睡，扭椅子，一層煙霧在這房裏繚繞著，另外還響著答答地打字機底聲音。楊耀蘭開始注意到有許多募捐小隊，已在這間屋子裏開始活動了，其中最出眼的個人，就是剛剛把裸體女人照片顯示給她看的那個「大神經」。這時正站在一個留有半白鬚鬚的老職員底面前，流著眼淚，哭訴著國家現狀底危急，她聽得那個男同學說：

「現在再不救國，國家就要亡了。」

那個老職員卻說：

「那也不能這樣說，在前清的時候，還不向『滿洲子』叫皇上，自個兒稱奴才，過了兩百多年嗎？」

楊超聞看到那男同學底嘴唇又動了一下，但他所說的話被一個大的聲音壓過去了，她沒有聽出來，不高興地撇一撇她底小嘴，又向別人走去。

她底伶俐的口才，和她底樸素而動人的衣服，都沒有對她不起，她走在任何地方，都受人家的歡迎和愉快的接待。就像一朵開放著的美麗的百合花似的，走近人家身邊，祇能使人感到快樂和輕鬆，不會想起疲憊和厭倦。

慰勞馬占山募捐隊底小旗子，頃刻之間就在全日埠底大街小巷，公共場所以及商店機關，電車汽車上飄滿了。在有著三十萬中國市民中間，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們，都是用了親切和欣喜的態度，接待了打著這些旗子的募捐小隊。

這時候住在日埠底中國市民們，確是每人都有一種惶惑不安的情況中挨磨日子，這猶如一聲失去了牧人的羊羣，除去了很少數的聰明人和糊塗人而外，他們都不知道應當怎樣度過那不可避免的艱難。因此他們祇是盼望著能有一個偉大的人物，將他們從這種惶惑的狀態中拯救出來。因此募捐大會得到了全日埠底人們底歡迎，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這不但是由於大大小小的軍隊，都

避免了和日本軍隊接觸，而祇有馬占山一部兵士敢和敵人一戰，所激動起來的一種英雄崇拜的和保衛國家的高尙的情緒。更重要的一點，他們是將這一支馬當做了唯一的砥柱，而希望著由牠來支持著他們度過那未來的難關哩！

在這些許許多多的市民之中，還有一對新從外站遷來，會爲我們所熟悉的青年男女，這便是東方夫婦。

自從在藍洽海教務長底客廳裏，偶然地和李昂以及羅維奇那次談話以後，東方驟忽然覺到有一個新的感觸，不斷在激動著他。

離開了那個倒霉的小站，是爲了要換換空氣，避開那些釘子一樣的目光，這是不錯的。——他自己想——當然還有個更大的目的，那是爲了要找個新的職業做。這職業不但解決了他們底生活，同時還是他們這對新婚夫婦底一個幸福的支柱，這也是很明顯的。有多少悲慘的命運，不是由於生活底困難招來的？東方很知道這一點，他底第一件工作，便是要在生活這邊，架好他們底幸福底支柱的。

但是這些天來，他卻忽然又多了一個新的感觸，他從心裏又意識到了一件新的東西，那東西是除了喫飯，穿衣，睡覺，遊耍這種種幸福的生活之外，還應該做一點另外的事情。這事情並不是爲了求得那個生活的支柱——職業——纔拿起了粉筆和教鞭的那種事情，就像一頭驢子，爲要果腹而架

起磨稅，以求那吝嗇的主人開恩賜給他一把草料似的。那是一個超出於這許多的原因之上，而能够真正給別人一些益處的那一種事情。

他深深覺到，爲何國家到了這般危險的地步，他個人卻能超然事外？若不是他來到了這個號稱「東方莫斯科」的日埠，若是他現在仍然住在那個曾經被日本軍隊襲擊過的小站上，毫無問題，他底生活定將改變過一個形式的。不是他眼看別人，——也就是他曾經對那些中學校底學生們說過無數次的「國家和同胞」那些同胞們，——底被害與侮辱，便一定是他自己底被害和被侮辱。在這些迫害與侮辱之上，要建立一己底自私的幸福生活，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忽然他又記起那天早上日本軍隊底隆隆的鐵聲，竟使他底全身都寒顫了。

「那礮彈是就會打到日埠來的！」他自語著。「一定的，也許明天就要打來了！」

一種強烈的感激和憎厭的感情，在他底強壯的血管裏奔流著。「是的，」他繼續在心裏說：「有人在拚命流血，在捐款慰勞，同時，也有人在隔岸觀火。」他想起在藍滄海客廳裏，李昂說過日埠底軍事首領們正在保全實力的那些話。

「同時還有人偷運煙土！」

梅冷月對於這一切事情，——也就是日本底進攻，中國人底退避，捐款慰勞，偷運煙土等等，差不多是完完全全採取了一種相反的見解。

那見解是這樣的，要遏止日本入底進攻，這是國際聯盟底事情，也是國際聯盟底責任，同時也祇有國際聯盟纔有這一種權威和力量；下一道命令給日本政府，於是日本軍隊便會完完全全就像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從那條路來的，照樣子再從那條路退回去。至於中國軍隊底不抵抗，那自然是爲了遵從國際聯盟底神聖的盟約，當然，同時也就是在期待著國際聯盟底神聖權威伸張。我們祇要安安靜靜地等待著，派人出去恢復原來的秩序就得了。

「曙！在我看來這真是有些危險的性質呢！」當東方曙把募捐大會消息報告給她的時候，她驚訝地說道：「當政府正在要求民衆沈著應變，安分守己的時候……」

「她們並沒有過，在他們爲了愛國熱情所驅使，而不能安分的時候。」

東方曙開始辯護，對於那兩個新識的朋友，羅維奇和李昂，他是非常崇拜他們的，羅維奇雖然爲了戀愛問題曾經譏笑過他，他却也並沒有一點含恨的意思，因爲他本來也將戀愛看做是一件罪惡的，羅維奇爲了這種罪惡來譏笑他，他是沒有必要去恨他的。

梅冷月這時正在編織一件咖啡色的絨線衣，預備幾天以後的舊曆新年來好穿。這絨線是昨天午後，她底一個在且埠住了將近二十年的姨陪她從同記商場買來的。

他底姨是一個將近四十歲的半老婦人，身體很矮，但卻很胖，肚子很大，四肢短小，看來就像一個喫飽了的蜘蛛。

姨夫是一個畫片商人，專賣西洋各國底大小畫片。有風景，人物，照片，炭畫，耶穌像，聖母像，也有裸體女人的照片，以及各種淫穢的圖畫。而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俄國底革命颶風將沙皇底寶座吹翻以來，在巴黎大批印行的尼古拉第二底畫像，據這位畫片商人說，生意最好的時候，他這一商店，每天就可以賣到五十張以上。自然，那些精緻的畫像，都是被那些沙皇底忠心的臣僕——從那廣大的俄羅斯底國土上流浪到日埠來的白俄買了去的。

「他們底忠心也真是感動人！」這個畫片商人說，那些爲反對「窮黨」——日埠底商人階級，都是把俄國底布爾雪維克叫做窮黨的。——而逃出來的紳士小姐們，祇要一見到尼古拉底畫片，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用手在身上不停地畫著十字。不管那畫片是陳列在靠馬路的玻璃窗裏，還是用夾子吊在店裏底麻繩上。

這個商人精力強壯，身體魁梧，名子叫做胡福同，凡是和他有過交易的人，誰都知道他是爲人忠實，性格懦弱的好人。他從十五歲去創鬻子——海參崴——就跟一個俄國商人學會了做文具生意。他是在一九一七那年，俄國窮黨造反的時候，纔逃回到日埠來的，直到現在他底商店裏除了出售畫片之外，也稍帶做花紙，鋼筆，圖釘，以及釣魚鉤和魚弦這些生意的。

「你既然來到日埠，同日商場是不可不去的。」

胡福同用一種誘惑的和誇耀的腔調，和梅冷月說。可是當她在那光滑的玻璃櫃檯上選擇絨線

的時候，她底姨突然小聲地和她說：

「你嫁了一個啥樣的人物？」

梅冷月愕然地看著她底姨。

「那是一個不通人情世道的糊塗人！這位肥胖的婦人刻毒地批評道。

現在梅冷月帶著這不快的回憶，來聽東方曙底談話，她覺得他實在是有點糊塗的地方，她覺得他底糊塗倒並非因為他的愚笨，相反地，也許正為他有一點聰明的原因。

「要來到的總歸要來。」梅冷月冷淡地說：「幾個人底努力，會有什麼效果？」

她迅速地活動著手裏的竹針，從睫毛下看著東方曙底的面孔。

東方曙覺得有些生氣，對於她這種悲觀的宿命論，但是他沒有惱怒。

「你會以為那種工作毫無意味麼？」他問，挑戰似的，望著她。

「意義也許有的，但是我可沒有那種趣味。」她底話裏含有一種暗示的意味。

「但是我可是非常地，非常地……」顯然地他是在想著一句適當的語言。

「有趣味嗎？」她問。

「自然，她不僅是爲了趣味，」他分辯。

「哦！我底天！」梅冷月很失望地嘆了一口氣，把拿在手裏的絨線，往磨去油漆的桌子上一推，忽

然她說：

「你簡直有點兒——糊塗！」

這話她是小聲的，自己也不高興的樣子說了出來的，說過之後，連她自己也喫驚了，怎麼會說出這等話來。

「糊塗這是誰說的？」她開始生氣，忿忿的，「你怎麼也說你是聰明的？」

她不給他說完，爭著說：

「聰明人在這種時世，是知道怎樣處置他底生活的。」

他要開口，但是她不聽他，還是搶先說：

「譬如鐵路海關，譬如郵局職員……」

東方曙非常驚異地聽著這些在先前也許是平常，而現在聽來都是十分難堪的談話。鐵路海關和郵局職員是些甚麼東西，幾十年都是按照著一個機械的方式生活著，也機械地工作。仰賴著他們底雇客生活，同時卻仇視他們底雇客！那是一些木頭刻成的廢物，偷遮煙土的惡棍，——他又很不愉快地想起那個押車員來。——而這話會是她說的一種實實在在的感覺，他覺得這些鄙陋的話句是和梅冷月底美膚不協和的，他不信任地看著她額角上那條發亮的疤痕，忽然他覺得她原是醜陋的，把她看成美人，不過是他自己底一種幻覺罷了。

這醜陋的感覺，迅速地感染了他底全身，這是自從他們戀愛以來第一次覺得她醜陋的感覺。

「你不覺得再照老法子安靜地生活下去，這是一種恥辱嗎？」他說，祇爲了把這一個不愉快的談話結束。

「把日本人趕出去這是政府底事情。」她淡然地回答。

「你不看見政府正在不抵抗？」

「你忘記了，曙！」她覺得他實在是糊塗，她提醒他說：「一個國家底政府，是有牠底既定國策的，這個國策底祕密也不是每個國民都能瞭解的。」

「難道把整個東北都不流血地送給日本人，這便是我們國策底祕密麼？」你不要打斷我底話，你聽我說，我知道你又要說國聯會給我們收復回來的，其初我也是相信國聯，現在我卻不信了。國聯和甚麼？……和上帝一樣，牠會允應你一個快樂的天國，可要在你死後，纔能够進去！」

「誰把這些胡說八道的思想，給他裝到腦子去的？」梅冷月惱怒地看著他，她覺得他簡直和先前變成了兩個人。「也許，他先前的那種謹慎的態度，不過是一種虛偽的做作。——是的，男子們在他進行戀愛的時候，都是規規矩矩裝模作樣的，因她固定著這一思想，「祇要一得了手，馬上又是另一種面目了。」

這思想猛烈地擊打著她底易感的性格，她覺得非常傷心，忽然她覺得她是一個被東方曙欺騙

了的不幸的人。兩串晶瑩的淚珠，露水似的掛在她底柔嫩的睫毛上。

「你說了此甚麼？多可怕，多可怕啊！」她哽咽著，說不出話來。

「好，我不說，我不說就是了。」這眼淚沒有得到他底同情，反而更使他輕視起她來。

「女人都是會流淚的。」他想，同時他還感覺到好像有一種甚麼潔淨的東西，被她給污損了一樣地恨她。

十五

現在他是一個人恩恩地走到沿江馬路上來了，他要說什麼，他不知道。他祇覺得有好些人，車，房，從他底眼裏閃過去，同時他卻又像什麼也沒有看見。祇是他一個人在這寬闊的馬路上走著。

這對男女之間的口角，本來也曾有過的，一次是在他們相識不久，男的不會通過她而擅自同她底一個女友在車站食堂裏喫過一次晚餐的時候。又一次是來到H埠以後，男的爲了那個押車員底緣故堅持著搬開松花江大飯店去另找住處，而女的堅持著這是不必要的舉動的時候。不過總結一句，這些口角祇能增加他們之間的愛情，不會影響到他們底幸福。

但是這一次卻是這樣強烈地襲擊了他們底感情和心理，以至於使得東方曙底頭腦都亂昏起來了，他像一個有急事的人似的，恩恩地走在沿江馬路上，許多東西——而且是些有聲音有色彩的

東西從他底眼前閃過去了，他卻甚麼也沒有看見，甚麼也沒有聽到，他祇是在思索著一件事。

——爲甚麼她要這樣輕視我呢？

她到底輕視了他甚麼，他想不出，但是他是這般強烈地感覺到有一件甚麼聖潔的東西，被她給輕視了，這犯了一樣的不能夠饒恕她，就像他是一個基督教徒，而她卻說了全套的福音書，都抵不上可憐底一個字，或者她竟在十字架上吐了唾沫一樣地使他惱怒她。

後來又經過了半天的努力，他忽然想起了他所認爲聖潔的那個東西，——也就是被梅冷月所輕視了所遺棄了的那一個東西，原來是他剛剛在自己底心裏萌芽了的那一些零碎的見解，像似慰勞捐款，以及保全實力等等。說得簡單一點，也就是如一般人所說的那一種「愛國的思想。」

「那不僅是輕視！」

他繼續地衡量著這場口角底意義。

「她把我底思想看做糊塗，甚至於她將那些木偶，——那些機械似的小公務員們底工作，卻看得比這種事情還重要！」

現在他是衷心地覺到了李昂和羅維奇那些人物底偉大了，在別的人們（不管是大人物或小人物）都在自顧不暇的時候，卻還能做出那般熱烈的愛國事業來。

對於滿街飄舞著的那些慰勞隊底小旗子，以及拿著這些小旗子的一羣羣男女學生，他真不知

道應當怎樣來感謝他們，纔能表白他內心底感激。對於他們這種工作的崇拜。

當他在霧虹橋上第五次遇到了打著那種旗子的小隊，和他對面走來的時候，他纔想起他底最後的一兩錢，已在第四次全部捐贖給他們了。於是他急忙地像似欠了人家底滿期債務，而無法清償似的，帶一種負疚的心情，紅著臉走了過去。但是他聽到了一個粗劣的聲音，這是在他身邊的一個香煙販子——一個耳朵旁邊長著肉瘤的中年漢子，在大聲招呼著那一小隊學生說：

「打旗子的先生們，來呀！我還要多出兩塊哩！」

這聲音非常有力地打動了他。他站立下來細心察看，恰巧有一列火車尖慄地嗚叫著，從橋底下過去了。煤煙夾著灰塵，像一片飛舞的黑雲似的冒了上來，他仍然耐心地站立著，並不走開，等煤煙散了他纔看出那個耳旁長著肉瘤的香煙販子，正從攤在胸前的錢搭子裏，掏出兩塊肥皂的那種綠色紙紙包著的銀幣，在太陽下發著閃閃的白光，瑯瑯地擊碰著，由一隻穿藍呢大衣，大衣下邊露出了藍絨旗袍和藍皮鞋的青年女子底美麗的小手接了過去。

「這能是她嗎？」

當他看到了那個女子底面熟的美麗的臉龐的時候，他驚異了。

「那形狀好像妹妹！」他肯定著。

但即刻他又後悔了，他覺得把眼前的這位美麗活潑的女子和她那個面色慘白又高又細的哥

哥聯在一道是不應該的。

「多麼奇怪！他不斷的思索著：『她底哥偷運鴉片，而她卻在募集捐款！』」

「顯然是這種工作給了她很大的愉快，應！她有多高興！」他察看著她那得意的每一個細微的舉動，都像似在告訴她這麼一件事實。——「祇要能够參予這一工作的，那真是一個幸福的人。」

楊蘭恩地收下了那個香煙販子底捐款，感謝著，停直了她底短小的身體，驕傲地率領著兩個男同學，她仍然像一頭得意的雄雞似的，東扭西扭地昂著她底包在獺皮領子裏面的美麗的小臉，而那兩個男同學卻倒像兩隻無人注目的母雞似的，一個替她打著旗子，一個替她提著小皮錢包，卑馴地跟在她底屁股後邊。

這一件得意的工作，竟給她帶來了多大的榮譽啊！從她一走下了霓虹橋，從斜紋街轉進了日壇道，裏底這一條主要的大街——新城大街的時候，她就全部覺察到了這一件工作底意義了。肉鋪掌櫃，水果店底老闆，以至於錢莊經理，百貨公司底店員，幾乎全是用了一種近於巴結的神情，把錢捐獻給她，以及和她打著同樣小旗子的別人。同時她還看出了在那些捐錢的人們底臉上，除了歡迎和同情之外，那上邊還有希望有探詢，有囑託……

——馬占山真是了不起呢。

「你們可真值得佩服。」

「請問且埠保得住嗎？」

「這已經是第七次了，吶，十塊！」

……

提小錢包的那個男同學，幾次警告楊耀蘭說：

「够了！够了！再捐下去你這錢包會裂碎的。」

「甚麼，差得遠呢！」她分辯著。「這一點算得甚麼，簡直連我希望的十分之一還不到哩！」

「密斯楊真是！」那兩個同學終於依從了她底意見，並且同聲讚美著。「全校第一！」

「甚麼第一？」她鐵厲地，其實是得意地，逼問著。

「第一個愛國份子啊！」

她紅著臉，笑了，感謝地，也許狡滑地，兩隻眼睛發射著黃色的感人的光輝——她母親所遺留給

她的。

第五章

十六

下午四點鐘，帶著不會有過的神經底緊張，楊鯉亭驅車到了長官公署。

他在門前下了車，付了馬車錢，很清楚地覺到了心臟底跳動。他望了望這座不很雄偉的建築，牆壁上剛剛過黃色的石灰門前架著兩尊威靈軍用的洋式土地，兩個抗著手提式的機關槍衛兵，門旁一邊站一個，還有一個身上披了紅帶子的，卻沒帶甚麼武器。這是專預備喊立正敬禮的口令，給官長們壯威風的。

一見到這三個威風凜凜的衛士，楊鯉亭不由地心裏一跳，趕緊整了一整掛在胸前的那一小塊淺黃色的燕尾條。這條上寫了「五」埠緊急會議」幾個小字，又蓋了長官公署總務廳底鴨蛋章。本來這一方絹質小條是牢牢實實地用鋼針關在他那第一次上身的履福呢馬掛上的，這次他卻又取了下來，把她重新關在狹狹皮大衣底第二個扣子的旁邊，朝著那康威嚴的大門走了進去。

一走進了那間闊大而幽暗的會議室，他馬上覺得自己來得太早。恰好，就在同時，他底一個朋

友——一個有了多次鴉片生意來往的顧客，H埠特別市參事，兼東三省日報社社長富熙，帶著政治家們慣有的穩重和霽的笑容，從他身後走過來。

「馮鯉亭！好久不見了！」

富熙招呼著，伸出了一隻粗厚的、有力的、筋肉豐滿的大手，和楊鯉亭底那一隻乾枯的、打了皺皮的手握了一握，便一同在總理遺像下的一張沙發上坐了。

楊鯉亭惟恐弄髒了衣服似的，輕輕坐到那柔軟的沙發上，仔細地吹了一吹身上底灰塵。其實根本是纔上身的藍綢皮袍，上邊甚麼也沒有。爲要不使富熙看出他底緊張的情緒，特意穩一穩心，纔說：「有甚麼消息嗎？」

「消息很多呢。」富熙開始吸起他底一個下屬送給他的澳洲雪茄，同時獻給楊鯉亭一支，輕柔的煙霧，開始在這間幽暗的會議室裏繚繞著。

「日本軍隊已經前進到雙城了。」這話他是用了一種若無其事的神氣說了出來的。

「雙城這不是離H埠祇有二百四十里了麼？」楊鯉亭叫道。在這聲音裏，富熙聽出了有一種得意的成份在裏邊。

「鯉亭！老實告訴我，你可是有個弟弟麼？」

「兄弟是——有的。他底糧食生意還不錯哩！」

楊鯉亭用兩根指尖捏住了自己底鬚髯。從他底銀邊眼鏡裏看著富熙那巧神範疇的面孔，心裏想他的這個幹啥？或者，他也聽到風聲了嗎？

「明人不做暗事！鯉亭，你弟弟給你活動得很厲害呢！哈哈！」

楊鯉亭突然被這般開門見山的談話弄得狼狽了。他趕緊分辯著。

「甚麼？你說甚麼？我甚麼活動也沒有的。」

「我要告訴你，」富熙溫熱地握著他底一隻手，很誠懇地和他說：「朋友，你祇要看準了機會，就大膽地去做罷！這就像押寶，看準了紅就押孤注，包你發個大財。不過，」他眯著厚腫的眼皮，狡滑地說：「你要認清誰是你底朋友，請他幫助你。」

「這當然囉，不過我要問你，你從哪裏得到這許多消息？」

「這可不能對你說。」

富熙得意地噴出兩口煙來，並且對這位老頭子——這一個想要擠身到政治舞臺上來的可憐的野心家，就像對一個小孩子似的，賣弄著他底偉大。

「對於日埠底任何事情，我就是這樣一個神通廣大的人，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哈哈……」

像一隻剛要學飛的鳥兒，一出巢就給人家射傷了羽翼似的，楊鯉亭突然地喪失了邁羅那一種控制他自己的自能力。正好這時又有幾個新人進來了，富熙拋開了他和那幾個新來的人物去寒暄。

「甚麼東西使得他這般精力充足的哈哈大笑？」楊鯉亭一個人孤獨地坐在沙發上想。「他真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我和他比較起來，簡直是一個鶻！」

遠遠地衛士們喊徹禮底聲音，打斷了他底思想。他靜耳諦聽，即刻聽到了皮靴碰擊樓梯的聲音，談話的聲音，馬刺的聲音……他斷定了這是一個軍人。他一擡頭，果然是一個身軀魁梧的大漢，穿著警官制服，雪白閃光的領章上，一邊鑲著五個紅色的三角星，四方大臉，滿面紅光，鼻子下邊威嚴地留著兩撇仁丹鬍子。兩隻眼睛，正在閃閃發光。在這警官身旁，還有幾個一道來的，有人著了軍服，也有人著了長袍。

富熙第一個滿面笑容地迎了上去。他底笑，是從心裏笑出來的，不會使人以為那是一種虛偽的做作。而給人一種不快的感覺。

「你怎麼纔來外邊冷罷？」他掏出一塊雪白的手帕來，親切地拂拭著這位警官底大衣領子上的白霜。「來！大衣款了。」
②到裏邊暖一暖。」

楊鯉亭對於富熙底這一種交際場裏的才能，真是不勝讚美。為何他對任何人都能這般恰貼呢？——他想——簡直像對待一個多年的老夥計似的。他本來也曾見過這位警官的，他認識他是H埠警察管理處底處長。他底名字叫王瑞華。他很想學富熙那樣和這位處長親近一番，但是他一見到

③東北該把衣服脫了叫「款了」。

他那兩撇威嚴的仁丹鬍子，越不出地膽怯了。雖然他自己也留了鬍子，並且都已花白了，比起那兩撇黑鬍來，資格要老得多哩！

「我剛纔得到了報告，我們豐城的隊伍已經退了！」這位處長開始談話，聲音很大，像對著幾百個人談話似的。

「那麼龍江底戰事怎樣了？」有人問。

「危急得很！」這位處長答。

「不過剛纔我在門外遇到了慰勞馬占山的募捐隊，青年學生們倒真是可愛！」
「你捐錢了嗎？」

一位軍官問道，從那繡著金絲線的肩章上，可以斷定他是一位將軍一類的人物。

「當然，我捐了五十，因為我就帶了五十。」處長抱歉似地解釋著。

「胡鬧！根本胡鬧！」這位將軍忿怒地叫著。「他們在H埠讀書，卻要去捐款慰勞龍江！這些都是危險份子呀！」這位將軍將危險兩字，說得特別響亮。

「丁司令！這話不能一概而論，那位警察處長和他分辯著。」就兄弟看，這全是愛國的行為。」
「但是我要提醒你，王處長！」丁司令摸摸他底刀柄，說：「H埠底危險分子活動得够厲害啦，雖然維持治安是你們底責任。」

「等到你肯和敵人去拚一拚的時候，丁司令我敢保這些學生們定將同樣慰勞你的，到那時候你便不會再說他們危險了。」

會議室裏已經擠滿了人，應到的人都已到齊了。這位將軍還要說甚麼，但是卻被另外的聲音打斷了。

「長官來啦！長官來啦！」

「立正——」司儀人大聲喊著口令。

這間幽暗寬闊的會議室，馬上安靜了。安靜到像是沒有一個人，甚至連一匹老鼠都沒有的樣子。人可以聽到時鐘活動的聲音，可以聽到誰底立正姿勢沒有站好，悄悄挪動腳跟的聲音。H埠底這一位唯一的大人物——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底脚步聲也聽到了。有誰想要咳嗽，用手帕杜住了嘴，痰塊在喉嚨裏打滾的聲音也聽到了。

楊鯉亭閉緊了嘴唇，站在富熙底背後，從富熙那寬闊的肩膀上看著走進來的行政長官。他見到他頭頂光滑，面孔腫脹，而特別是那對眼睛，就像在打瞌睡一樣，遲鈍地望了望會議室的人們，當做招呼的禮節。就是一條狗也會看出那是一種想要睡眠的眼光，而楊鯉亭卻完全覺得是一種威嚴的表示。

「全體肅立！」司儀人又發著命令。

「向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

楊鯉亭在鞠躬的時候，不小心把眼鏡掉到地上去了。乒啦一響，幸好沒有打碎，他趕緊紅著臉拾了起來。

「主席恭讀總理遺囑！」司儀人又發命令。

這位最高行政長官底嘴唇，開始顫動了。但是誰也沒有聽到他究竟說了甚麼，還是沒說甚麼。

「今天……」開會儀式完畢以後，這位長官報告開會的意義說「這個……今天……是……這個……」顯然要說明這件事情是很困難，但是他還是一板一眼地說下去，「……各位……共同討論。H埠的危急……唔，危急……這個……唔，共同討論，共同……」

報告完畢，清了清嗓子，開始討論。楊鯉亭看到了一個穿洋服的中年紳士，第一個站起來發言。

「現在H埠底危機，真是千鈞一髮！爲了我們底文化，爲了我們底國家，爲了……」

「那人是誰？」

楊鯉亭輕輕地碰了一下富熙的大腿，問道。

「教育所長！你不認識嗎？」

那位中年紳士繼續說：

「爲了我們自己，爲了我們底子孫，我們堅決要求H埠最高當局，立即採取軍事行動！」

隨即是一陣掌聲。代替了同意。正在這時，那位鑲金絲綫眉章的將軍站立起來。大聲叫著：

「不！不！這種看法，這是完全忽略了日埠底特殊環境。日埠是國際都市，保護外國僑民底生命財產，這是我們中國軍人唯一的天職。」這位將軍特意將這兩句話的聲音，說得非常響亮。「我們若同日本軍隊作戰，我們怎樣兼顧外僑底生命財產？」

將軍底議論發表完了，等待著別人歡迎的掌聲；但是他失望了。楊鯉亭倒想拍兩下掌心的，因為這正是他所希望的。但是他見到別人沒有鼓掌底表示，他自己便也沒有這種膽量。

會議室底空氣，經過了一刻難堪的沈默以後，又有人大聲發言：

「丁司令底這種保僑主張，兄弟完全不能同意！」

從腔調上，一聽就知道這便是那位警察管理處長底聲音。

「在一個國家當牠自救不暇的時候，牠是無法再兼顧外僑底僑民的。若是定要保護，那唯一的辦法便是叫他們撤退！若是爲了保僑便避免作戰，這卻是一種害怕犧牲的懦弱行爲！」

會議室底空氣，隨著這位處長底撞鐘似的聲音，俄然嚴重了。誰都感覺到了這嚴重的局面，說不出一句話來。楊鯉亭卻忽然記起來他的弟弟楊鯉水，在信上囑咐過他見機行事底話。同時他又記起今天早晨是那麼堅決地向自己底老婆提出了保證。他必須弄到那個官膏局長底位置。那麼，這正是機會了。

他看一看坐在會議臺旁的幾十個陌生的面孔，又穩一穩心，這纔站起來：

「各位官長，兄弟是一個商人在商言商……」

他清一清嗓子，又察看了一遍各人底面孔，見到別人並沒有反對他的表示，便更加大模大樣的說：

「日埠這些年的繁榮，平心而論，是爲了沒遭過一次兵荒馬亂。我們商人纔得安心經商，市面也纔有今天這般繁華。所以，若是要保護日埠商業底繁華，在我們商人立場上，是不歡迎有甚麼戰事的。」

「這個漢奸！」

他還不會說完，就聽到有人罵了他。他從眼鏡底下側目一看，罵他的人正是那個警察處長，他不由全身一戰，不敢多講，馬上停住了。

問題很明顯，參與這個緊急會議的人們分成了兩派。一派主張戰，另一派主張不戰，當然，不戰便得妥協。——也就是投降。若想投票決定這一大難題，毫無疑問，主戰派定將以絕大多數壓倒主和派。而這位日埠底最高行政長官，這時是從心裏不希望戰的，因爲在他看來，戰則必敗，如其戰敗再和，不如未戰之先，討一個大價錢乾脆把日埠賣掉！尤其使他煩心的，是日本領事館底山崎領事，曾經不止一次地警告過他，中國軍隊是萬萬不可和「皇軍」對抗的。若果他肯和「皇軍」合作，毫無問題，

「新政權」成立以後，他是可以開國重臣的資格被任用的，不然的話，好！不但沒有他再掌政權的餘地，便是他底財產也是要沒收的。一句話，「皇軍一到，玉石俱焚！」……

「唉，這要我如何是好？」在他那寶貴的腦筋裏，已經多年沒有過那般使他煩心的事了。

「這纔真是欲戰不得，欲和不能的局面呀！」

最後他終於想出這麼一個良策，不愧當日埠底最高長官「和是要和」他想，「但這和底意思要說是全日埠底各界代表議定的，上可以對政府，下可以對民衆，便有再大責任，也不用我一人負擔。」

現在輪到他來發言了，他看準了目前這個會議底局面，當真自由討論下去，或者投票決定，想妥協是沒有希望的。

「呃……現在……請在場的各位……肅靜……」這位長官開始發言，「要戰……要和……我們要看看……看……呃，眼光遠大現在，我們底政策是……是……不抵抗！是的，不抵抗……一切都有國……國聯，國際聯盟，國聯……你們還鬧烘甚麼……」

「有一點要請敘帥④考慮！」警察處長站起來說：「雖說不抵抗是我們底國策，但是淞滬戰事卻也爆發許多天了！全國底民氣都是要戰的。這一點要請敘帥考慮！第二，國際還沒具體的決定，不

④行政長官張景惠字敘五，其部下多稱彼爲敘帥。

抵抗不過是我們政府底一種外交政策，祇是一種對外的宣傳，不可信以為真，這是第二點……」

這時那位中年紳士——H埠底教育所長也站起來了。

「我們請求長官即刻下令抵抗，保護國土，完成革命！」

行政長官皺了皺眉頭，心想這傢伙討厭，中央派，張口革命，閉口革命，他坐在那裏把光禿的頭頂朝著教育所長說：

「在本黨第……第幾……第四屆中執會第一次宣言裏不是說了麼？本黨誓與國家共存亡！呢，可是……不管是自衛底外交，還是自衛底國防，都……等著世界公理底判斷哩！王處長！」忽然他嚴厲地望著那位警察處長，「人家說愛國，我啊！我可說愛民！打起仗來還不是百姓塗炭方纔……不是有人說過麼？商人……商人是希望戰的，那位是誰……」

「嘻……嘻……」

楊鯉亭乘機站立起來，鞠著躬。

「是了是了，就是這位！現在我們底決議是不戰！不戰不……戰！」

「有人反對麼？」行政長官底遲頓的眼光，又威嚴地在這間幽暗的會議室裏巡視了一遍。

「沒有沒有！報告長官，完全沒有！」

從會議開始，便一直都靜默地等待著，一言不發地等待著的富熙，現在發言了。他每次參加會議，

其初都是沈默，不發表任何意見，但等要分勝負的時機，他便馬上參予到勝利的一邊去。但是對於失敗的一面，他卻也有好話安慰的。

「戰是應該戰，不過這是一個時機的問題，現在臨時受勸，我們完全佩服行政長官眼光底遠大。將來全國一致，對日本宣戰，那纔是收復失地的時機，現在，我們卻祇好臨時忍耐……」

而這，便是他一貫的作風。既取得勝利者底歡心，又給予了失敗者以安慰，至於甚麼是他自己底意見，那是從來不會考慮過的。甚至連他自己，過了將近二十年的政治生活，這種事情想都未曾想過哩。

十七

會議完畢以後，富熙答應了楊鯉亭底邀請，一同驅車到厚道去喫紅燜甲魚。

這一對政治上的野心家，幾乎真像一對了不起的大人物似的，對於這一次緊急會議，都感覺得特別滿意。就像完成了一件偉大的工作似的，彼此酬答著頌祝的，愉快的笑聲。

「呃，鯉亭，你在會議上的那一段談話，多麼勇敢！」

「嘻……嘻……真是够緊張啊！」

「記住，你底官晉局弄成了，可有我底一份！」

「啊？」楊鯉亭愕然一驚，心想：「我自己還未到乎哩！你便要來分贖了！」但是他沒有這樣說。對於這位特別市底參事，神通廣大的東三省日報底社長，他表示了熱烈的歡迎，沒有一點不悅之色，表露到他底面孔上來。

「不過，我不明白，」他接著說。「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你怎會這麼清楚？」

他像個小孩子似的，望著富熙那光彩煥發的臉。

「我麼？就是這樣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咧！哈哈！說著，便又精力充足地放聲大笑。

雖然在年齡上富熙還是一個未滿四十歲的壯年人，而楊鯉亭卻是一個將近六十的老頭子了，但是在社交活動和待人接物這許多場合上，相形之下他是顯得多麼幻稚，而富熙又是何等地嫺雅老練啊！爲這些事，他慚愧了。傍晚的寒風，不住地迎面吹來，他扶起了大衣上的海龍領子，還是擋不住那針刺一般的冷風，他從心裏覺得實在是老了。

「是的，在政治活動的角鬥上，你還在剛剛開始，」富熙也扶起了他的大衣領子，將油潤的面頰埋到那天鵝絨一般柔軟的水獺裏。「我唯一成功的祕訣——這就是說，我在政治舞台上過關斬將的唯一武器，便是我底消息靈通，確實！」

「因此你也將我底活動聽到了。」

「豈但是你！」

「那麼還有別人？」

「我們底行政長官就是其中之一。」在黑暗的冷風裏，他又燃起一支雪茄，吸著。「一邊在江埠開緊急會議，議和議戰，同時卻派人奔往長春和關東軍去討價錢！你看多奇怪！哈哈……可是，你看這又多平常啊！多平常啊！」

「你說甚麼？去討價錢？你再說一遍！」楊鯉亭追問著。

「我說的政治，政治，這就叫政治！政治就是買賣，本錢越粗，紅利越大！江埠是一個有四十萬人口的國際都市哩！本錢不算少……」

在這般大膽地談論之下，楊鯉亭完全驚服了。四十萬人口的國際都市，變成了交易所裏底資本。他這是第一次聽到世界上還有這種生意的。能够在政府禁令之下賣鴉片也就够偉大的了，而更奇異的卻還能有人來賣這四十萬人口！這人口卻如何也成了商品？難道這個也能討價還價，憑中說合，甚至還能像鴉片一樣地上秤稱著，爭斤論兩地，除了公開的行市以外，還有黑市場嗎？

「鯉亭！說真的，你底官膏局弄到手，我祇要十個小窩所[⊕]的許可就得了。十個，不算多！」

這時，馬車已滾轉在那條繁華的正陽街上，路旁珠寶店裏底金銀器皿，在五彩的燈光下輝煌發光。富麗幾次舉起手來，招呼了和他迎面擦過的朋友。接著說：

「H埠這般大地方，最少也得有一百個小賣所纔够分配！」

楊鯉亭這時正在計劃着，他發財以後，第一先開一家銀行，第二是開一家珠寶店，規模要比海北天，幸，幸，幸……剛剛經過的劉幾家大得多！第二，松花江大飯店也要重新修過。雖然現在這門面也相當可以了，但是裏邊的裝修還嫌太儉，所有的火牆要換上汽包，地板也要重新油過……忽然他又聽到了富熙底談話，便連忙答應。

「當然，當然……」

當然，準他十個許可呢？還是H埠這地方當然要有一百家小賣所，他卻含混沒有說明。祇是他從心裏感到了坐在他身旁的這一位政治家，實在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物，在今天這一頓晚餐上，一定要把他好好地招待一番，將來好去請求他底指導和幫助。

「裝囉……囉……」

趕馬市的人么喝了一聲，向馬發出了停止的命令，跳下車來，給這兩位乘客揭去壓在腿上的狗皮褲子，富熙搶先開付了車錢，早已有飯店茶房給他們拉開結著一小層霜花的玻璃門，照例地，楊鯉亭選擇了樓上最裏的一個房間，因為這個房間裏有一張鑲雲石的楠木牀，喫喝完畢以後，還可以吸兩口鴉片，過過煙癮。

「您來得巧極了楊經理！」

這兩位食客一走上樓梯，就有一個和楊鯉亭相識的茶房，接過了他的捨剝皮大衣，歡迎著。他知道楊鯉亭是松花江大飯店底經理，所以一貫的他都是稱呼這位多年的主顧叫做經理，以表示對於這位老主顧的崇敬。

楊鯉亭今天對於這稱呼，沒有感到滿足。「他應該叫我局長的！」但一忽現在爲時還早，至少也得等中國軍隊退走以後，他纔能够安心地把這個新的，在他自己看來，這一偶象徵著威風與光榮的稱呼——「局長」的名銜，公開地宣揚出去，於是他便以一種不悅的嚴肅的眼光，看著那一個滿臉笑容的茶房，用拇指向後一點。

「這位！」

「是！」茶房爽快響亮地答應一聲，憑著茶房們底固有的看人的眼光，馬上斷定了和楊鯉亭同來的這一位食客，是屬於一般人所說的那種「上流社會」底人物。

「給我，老爺！」

富熙這時還有兩級纏到樓梯的頂端，他知道茶房拿著他夾在腋下的那件大衣說的，就以一個熟練的姿勢擲了過去，茶房很靈巧地接住了。

「噴！多軟的麋絨！」茶房很內行地稱讚了富熙底大衣，說：「您來得真巧！楊經理！這房間剛剛空

出來。」

茶房扭亮了電燈，一種剛剛吸過鴉片煙底香味，還在這個房間裏繚繞著，一個年青的女招待，從雪白的門簾縫裏探頭窺望，這兩位客人剛一發覺，她便即刻轉身跑開了，而且還嗤嗤地笑著，雖然隔著一堵板牆，楊鯉亭卻也清楚的聽到了那忍住的笑聲。

「新來的嗎？」楊鯉亭問。

「不瞞您說，今天纔到！」

茶房流利地回答，遂即將嘴唇湊到了楊鯉亭底耳朵上，眼睛卻望著另一個客人，意思是說給楊鯉亭聽，事實上在板壁外邊都可以聽到。

「真是稀有啊！楊經理！女子中學念過書哩！」

這茶房用一種非常詭祕而又嚴重的口氣說了出來。隨即又伸起一根食指一點，再把拇指，食指和中指捏在一起一搖，並且大聲說著：

「十七！」

「呃？」楊鯉亭伴作不懂。

「十七」茶房又說了一遍，而且詭祕的笑著。

「去！」楊鯉亭把手一揮，命令「泡茶來！」

「噍！」茶房答應著轉身出去。一邊唱著：

女招待，真不差！

又像小鳥又像花，

「七歲的大姑娘哇！」

一刻工夫茶泡來了，這茶房雖然閒著兩隻大手，無事可做，他卻大聲喊著：

「彩鳳沏茶來！」

前面說：一邊他看著富熙那光彩煥發的大臉（因為他知道他是客人，應當先請示他），把菜單送到他

「點甚麼菜老爺？」他做著想要背誦菜譜的姿態，但富熙以一個熟練的手式阻止了他，表示這是不必要的。

「甲魚有嗎？」

「剛賣完了，老爺，您知道……」茶房很抱歉地說：「我們底紅爛甲魚是很有名的。但是對蝦到了！」

「是鮮的嗎？」對蝦也是富熙所喜歡的，連忙問道。

「包您新鮮，老爺！不新鮮不要錢。」

「大連的吶？」

「大連的吶！剛剛打桶都是活的哩！」

「你說甚麼？裝了兩天火車還是活的啊？」

「不老爺，我是說活著凍到冰裏的啦。」

「這還像話，」這時那個女招待遞上菜來，富熙一把握住了那柔嫩的染著紅指甲的手，問道：「你叫彩鳳嗎？幾了？來往這邊點……」

楊鯉亭正要和他商量對蝦的數量，但他沒有聽見。楊鯉亭就和那個茶房去商量。

「至多一個人三對，那麼兩個人六對，就足夠了。記住，要大個的，半斤白乾，或者……再來兩瓶啤酒嗎？」

「還有飯菜呢？」茶房指示著。

「不對蝦以外，再來一盤罐頭海螺，」富熙把彩鳳推到楊鯉亭底身旁，和茶房說。「注意弄乾淨沙子。啤酒要一面坡的，多來兩瓶，我就喝不慣白乾。啊——你——」他望著楊鯉亭，「喫飯罷？還是喫麵？這在我都是一樣的。」

楊鯉亭非常滿意富熙沒有和他拘束於做客入底禮節，而顯出疏淡的樣子來。他想起富熙除了一個小脚的中國太太，和一個半老的朝鮮太太之外，還有一個新娶不久的俄國太太，他是一個過慣

俄國生活方式的人物。

「或者，喫『列巴』^①炸牛排嗎？」楊鯉亭微詢著富熙底意見。「再給你來一個『蔬波』^②怎麼樣？」

「啊——不我在自己家裏，瑪莉娜天天都是做這些給我喫，我真是——喫够了呢！」瑪莉娜就是嫁他不久，現在和他同居的那個俄國女人。

「那麽好，你給我們來一隻烤鴨子，要肥的。你要特別關照竈上！」他嚴厲地注視著茶房那卑順的臉。

「當然，你放心！楊經理！」茶房連忙答應。

「呃不，還有多澆醬油，要烤透點。荷葉餅，再來一個炸蟹腿……海參崴的那就好了。要是海參崴的蟹子纔能喫，還有，再來一個鮑魚湯。鮑魚湯你歡喜嗎？」

「好極了好極了！」富熙連忙答應。

茶房鞠著躬，退了出去。在門外邊和坐在楊鯉亭身旁的那個女招待啜一啜嘴，做了一個下流的鬼臉。

① 即麵包。

② 即菜湯。

青年時代的楊鯉亭，除了賺錢做工，安家立業的野心以外，真是甚麼希望也不會想過的。而對於飲食男女，這些支配著人生，被聖人稱做「大欲」的東西，更是從未做過任何幸福的夢想。在他底血液裏，純正地激流著祖父遺留給他的那山東農民底樸實勞苦的血，他從不會想像過「山珍海錯」的美味，和妻妾嬌底幸福。不但如此，並且他還嘲笑那些考究飲食，一妻二妾的人們哩！

「他們是在喫米飯還是在喫金錢呀？」他嘲笑那些考究飲食的人。「我看他們最好是炒金豆子喫。等著罷，有他們討飯也討不來的時候。」

至於對待那些一妻二妾的人們呢，雖然不會明白地表示過他那正人君子式的意見，但是當著那些凡是他所知道的娶妻納妾的人們從他而前經過的時候，他多半是側目而視，或者乾脆翦一個紙的小王八，去偷偷地貼到那些人底背上去，以代替口誅筆伐的言論。

但是自從和蓮香堂那個妓女——桂花就是現在的這個夫人——張氏結婚以後，他攻擊考究飲食的堡壘，很快地幾乎一點力量都沒有費，就被他底夫人攻破了。他底夫人不但可以說是「嗜食如命」，而且還是一個調製佳肴美味的能手哩。

「穿住都好說，」他底夫人說。「可就不能虧嘴呀！鯉亭啊！人活著不就是爲的一張嘴嗎？」

起初，他是不同意這種見解的。最大的原因，是由於這筆開銷太覺浪費了。但是自從他底夫人親自做過幾次拿手的點心——像是蛋黃春捲，蝦仁餃子……這些東西，給他喫過以後，而且由於他夫

人底計劃，從偷運鴉片這一項生意上所得的利潤，不但彌補了飲食上的支出，而且還額外積存了大批的盈餘以後，他就不但完全同意了夫人底見解，而且還表示了先前自己底見解，真可以說是一種照他自己所說——「完全是一種窮嘴巴骨的意見。」

「現在我纔明白這一種道理。」一次，在他剛剛賣出四十兩鴉片以後，愉快地喫著他底夫人親手烹調的醋溜鯽魚的時候，他興奮地說：「爲何有人沈到一百萬的身份還要嚼高粱米？唯一的原因就是爲了他們是天生就的窮嘴巴骨！」

至於他對於一妻二妾的見解，卻也與青年時代大不相同了。自從他夫人四十大慶那天夜裏起，突然他發覺了她好像在那一天的工夫，竟蒼老了二十多年。就像昨天她還是蓮香堂的桂花，又風騷，又結實；而這天卻一下子便成了四十歲的老婦人，既呆板，又衰弱一樣。從此他完全寬恕了別人底一妻二妾主義。結果也終於完全地違反了初衷，而贊成了別人（自然是已經最少有了一個以上一妻二妾的人）底主張，那主張若照有學問的老先生們說，便是「寄情聲色，以娛晚年。」若照經過改變的在野政客說呢，便又是「寄沈痛於悠閒。」但楊鯉亭卻是不懂這些的，並且他完全是另一種看法：「瞧！哪個大人物沒有個三妻四妾的？這譜，有了錢，有了地位的人，便得用這個譜！而且，越多越威風哩！——有一次不知怎麼弄的，他竟把這個見解洩給張氏了，張氏即刻瞪起了她那發著燐光的眼睛說：

「你可小心點，鯉亭！你這點家當要不叫我呀！一輩子也別想當經理……人不可忘本！你要有點風吹草動，我不把你底耳朵撕下來！」

從此以後，他便不再談這些問題了。即使實在忍耐不下，非談不可的時候，他會去找他底三親二故發洩發洩，卻不會再在張氏底面前說出來。

「告訴我，你是讀過書嗎？」他握住了這個女招待底小手問道。

「哪裏！人家纔沒讀過書呢。」女招待嬌柔地抖了一下那滾圓的肩膀，把手掙出來，但是顯然地爲要表示她是讀過書的，便用紅線繡著「女權中學」四個花字的手帕，像無意地一樣，從袖口裏漏了出來，掉在茶杯旁邊那雪白的檯布上。

富熙敏捷地一把搶著，打開來，看過那繡著的花字，擦一擦自己的鼻子說。

「好香！哈哈，你這不是當學生用的手絹嗎……香得很咧，鯉亭！你聞聞看！」

楊鯉亭突然地臉紅了。雖然他有時在欣賞著自己夫人底那起了縐紋的肢體的時候，也時常想到他這一生將不會再觸到少女們底光滑柔嫩的皮膚了，但是當著富熙面前，對於這位妙齡女招待，他卻不由地顯出了不會習慣的拘束和狼狽。

「拿來！拿來！」女招待一把搶了過去。「人家底手絹纔不香呢。」

「這小蹄子！」富熙很溫雅地用兩根粗壯的指頭，在她底臉腮上扭了一下說：「可有個勁勁！」

「啊喲！」像似喫驚似地，女招待嬌嬌的叫了一聲。「人家不陪你們玩了。」說著，就特意做著想要起身出外的樣子。

「別走別走！」富熙就勢一把握住了她那藕一般滾圓的堅實而光滑的胳膊，命令著說：「坐到這裏來！」他拍一拍自己底多肉的大腿。女招待就像一頭貓似的坐到那隻腿上。富熙就用那隻多毛的大手，在女招待身上渾身上下摸起來。

「哎喲，哎喲，嘿，嘿，嘿……！」女招待祇是笑。

「哈哈，哈哈，這是甚麼？」富熙用力地捏著女招待底那兩個隆起的奶子說。「小麵包。小饅頭……！」

「嘿，嘿，嘿……！」女招待笑得更厲害，喘不過氣來。

「鯉亭！你看，這小東西的奶子，卻够大的。」

楊鯉亭對於這幕情景，看得十分入迷，便也拉住了女招待底一隻小手，指甲上都染了紅紅的蔻丹，手指卻真像開水燙過的小豬蹄似的。又白又胖，他試探著將嘴唇去親吻那隻光滑的小手，但是在嘴唇和手背還有著相當距離的時候，他嘴巴上的那叢花白的鬚鬚，卻早已觸著了那隻嬌嫩的小手——說起這叢鬚鬚來他真是非常愛惜，每天早晨他都是用鑲銀的化學梳子和花王石鹼梳了又梳，洗了又洗。又輕又軟，被風一吹，簡直像山羊鬍子一樣的柔軟動人。而女招待卻像被鐵絲刺痛了似

的，趕忙一抽就把那隻手甩開了。楊鯉亭怔怔地一楞說：

「你這騷貨！」

「看你這一撮毛！」女招待用她底小手捏住了楊鯉亭的鬚子說，「够人受的了。嘿，嘿，嘿……」

「你可別看他老。」富熙仍然用那隻多毛的大手捏著女招待底奶子說，「他就要當官膏局長了哩！」

「甚麼局？」

富熙見到楊鯉亭給他使眼色，就連忙改口說：

「甚麼局也不是來給老爺香個嘴！」

他就將兩隻大手，使勁地捧住了女招待底嬌嫩的面頰，眼睛有了她那對翻捲著睫毛的發亮的小眼，就在那兩片猩紅的嘴唇上，狠命地親了一個嘴，並且發出響聲來。

「哈哈哈哈哈……」他放聲大笑。

「嘿，嘿，嘿……」女招待也坐在他底多肉的大腿上，婉轉地笑。

恰在這時茶房將切開了的海螺，和煮好了的對蝦，裝在兩個白瓷冰盤裏拿了上來。對蝦又紅又亮，就像塗過油似的。

「您看呀，多鮮的對蝦！真就是活的一樣呀！」茶房不停地稱讚著，「真是句您喫，老爺，不新鮮不

要錢！」

啤酒也拿上來了，——道道地地是一面坡的啤酒。瓶蓋都已揭去，就像開了鍋似的，往外噴著泡沫。

「這騷騰子，」楊鯉亭等到女招待出外去了，這纔說道：「真是個浪頭！」

「够勁呀！」

富熙讚歎著，拿起一杯啤酒來一飲而盡。

「啊啊，够勁呀……鯉亭你來一杯！」

楊鯉亭這時正剝開了第二個蝦，去掉甲皮，雪嫩的白肉就露出來了。

「真鮮呀，嘻嘻！真鮮呀！……又騷又鮮！真是……」突然他又看見富熙已在他喝白乾的杯子

裏倒滿了啤酒。趕忙把杯子一抽說：「滿了滿了。」也學著富熙的姿勢，擎起杯子來一飲而盡。

「嘻嘻！」楊鯉亭暢快地笑了。鬚鬚上還留著啤酒底泡沫。

「哈哈哈哈哈！」富熙跟著精力充足地放聲大笑，他改變了話題，說：「是時候了啊，鯉亭！」

「是押孤了的時候了嗎？」楊鯉亭快活地問道。

「是押孤了的時候了啊！」富熙跟著他底狡黠的眼睛，又斟滿一杯啤酒。

「可是，你看警察處的王處長！」

「王處長怎麼的了？」

「今天會議上的言論，你沒聽到嗎？」

「主張抵抗嗎？」

「當然的啦，他還，唉，」楊鯉亭噤嚙著說：「罵我是漢奸，你沒聽到嗎？」

「這又何必在意！」富熙敏捷地剝下一個蝦頭來，拋棄了說：

「他罵我們漢奸，我們也可以罵他漢奸的！」

「那怎樣可以？」

在這種地方，楊鯉亭是顯得何等的單純和低能啊！我們可以斷言，若不是金錢和虛榮攪混了他那山東農民的血液，他是決不會參加進這一場政治賭局裏邊的。

「無論如何，他是主張抵抗的人物呀。」他繼續說。

「老兄，你不行的地方也就在這裏！你要知道這是政治，政治啦！政治就是這樣的，天真不得！哈哈……」

遂即富熙滿嘴酒氣地湊近了楊鯉亭耳上說：

「你要堅定，鯉亭！你來出面，用到的時候，有我給你作後援！」

「那裏那裏！這真是歡迎之至！」楊鯉亭從心裏洋溢著一股喜氣，趕忙又斟滿兩杯酒，表示他底

歡迎，便又審慎嚴重地說：「劉子山那一任官督局，可真是了不起啊！」

「那還用得說，現今的H埠，可更是不可限量啦。」富熙底眼睛，由於啜酒而微微發紅，但還是和平常一樣地閃爍著油潤的光輝。

烤鴨子、炸蟹腿、荷葉餅、鮑魚湯，都一樣一樣地送了上來。

「真是多肥的烤鴨呀！」茶房頻頻地稱讚著。「彭香蘇脆蟹腿可真是鹹子來的哩！您看老爺有多麼肥碩！」

「嘿！嘿！嘿……！」

女招待底笑聲，打斷了楊鯉亭底一個突然的思想。他不由地怒目看她，心裏說：

「你這個小騷貨，浪甚麼？等我收你二房，別瞧我不起！」

茶房在旁邊吹著說：

「彩鳳就像我們厚道福底紅烟甲魚一樣，全H埠聞名。」

「啐！」女招待嬌嗔地罵道：「滾出去！放些甚麼屁！」

H埠底紳士先生，少爺小姐們底胃口，說起來也實在有些奇怪。南蠻子——北方都是這樣稱呼南方人的——喫王八，據說是再平常也沒有了。但是一傳到了H埠，卻即刻轟動了有錢人的鑿鑿階級。

「你喫過厚道 福底紅爛甲魚嗎？」

喫過的人，——或者聽說別人喫過的人，——他們這樣向那些沒有喫過的人們，誇耀著自己底無所不知的淵博。

「甚麼甲魚！你說的是王八嗎？」

「噯！人家飯店叫做『甲魚』的，王八多難聽！淵博的人們，恥笑他們底對手說：『這樣看來，你一定沒有喫過了。』」

「誰說我不喜歡哪個好人喫王八？」

被譏笑的人開始反攻，其實就承認沒有喫過也不算可恥，無論任何比賣鴉片，做漢奸體面多了。但是他們卻恥於承認，而且還要說是他們不愛，不喜歡，好人誰去喫王八？

「但是我可喫了哩」顯然地勝利是在喫過的這一面，就像比捐出錢來慰勞了馬占山還更光榮似的誇耀著。——「一個紅爛甲魚，十六塊哩！」

楊鯉亭就是請富熙喫紅爛甲魚來的，但是來遲了。他夾起一塊烤鴨子來，荷葉餅上塗了甜麵醬，熱烈地讓著富熙道：

「喫呀！儘量喫呀！你可不要客氣！」

同時，他調笑著那個女招待說：

「或者，你來這個鴨屁股嗎呢……」

十八

這天夜晚，楊鯉亭帶著酒後的興奮，接讀了兩封非常重要的來信，一封是他的兒女親家，瀋陽萬聚銀號底總經理——王子政寫給他的信，上除了報告瀋陽市面在當地耆紳所主持的「地方維持會」維持之下，地方安靜和平，百業漸復舊觀以後，就說起他們底子女，自從襁褓締婚以來，幸託天佑，都已長大成人，因此他決定在臘盡春來之時，將兒子王文才送來日埠，以便和楊耀蘭正式舉行婚禮，以了卻做父母的責任。對於這信，他沒有表示甚麼意見，瀋陽成立了維持會，他早已從報紙上知道了。祇是爲女兒舉行婚禮，卻要一筆大開銷，這不免使他猶豫不過，又想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爽性趕早嫁掉，倒也了卻一樁心事。

還有一封是弟弟楊鯉水寫來的，那信上的末尾，這樣寫著：

兄前兩次來函，均已收到，官膏局一職，必可毫無問題，「皇軍」現已攻陷變城，正在調集後備隊，準備一舉而下日埠。唯聞日埠抗日風潮，頗爲濃厚，弟曾向稻田少佐閣下提保證，謂

兄必可聯合一部有力士紳撲滅此種抗日風潮，務盼努力爲之……

弟鯉水上言

臘月十八日

「這是我早就看準的啦！」

看完了信，楊鯉亭大聲地叫道：

「中國軍隊是非退不可的了。洋鬼子麼，可不比我們中國人……」

「老二說了甚麼。」張氏見他這般興奮，就問道。

「說了甚麼，皇軍就要打到H埠來了。」

「那麼官膏局的事情呢？他沒有提起嗎？」

「這還用問！」

「噢……這樣，耀蘭的嫁妝你可得多陪送點！像個樣子！穿衣鏡是得要的，梳妝臺也得要！三面鏡子的，牀呢？三人的還是雙人的……鑽石戒子也得要一個罷！海北天的……」

「當然。」楊鯉亭毫不在乎地說：「所有的東西我們都要好的！」至於他弟弟爲他在稻田少佐面前提過保證，而託付給那件重大的工作——聯合H埠上的有力士紳，以撲滅抗日風潮，他卻不會和他底夫人說起過。而他們這楊氏一族底即將到來的飛黃騰達的機運，都將以這一「重大付託」爲開端的嚴重性，他當然知道得清清楚楚。

第六章

十九

真不愧是泱泱的大國啊！我們這古老的中國！

一百萬年的遠古史詩，和獅子爲伍的北京人底時代且不去談。便是歷代以來被我們奉爲第一個祖先的神話中底黃帝，當著尼羅河上底金字塔王朝剛剛建國之初，已經在黃河流域上爲我們開闢疆土，趕跑異族，建成遺留到今天的這一個國家底規模了。在這最長地將近五千年的一長串的日子裏，這宇宙間底自然界，不知有了多少新的星球陸續發現，而舊的星球卻陸續崩殞了。在這地球上底桑田滄海的變化，更不知道有過多少次。

如果我們把範圍再縮小到地球上底生物界——或者乾脆來看一看爲我們所自詡爲「萬物之靈」的兩腿動物罷，不知有多少民族忽然地變成了天之驕子，但是不久，忽然地又一下子從天國裏摔了出來，變成各地乞食的流浪人了。多少象徵著天國的王朝被建立起來，但是，即刻又迅速地崩潰下去，而成爲後人底人間樂園底嚮往，懷戀著那一片廢墟，曾經是遍地流著牛乳和葡萄汁的地方。

待到今天，那些廢墟都已變成了沙漠，連它們底主人，幾乎全都絕滅了哩！

看看我們自己，這號稱「中華民族」的黃帝底苗裔，在這一長串將近五千年的日子裏，目覩著舊星球底崩殞，新星球底誕生；人間天國淪為沙漠，神之子成為各地行乞的流浪人……我們不但沒有被消滅，被淘汰，而且竟在自然界底新陳代謝，和人類史中底興衰替革的各種嬗變之間，得到了繁榮和發展，奇蹟般地繁殖到佔據著全地球上人類總和底四分之一這麼多，真是值得驕傲啊！

但是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底祖先，五千年來為我們焚山烈澤，開疆拓土，從湯湯漫山襄陵的洪水世界裏，和自然戰鬥，和異族戰鬥，征服了所有的自然界和生物界中妨礙著我們生長和繁殖的東西，開墾出來這一大塊土質肥美，氣候溫和的良田，供給我們養生送死，綿延遞嬗……

「我是黃帝底子孫！」

「我是黃帝底子孫！」

……

當我們需要以祖先底光耀來反射自己的時候，做得完全像一個孝子一般，以「黃帝」底名分來證明自己血統的悠久，而把它像一顆鑽石戒子一樣好玩地，戴到自己底小手指頭上。

如果我們能莊重嚴肅地想一想，便會即刻感到這確實是一個莊嚴的景象！在地球上的生物界——特別是蹣跚動物的人類中，能夠從有史以來就保持著我們底繁榮，而且在五千年後的今天，

不但被淘汰，不被分裂，仍然是一個滋長繁榮的完整體，而且還繁殖了更多的族類。在地球上這確實是一個「壯觀」！幾乎就像地球本身一樣，它眼看著宇宙間底滄海桑田，人類中底興衰替革，而自己卻在晝夜不停地向前滾動。

這一繁多攸久的種族，這一個宇宙中間底壯觀，值得做爲「黃帝子孫」的，我們自己底愛惜和尊重。妊育著這一族類的這一大塊被我們五千年來一代代的祖先底血液所培植出來的土地，也值得我們勲懇耕耘，和忠心地守護，——就像所有的動物都知道守護供它生息繁殖的窠巢一樣。

但是當著一千九百三十年的一月底，——也就是民國二十年舊曆除夕將臨的這幾天，日本軍隊乘著攻陷雙城底餘威，而驅兵直下H埠的時候，H埠的這些自詡爲「萬物之靈」的雙腿動物，是怎樣保衛他們底族類和窠穴啊！可恥啊！他們連一隻烏鴉——被「人」罵爲扁毛畜生的東西——都不如，他們竟企圖著在敵人尙未到達H埠之前，就已將自己底窠巢雙手奉獻了。可恥啊！在禽獸中很少見到的，在「人類」中我們竟而見到了！那些「黃帝底子孫們」怎樣在稱斤論兩地向敵人討著好價錢，來出賣他們這些五千年來繁衍至今的族類！可恥啊！他們不但像一個逆子似地要出賣祖先遺留給他們供作生息繁殖的土地，並且連埋葬在這土地裏的祖先底骨骸，他們也都要一道上秤稱著出賣給他們底敵人哩！可恥啊！

這天晚上，楊鯉亭繼續著一星期前在長官公署參加過的日埠緊急會議之後，又在他自己的客廳裏，舉行了一個規模雖小，但是意義卻是非常重大的茶話會。

「對於目前的戰事，我是越看越清楚了。」楊鯉亭將目光越過了富熙底頭頂，望著剛剛由瀋陽繞道把兒子帶來日埠結婚的兒女親家王子政，非常肯定地說道。

「至多用不到十天，中國軍隊是必將退卻了。」

對於這話，王子政沒有表示意見。他祇是意義深長地點一點頭，禿了的頭頂在強烈的燈光照射之下，現露出來皮膚底光滑。

「鯉亭把這件事過於看簡單了。」富熙在一張舊沙發上，噴出一口一口雪茄柔輓的煙霧。

「子老意見如何？」說罷它臉上帶著一貫動人的笑容，兩目炯炯有神地看著王子政。

「我底看法略有不同，」王子政開始摩弄他無名指上的藍寶石戒子，用那很尖細的和女人差不多的聲音，輕悠悠地說：「如果日埠底軍政當局，失去了獨立自主的權能，這就是說如果受了主戰派底操縱或包圍，很可能和日本軍隊開火的。」

「造孽啊，真是造孽啊，」張氏咀咒道，一邊歎著粗氣。

「那麼我們的主和派，丁司令的意見是！」楊鯉亭焦灼地追問著這位無所不知的富熙參事。

「關鍵就在這裏，」富熙底眼睛裏，擦了芝麻油似的閃著油滑的光輝。

「我們請富熙翁作一個詳細的報告！」王子政關切地說道。

「噓！」富熙用兩根指頭在嘴上一吹，發聲地將那油潤機敏的眼光向門外一掃，這纔壓低了聲音說：「丁司令是受了別人底包圍，當然都是些可惡的主戰派。」末後，他又憤憤地加上一句說：「他們簡直瘋狂了！」

「鯉水底信上早說過的……」楊鯉亭憤怒地叫著。

「說過甚麼？」王子政追問道。

楊鯉亭卻像完全沒有聽到他這位兒女親家的追問一樣，儘管憤怒地叫著：「當然這種風潮我們必須撲滅，這是一定的！」因為生氣，嘴巴上的鬍鬚都被風吹過一樣擻擻抖動了。

「這是當然的，」王子政同意地說道。「我們可以有種種方法，來說明我們的要求。」

「明天我就要用商會常務理事的資格，召集一個臨時會議，」楊鯉亭態度堅決地說。

「會議甚麼呢？」富熙懷疑地問道。

「我們要求全H埠的商店，作一個決議，請求H埠軍政當局維持和平，停止作戰。」

富熙聽完，忽然呵呵地拍掌大笑。

「你這是甚麼意思？」楊鯉亭狠狠地問道。

「你想得雖然聰明，但是你忘記了，」富熙提醒他說：「報紙上不是早已說了麼？主和者是漢奸！」

「漢奸算甚麼？」張氏趕忙插嘴道：「國是旁人的，讓旁人愛去。橫豎那些愛國的未見得人人有個局長當……」

「你可不能小看這一個罪名，親家母，祇要別人一把這個帽子扣到你頭上，你就說得天花亂墜，別人也不會聽你的。」王子政撫弄著他底戒子，細聲細氣地說道。

「難道我們就這樣完結了！」楊鯉亭絕望地叫道。

「完是不會的。」富熙祇是淺著他那機警的眼睛。

「無論如何，我是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了。」說罷，楊鯉亭頹然地坐進一把圈手椅裏。

「作是要作，但是有一件，我們必須把漢奸這一頂漂亮帽子，送給那些人去戴。」——就是說，送給那些主戰派！」

「你怎能說主戰派是漢奸！」楊鯉亭出乎本性地問道。一說出口，他又覺得不應該說這種話。

「鯉亭真是好人！」富熙呵呵大笑，聲音宏亮地說。突然他收斂了笑容，把嘴唇湊近楊鯉亭底耳朵上，低低地說：

「你忘記了我們底國策了嗎？現在我們是不抵抗，靜待國際正義的伸張。而那些可惡的東西可要……」

說到這裏，王子政也把他那尖豎的耳朵湊攏了來，聽得整個客廳又緊張，又窒息。

「和字我們不要提，但是我們可以這樣說，主戰便是違背了國策！違背國策的人，當然的，便是漢奸！哈哈！哈哈！」

富熙底笑聲，笑得這般響亮，致使正在傾耳靜聽的兩個老人底耳膜，感到了振耳欲聾的嗡嗡作響。

「漢奸！楊鯉亭得意地重複一句，一個微笑從他皺摺的眼角上盪漾開來。

「漢奸了得！王子政把忝了的頭，一搖一擺地搖著。

「就是這樣，哈哈！富熙忍不住又放聲大笑，並且加上一句說：「這就叫做政治！政治活動的妙訣，完全在此！」

二十一

這一個星期，楊耀蘭真是快樂極了。她似乎從來未經過這般愉快的日子，緊張而又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是又活潑，又歡快地走出走進。

「爸爸，你看我這隻新買來的手提包，好不好？」

但是她不等待父親的回答，便又轉身走去，讓整地和她母親說：

「媽！我這一輩子也不嫁人！我要守著你，跟媽媽過日子有多好呀！」

「傻孩子，那有不嫁漢子的女人！人家都是三個四個地往家裏招呢。」

在往常，她對於做母親底這般猥褻地和女兒開玩笑，是常常要氣得撮起她那美靨的小嘴來的。但是這次卻沒有，祇是裝做聽而不聞的樣子，命令母親說：

「媽！給我把頭髮捲一捲！」

她變得比先前愛說話，並不是爲的換來別人底回答！祇是因爲她儲藏的快樂已經太多，而必須向別人發洩發洩，以弛緩她緊張的情緒。讓別人也接受一點快樂的感染，同時她底性格也越加溫柔了，大量地寬恕著一切使她不快樂的人，和一切使她偶感煩惱的事，如同一個中了特獎的人，不再在金錢的來往，還和別人去輸銖計較了一樣。

在這些天第一件使她興奮的事情，是她去慰勞馬占山底捐募大會上，果然獲得了成績第一的榮譽。而且，和那個以獨身主義著名的，性情孤癖的歷史教授，也對她說了許多推崇的話，表示了他衷心的欽佩哩！

其次是那個東三省日報底副刊編輯，也就是這次募捐大會底宣傳部主任羅維奇，僅僅在一個

星期之內便訪問她達到十次之多！他不但稱讚她底功績，稱讚她底才能，甚至於她底美艷以及她底白皙細嫩的皮膚也都稱讚到了哩！雖然她並不喜歡這化身穿鹿皮工人服的新聞記者，甚至有些嫌厭她那被紙煙熏黃了的指甲上擦著的白蔻丹，但是她究竟是一個女人，她臉不掉女人們與生俱來的天性。這就是說，雖然是她所嫌厭的男子，但是她也很願意安靜靜地等待著那男子說完了各種悅耳的言辭以後，纔送他出去。更何況羅維奇是一個油髮光光，皮鞋發亮的新聞記者。而這位新聞記者還索取了她底親筆簽名的照片，準備著在報紙上把她介紹給全日埠底讀者呢。

但是在她選擇照片的時候，卻費了一番小小地躊躇。

「你看我選那張好？」

他拿出三大本的和一本小的照相本子，送到羅維奇底面前說：

「這張半身照片，是我摹倣胡蝶底姿式照的。這張全身的是學的阮玲玉。你喜歡阮玲玉嗎？」她突然問道。

「阮玲玉當然！阮玲玉真可愛極了。」

「那麼徐來呢？」

「徐來是標準美人，他有一個鏡頭是坐在浴盆裏照的，真美極了，真美呀！」

羅維奇十分熱烈地讚歎著，兩隻眼睛貪婪地看著楊耀蘭。那容光煥發的臉蛋，楊耀蘭以一個矜

持的微笑接受了他底注視。然後鄭重其事地說：

「你還是拿這張嘉寶型的照相去罷！我很喜歡她那莊嚴沈靜的風度！」

說罷，取出一張雙手放在胸前，嘴角微露笑意的半身暗光照片來，細心地簽好自己底名子，這纔交給羅維奇，並且說：

「登報紙的照片，是應該態度莊重的。」

第三件使她情感激動，甚至覺得惶惑不安的是，她底未婚夫王文才的突然到來，幾乎使他不知如何應付。

本來在她平常無事的時候，她是時常想到這一個使她恐懼顫慄的未來的。她千思萬想，摩擬著這一個幸福的未來，她又千疑萬慮，耽心著這一個幸福的失敗。在過去，王文才不知對她說過多少向她求愛的蠢話，但是在她看來那些話是那樣蠢笨，以至使她聽了不但不能增長對他的愛情，甚至使她感到一種刺耳的煩厭。

但是事後想來，她又憐憫他了。她憐憫他那那焦慮的面容，他憐憫他那那拙笨的舌頭。她尤其憐憫她們那一段長地從襁褓以至現今的這一段婚姻底關係啊！因此她時常是以憐憫當做愛情，大量地給予了那一個嘴拙心笨的人——她底未婚夫。

但是有王文才寫來的充滿著愛情、渴望和訴苦的情書上，卻給予她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以至

於是她覺得那是一封洋溢著百合花底清香美麗的情書，因而寫這信和讀這信的人，也都是和百合花一樣美艷動人的人物。

這次王文才的突然來臨，使得她底這個美麗的幻想粉碎了。他不但那不像那朵想像中的百合花，而且他那拙笨的口才也還是和先前一樣地使人煩厭，有增無減哩！

「我真想你！」王文才初次和她談話就這樣說。「我甚麼也不想，就祇是想念你。」

這已盡了他很大的努力，纔想出這般在他看來已是十分體貼的談話。但是在楊耀蘭聽來竟那麼刺耳，以至使她感到一種羞怯，他的未婚夫竟是這樣一個不懂言辭的人。

王文才穿一身藏青嘩嘩的西裝，嘴脣厚腫，身體高大。對於這樣一個男子，楊耀蘭雖然感到了他底粗鹵拙笨，但也覺到了他的強烈的男性獨具的誘人的力量。祇要一接近他，她便時常開到他身體上底一種強烈刺鼻的氣息，和他炙人發燙的熱氣。那些強烈的刺激，使她確確實實地感覺到了坐在她身旁的是一個男子，而不是一個女人。並且，這個男子便將是她的丈夫，將來她們兩人便將和一般人一樣地度著那種所謂小家庭的生活，想到這裏，不由得她爲了未來的命運和幸福而顫慄了。

二十二

王文才和父親佔據著松花江大飯店二樓靠街的一個房間。從這個房間，有走廊可以通到楊鯉

庭！一家的住宅。早晨很早，王文才便醒來了，他默默地聽著遠遠的鷄聲，在溟濛的晨霧中互相唱和。隨後，兵營裏的起牀號也清脆婉轉地吹響了。於是，又是一列火車開到遠方，汽笛尖聲尖氣地鳴叫著，車輪輾轉在鐵軌上的呼呼轉輪的喘息，由響而啞，最後終於又是一片清晨的寂靜。

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想起楊耀蘭底那對發亮的眼睛來，那對眼睛時時放出的各種不同的光輝；有時是歡笑，有時是憂愁，而最使他難解的，是當著那對眼睛和算盤上的珠子一樣不停地轉著，嘴唇閉緊，目光猶疑的時候，他想不出楊耀蘭這時底心裏都是想些甚麼。有時他以為那是一種狡譎的不肯信任的神情，有時他以為那是女孩子們故意的裝腔做勢，以恐嚇他這中學尚未畢業的男子。

說起他底學生生活來，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若照他底學年來說，他是早該進大學了的。但是他自從入了高級中學之後，不是數學不及格，就是化學不及格，或者乾脆都不及格，因此直到現在，他還未得到一張中學的畢業文憑，要投考大學，自然更談不到了。自然，要像他底未婚妻那樣想進H埠底政法大學去讀書，那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但用不到中學文憑，就連學校底大門都不進也沒有問題。但是他不高興這樣，照他自己說，便是在中學裏那幾種不夠分數的功課，也都是爲了他不喜歡它們的原因，要不然，他是不會到現今還未畢業的。

而楊耀蘭卻因此大大地失望了，幾乎近於一種羞恥之感，使她沒有勇氣在別人面前說出丈夫的學歷來。在她理想中的配偶，是應該丈夫比妻子高一等的。而她卻顛倒過來，反比做丈夫的高出一

等來，實在太不像話了。因此當她同別人談到王文才的時候，總是盡力避免說到學校這邊，倘使有時確實搪塞不過了，便多半是心不在焉的樣子和人家說：

「我不知道，聽說他下學期要到北平去轉學罷。」或者「要不是發生事變，他已決定去東京了。」王文才在牀上翻來復去，足足胡思亂想到九點鐘，這纔起來穿衣服，打領帶，梳光頭髮，下樓去同松花江大飯店夥計一同用早餐。而他底父親卻跟她底未婚妻一家喫飯。飯後恩恩走上樓去，在樓梯口上，他和東三省日報底那位副刊編輯走了碰頭，於是他低下頭，裝做不會聽到別人招呼似的，迅速走進楊耀蘭底小室裏去。

「那位編輯又是找你的嗎？」他怒氣沖沖地問道。

「可是，他坐都沒坐一下就去了。」楊耀蘭底手裏拿著一張瀰漫著油墨氣味的報紙，淡淡說道。

「那麼他是做甚麼來的？」他嫉妬地追問道。

「你有甚麼權利這般考問我？」她突然提高了喉嚨喊。「你要知道，我現在還不會嫁給你呢！」

「你做甚麼這樣喊叫？」爲了這突然的吵鬧，顯然使他慌亂了。

「我要喊！你當我怕人嗎？」她更提高了聲音。

「你不想想，叫人家聽到這算幹啥？」他完全變成一種膽怯的狀態，哀懇道。

「我不怕，我偏要喊！偏要喊！你現在有甚麼權利來干涉我！」

不知道是由於惶惑的焦慮呢，還是由於自尊心的被打擊，他竟像一個受了欺負的小孩子似的，突然一陣心痛，失聲哭泣起來。

楊耀蘭底母親張氏，這時突然在門口出現了。

「你們這是幹甚麼啊？都成大人了，難道還是小孩子嗎？」

王文才不敢擡起頭來，正視他底岳母，他祇是背過臉去偷偷地揩拭眼淚。

「啊唷！你個死丫頭！張氏面帶笑容地罵道：『還未結婚就欺負漢子了！這還了得！』

恰在這時，楊鯉庭也在張氏底背後出現了。

「爲了甚麼？」他嚴厲地責問道。

「甚麼也沒有。」張氏答道：「你個老骨頭管這些幹啥？」

「這是甚麼東西啊？」

楊鯉庭突然被發現了楊耀蘭壓在粉盒下的一張報紙上，登載著他女兒底半身照相，就一把搶了過來，審視著，並且嚴厲地追問著。

「甚麼都不是，還我的報紙來！」楊耀蘭撇起小嘴來抗議道。

但是父親不聽他底話，並且將他那銀邊眼鏡幾乎貼到了那張報紙上去的樣子，讀著照相旁邊的一行小字。

「日埠法政大學高材生，慰勞馬占山募捐大會成績優等之楊耀蘭小姐造像……」

「你這是甚麼意思啊？說呀！你要來破壞我的門風嗎？」

一見到報紙上登載著的女兒底照片，楊鯉庭便突然冒火了。因為他看來，沒有一個好人家底女兒照相，肯在報紙上登載的，如果有，那準是優伶、妓女、星相家、一流人物，總而言之，她決不會是一個正當社會的人物。

雖然楊鯉庭對於自己底爲人道德問題從不加以檢討和反省，而且將販賣煙土、勾結敵人等等許多可恥的事情也都看做了光榮，但是他對於女兒底貞操問題卻是非常重視的。在他看來，倘使一個還未結婚的女子竟而失去貞操，將無異於做父母的偷竊了別人底東西而被人家捉住了手腕一樣，的無地自容。

「算了罷，早已沒人照舊規矩生活了哩！」

張氏把怒氣沖沖的丈夫拖到自己房間裏，一邊解勸道。

「我看，這個鬼丫頭是非把我們楊家底面子丟盡不可！」

楊鯉庭依然滿面怒容，在這時候，他不會想起他也曾和厚道福底那個十七歲的女招待——彩鳳——開過玩笑的。即使他將正在進行著的這一個新名銜——官膏局長——當做是一件增光耀祖的榮譽事件。

其實真正激怒了他的倒是那一句話：

「慰勞馬占山募捐大會成績優等……」

「你看罷！」他情感激動的咆哮著。「當爸爸的千方百計來拍日本人底馬屁，而我底女兒卻去捐款慰勞馬占山，並且還是成績優等……」

「喲！這個不知死活的鬼東西去！」張氏推開她底小狗花兒說：「你個小狗鬼子！」

楊鯉庭卻祇是憤憤地說：

「事情還未成功，而自己底女兒竟先倒起戈來了！」

「這要日本人知道邊了得！」張氏焦慮地說。

「掉腦袋！掉腦袋呀！」

「作死！鬼丫頭簡直要作死呀！」

突然張氏提議說：

「鯉庭，你沒看看昨天晚間的那一個決議，登出來沒有！」

楊鯉庭這纔清醒過來的似的，急急翻開從女兒房裏拿來的這張東三省日報，從頭到尾地察閱著，果然他在本市新聞欄裏，發現了這麼一條記事：題目是「國難萬分危急之秋，本埠發現好人組織，甚盼H埠軍政當局請加取締。」新聞底內容卻是這樣寫著的：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吾政府曾屢加申明採取不抵抗政策。以靜待國際公理正義之伸張，與國聯公正和平解決。馬占山竟於龍江採取抵抗行動，已屬違反國策，而本埠竟有不良份子，任意詆毀友邦，侮辱國聯，更敢擅作主張，叛離國策，乃近日以來，變本加厲，藉口救亡，實行募捐，鼓動抵抗，莫此為甚。顯係受奸人唆使，別具用心，亟盼日埠軍政當局，嚴加取締云。」

讀到這裏楊鯉庭滿意地笑了。

「他用了多妙的生花妙筆！」楊鯉庭向他底夫人讚嘆著。「富熙真不愧是日埠第一等的大政治家呀！他這支生花妙筆簡直就是一管鐵筆——不是刀筆哩！」

不過再一想到楊耀蘭，仍然使他有一點小小的不快，他想如果當真取締起來，楊耀蘭便應當是第一個被取締的人，好在有他這做父親的加以保護，也許不至於發生問題。

「無論如何，我們是不能再養活她了。」

「你說甚麼？」張氏問道。

「我說耀蘭那鬼丫頭，將來還說不定出甚麼醜呢。」

「不要多管罷！舊禮教已經不合用了。」

「不，我要趕快嫁掉她！」楊鯉庭意志堅決地說：「今天辭皂，再有六天就過年了，我要在除夕那天嫁掉她，好多人都在舊歷新年結婚哩！」

而張氏卻爲了女兒這般速嫁的決定，以及嫁後即將到來的分離（王子政會對她聲明過，等彼此兒女一結過婚，便要立即趕回瀋陽），因此傷心的哭泣了。

二十三

爲了兒女底婚事，做母親的是耽過多少心事，流過多少眼淚，受過多少驚惶啊！但是現在好了，甚麼問題全部解決了。張氏換好衣服，穿上剛剛買來的軟底鞋，又在花兒底脖頸上繫上一條紅絲帶，絲帶上掛一個銅鑼，作響的小銅鈴，然後走進女兒底房裏說：

「耀！走跟媽媽辦嫁妝去。」

爲了女兒底嫁妝，確實費去她不少的精神，且埠底第一個峯發戶張鳳亭，陪送女兒底禮物是一桌大筵，而在鄉下無聊可陪的士著們，則是以土地作爲嫁禮。

「那裏我們呢？」張氏有時和做丈夫的商量道。

「自然，我們是沒有大樑和土地的人。」楊鯉庭坦然地說道。

「難道任何東西都沒有嗎？」張氏即刻抗議道。

「祇有叫化子纔赤身裸體地把女兒嫁出去。」楊鯉庭又補充一句說：「我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

「那麼你還要些甚麼？」張氏關切地問她女兒。

「我甚麼都不要，媽媽！」楊耀蘭說：「我是說木器東西我一樣也不要，你知道我們結婚後就要到流陽的。」

「呀，你婆家真是狠心腸好自私的人呀！」

「她，我要一個鑽石戒子！」

「你個小東！」張氏帶笑地責備說：「買個像樣的，起碼得兩三千塊呢！」

「我要一套茶具，一套煙具，一套咖啡壺，都要銀的，裏邊掛一層金色就得了……」

「你到想得週到！但是有一件東西倒應該陪送你！」

「甚麼媽媽？」

張氏底兩隻眼睛，忽然發出貓眼一樣黃色的光輝說：

「門風考究的詩書人家，有姑娘出嫁都是用春宮圖來壓箱子哩！」

「你又胡說了，媽媽！」楊耀蘭面帶怒容地說道。

「你個孩子家懂甚麼人家還都是用唐伯虎吳古畫哩！你曉得那得多大的禮氣！在全日壇陪送對親的，也有秦道臺一家呢！」張氏顯出了做母親的博見廣聞來教訓她女兒說。

「我不准你說！」

「你想要我們也陪不起，就那麼一幅古董畫也得一千塊哩，或者還不如乾脆送你一千塊銀大洋，擺到箱子裏倒還沈重些。」

張氏說道。

二十四

楊家底客人，這幾天越來越多，就連楊家底小狗花兒，也比先前有了生氣，每天都是跑裏跑外，無緣無故地吠噪幾聲，便又用它底小腳爪去抓撓別人的衣服，以表示它在這一個洋溢著喜氣的家庭裏，所感受到的歡欣和快樂。

在客人當中，有一個眼角斜串，顴骨突出的男子，這是張氏底堂弟名張興寶，在他們這姊弟之間除了注意別人財富，以決定與別人的親疏關係這一點上略有相似之處外，其餘的地方是很少有相似之處的。

若照張興寶自己說，他是完全爲了參加楊耀蘭底婚禮纔特意在這種冰雪載途，兵荒馬亂的時期，不顧一切艱難困苦，從旅順鄉間趕來H埠（因爲張氏底原籍是旅順），以表示他作舅父的衷心地祝賀。

而楊耀祖卻酒氣薰人地和他說：

「這樣說來，我爸爸在官膏局裏給你一個科員的位置，你一定不肯屈就的了。」

「你說些甚麼話，耀祖！不瞞你說，我就是爲這件事情來的哩。」

後兩句話，他是把嘴湊在楊耀祖耳朵上，非常祕密地說了。

「所以連日本軍隊都不怕了！」楊耀祖譏諷地說。

「我做甚麼要怕？」

「因爲是我們底敵人呀！」

「耀祖，你要聽舅舅的話！向後說話是不能這麼隨便的，你看，我一小出生在放順，到大了，在日本

學堂裏讀書，在日本商店裏做事……」

「所以你自己也成了日本人！」

「不然還能是哪國的？」

「哈哈……我底舅舅是哪國人，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真好玩極了！」

楊耀祖拍掌大笑，楊耀蘭也跟著插嘴說：

「日本人，日本人，我不要日本舅舅！」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王文才這時站在門外，和楊鯉庭商量著請人證婚的事，也跟著喊一句，

「你們這些小夥子若要把旅順看做中國地方，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意。要果然爲何我生出來就未見到過一個中國兵？我們就是打官司也都是上日本衙門的。」張興寶分辯道。

王文才自言自語地說：

「亡國的教育多可怕！三四十歲的大漢還不知道自己是哪國人！真可怕啊！」

楊耀祖卻有恃無恐地說：

「日本鬼子打到日埠，我也不在乎！」

「爲甚麼？」楊耀陶問道。

「原來你還不知道？我是郵局底職員，而我們底郵務長卻是大英帝國派來的哩！」

「英國哪兒擺去？」楊鯉亭趕緊警告他的兒。「日本不比別的，厲害子咧！」

而楊耀祖卻沒心去思聽做父親的一番勸告，因爲他已決定在舊曆新年前兩天，到京戲俱樂部去，穿坐宮盜令三堂會審，因此他必須在這兩天唱戲詞，弔嗓子，做一些各種排演的工作，所以他不等父親說完，就恩恩地到京戲俱樂部去了。

恰在這時，突然有人送來一封短信給楊耀蘭，那上邊寫著：

「本日下午二時，假法政大學禮堂，報告慰勞馬占山經過，敬祈準時

出席爲盼！

日埠教育界慰勞馬占山籌備會啓」

「誰來的信？」楊鯉亭問道。

「我有一個同學病了。」楊耀蘭迅速地回答。「她要我去看她去。」

說著，她便恩恩地更換衣服。

二十五

募捐大會已經早已過去了，但是這工作卻給楊耀蘭留下了難言的快樂。她記得各形各色的人，都把尊敬和歡迎的眼光投射給她，而自從她底半身照片在東三省日報上登載以後，別人就更加尊敬和重視她了。她甚至於還接到過兩封不認識的青年底來信，那信上寫著許多恭維她的話。雖然祇有她底父親警告她不要再做這些蠢事，但是她並不信父親底話，所以她仍然是懷著很大的熱忱去參加這一個報告會。

她底言談，她底動作，一切都變得非常矜矜了。別人和她握手，把最好的坐位讓給她，她竟連謝謝都不說一句，像似一切都是應該如此似的。

主席是羅維奇，他以這次慰勞大會宣傳部主任底資格，宣布了開會的意義，恩恩地報告過了捐款收支和發起經過以後，就由參加過慰勞隊，到龍江前線去慰勞歸來的同學，開始報告。

「爲何羅維奇底神色那般恩忙？」

楊耀蘭突然聽到了一個低微的聲音，從她身後送來。

「我也正在懷疑他，今天這個會是他召集的哩！」這第二個聲音楊耀蘭一聽就知道是李昂說的。她驕傲地轉過頭去和他微微一笑，當做招呼。

「H埠底當局，正在注意我們哩！」第一個聲音又說。

楊耀蘭還想聽聽李昂的回答，但是慰勞隊底報告已經開始了。這人她原認得，就是那個叫做大神經的人。

「我要向各位同學報告的，龍江是無論如何也保守不住！」

「嘖！」臺下發出了聲音。

「各位同學不必悲觀，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馬占山底參謀帶我們到前線去看過了，各種防禦工事比前年中蘇戰爭時差得遠，所以我們斷定龍江是守不住的……」

「請問馬占山怎麼說的？」

「我們豈不白慰勞了？」

「噓！請大家肅靜！」

臺下起了各種不同的聲音，而大神經卻還繼續說：

「我要請各位同學注意一件事，這就是漢奸！我們捐來錢，買好東西，但是我們竟找不到一輛火

車運送出去。各位知道中東鐵路底督辦就是日埠底行政長官。也便是我們底校長。這是我們去請求撥一輛火車給我們。他竟是怎樣對待我們呀！他說……」

他清一清喉嚨，學著另一種低悶的聲音說：

「你們鬧轟甚麼？不得你們去，龍江就要陷落的。去把慰勞品留下來……」

「這老賣國賊！」有人罵道。

「漢奸呀！又有人罵。『漢奸該殺！』」

這些話又鋒利地刺進楊耀蘭底耳朵，但是她已不像先前那般懼怕這一個名詞，因為爲了慰勞的事情，她已出過一番力量，而建下使別人尊重她的功績了。

而大神經這時卻在大聲喊叫著：

「各位同學，你們知道了嗎？漢奸就在我們底學校裏，我們底學校裏就有漢奸！」

「打殺漢奸！」許多聲音叫了起來。

「我們要去遊行示威！」又有一些人叫喊。

大神經在臺上大聲叫著：

「各位同學贊成不贊成？我們要遊行示威！我們不要怕警察，他們底刺刀，還不如我們一張小紙條？」

許多人在活動了，大神經第一個走在前邊，恰在這時，一個年老的學監，迎面走來，兩臂張開，擋住禮堂底大門。

「不成！不成！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你們出外去的。」

「你這老漢奸！」

「你們罵我，這不要緊，我可不能讓你們出去！這是我底責任，你們知道這是甚麼世界？」

他似乎還要說些甚麼，但是大神經沒有聽他，突然狠命地一拳往他底臉上打去，可憐這老學監當時便癱軟了下去。

「呀！多可怕！」楊耀蘭叫道，突然她注意到羅維奇早已不在這禮堂裏了。

「衝呀！我們衝出去！」大神經高叫着。

但是還不等他們衝出去，卻已有一隊上了刺刀，穿著警察制服的保安隊，衝了進來。

「抓亂黨！抓亂黨！」這些上了刺刀的兵士呼喊著。

「打打！」學生裏邊也有人呼喊。

「大家一起動手呀！」這是大神經底喊聲。

突然間嘩啦一聲，有一條被拆開的板凳從禮堂中飛了出來，隨著又是幾個整個的方凳和兩把掃帚一同飛了出來。

「啊！你們真動刺刀嗎？這些狗娘養的！」

「一個別放，都抓到！」兵士裏有人發命令。

「動手呀！大家一齊動手呀！」

「抓抓！兵士們喊叫著。

學生們也憤怒地咆哮著：

「打打！」

但是不知被誰，突然嚓地一聲，將禮堂底大門關閉了。楊耀蘭趁這機會，和別人一同跳出被紙條封閉了的玻璃窗。在窗外她遇到李昂，大家都未說話，她祇見到李昂底棉袍被甚麼給掛碎了，裂開一條大縫，攏腫的棉絮從裏邊鼓漲出來。

回到家裏，楊耀蘭推說身體不好，便要上牀去睡，她底母親斷定她一定受了寒，而王文才卻主張她必須喝一碗薑湯纔可以。

「你們不要管我罷！」她心煩地說道。

「再有五天你就結婚了，耀蘭，你可要當心。」張氏關心地囑咐她。

王文才更不會聽從她底話，逕自跑了出去，一刻功夫便端來一碗熱氣騰騰的薑湯，裏邊還放了紅糖，硬要逼她喝下去。

「告訴你我不喝。」她說。

「喝下去罷。」他懇求道。

「我不喝麼！」

「我已經燒好了，你一定要喝下去。」他還懇求。

「誰要你燒的！誰要你燒的！」她憤怒地叫了起來。

「不喝你又何必這般厲害？」他忽然感到他在楊耀蘭面前完全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而且她是處處都在故意欺負他。

而楊耀蘭卻仍憤憤地說：「我就這般厲害！」

突然王文才一下子跪倒在她的面前，並且哭了出來。這突然的動作，使得楊耀蘭無話可說。但是，一種不自然的感覺，掠過她底心上：「爲何他生得像一個粗野苦工，性格卻又這般羸弱？」同時由於她這女性底殘忍心和好奇心，她想他要能這樣跪上一晚纔好玩呢。但這時又傳來張氏底談話聲，王文才不得不警覺地爬起身來，但他嘴裏仍還是喃喃地說著。

「你對我不能這樣厲害，你對我不能這樣厲害！」

「好，現在你去罷。」她終於滿意地和他說：「這碗薑湯我一定喝牠就是了。」

「多奇怪的事情？」王文才去後，她一個人在牀上輾轉地想：「慰勞馬占山的人成了亂黨，真可

「哎呀！她想起這天經過的事情，不覺又毛髮悚然了。」而王文才又是那麼糊塗，他沒看出我是裝病的……」

窗外起了大風，天又開始降雪了。松花江上是一片糊黑，她祇從燈光照射著的走廊欄杆上，見到一層閃亮的雪花，於是她放下窗帘，打開火牆底爐門，重新加進幾塊木柴去，一陣熊熊的火焰，溫暖了她底全身。於是脫去衣服，作幾個柔軀體操，準備上牀睡去，突然她看到新近買來的那本裝幀非常美麗的名叫結婚的藝術的書，仍然誘惑地放在枕旁，她忍不住再重讀一遍，讀過的地方，仍然用那張標準美人徐來底半身裸體照片間隔著。於是她又想起叔父楊鯉水和父親楊鯉亭來。她覺得實在不能夠瞭解他們，多奇怪的事！李昂一般人竟成了被人攻擊的對象，東三省日報說他們是奸人，而那些上了刺刀的兵士們乾脆說他們是亂黨。她越想越不明白。若不是有人關住禮堂底大門，她這時被關在拘留所或者被刺刀戳死也都說不定。大難降臨，是非公理全都毀滅了，真真可怕呀！

王文才這時正在窗外，從窗帘底隙罅中偷看著楊耀爾底美麗的誘人的，裸露著的少女底身體。但是他看不清楚，玻璃窗上的一層溼霧，將窗內的一切情景都變得模糊了。起初他見到她脫衣服，作體操，後來又見到他在看書，那是一本甚麼書，他看不清楚，他祇是癡呆地站在那裏，屏心靜氣，唯恐再驚動了眼前的這個美麗的對象，惹她惱怒。一直等到窗裏的電燈熄滅了，那個美麗的身軀也隨著燈光熄滅下去，寒夜的黑暗吞噬了一切，他這纔發覺早已降雪了。在他衣服上，堆積了白白的一層雪花。

他向著空闊的大江，深深吸進幾口寒氣，不由地打了一個冷戰，江上是一片濛濛的白霧，對岸還閃著幾點半明半暗的燈光。一刻工夫，也都相繼熄滅了。一切都陷入了沈寂寒冷的黑夜，他在走廊上仍然孤獨地站立片刻，聽著那雪片簌簌降落的聲音，用舌頭舐著唇上的溼霧，覺到一種無上的快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月初版

萬葉文藝新輯
大風雪

長篇

著	主	發	印
者	編	行	刷
者	者	者	者
孫	索	錢	萬
陵	非	君	葉
		紉	書
			店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天津路寶慶里三九號